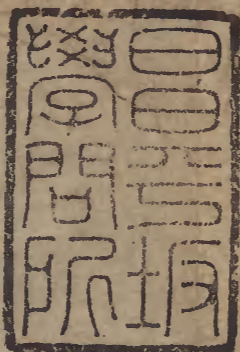


續文獻通考鈔

田強 職役
錢幣 征權
戸口

五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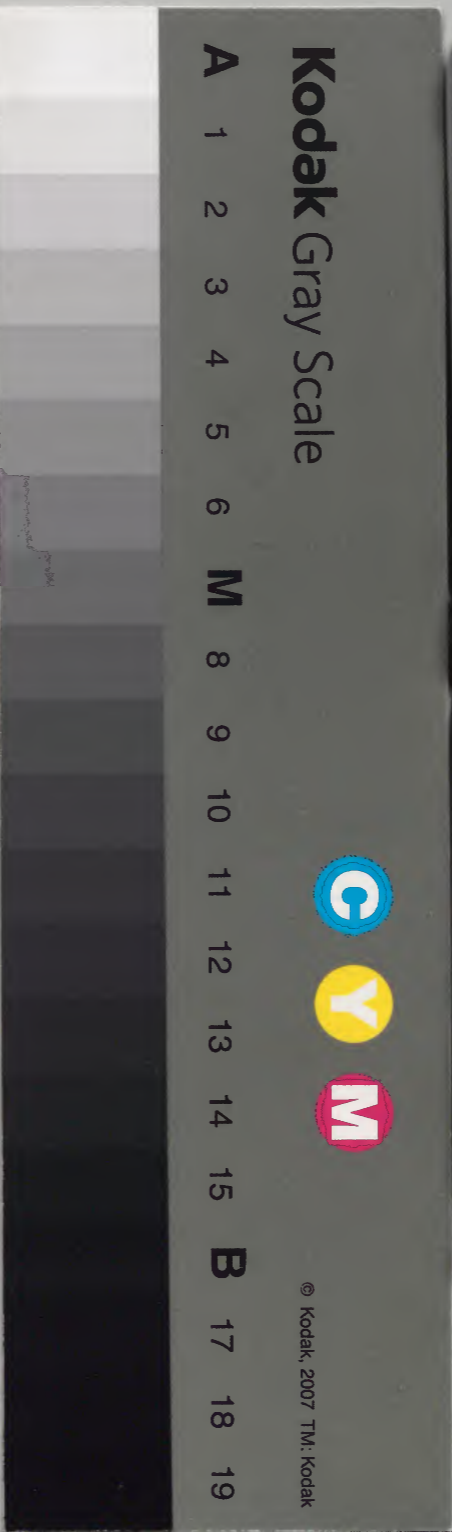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三	三	三	二
三	三	三	二
〇	〇	〇	〇

內閣文庫			
類	號	冊	函
三	三	三	二
三	三	三	二
〇	〇	〇	〇
一	一	一	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433
冊數	20 (11)
函號	294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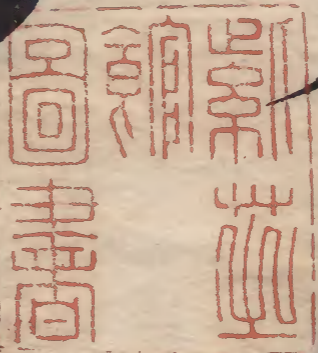
政書八卷
廿九函



續文獻通考

考鈔

美延堂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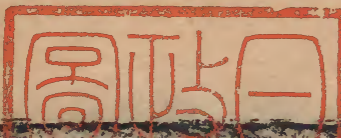
續文獻通考引

淺草文庫

余之續通考也蓋有感於宣聖之說禮也夫宣聖生知而其說二代之禮猶以文獻不足為歉則文與獻皆歷朝典章所寄可缺一也與哉貴與氏之作通考窮蒐典籍以言乎文則備矣而上下數千年忠臣孝子節義之流及理學名儒類皆不載則詳于文而獻則略後之說禮者能無杞宋之悲哉余既輯遼金元暨國朝典故以續其後而又增節義書院氏族六書謚法道統方外諸考以補其遺俾往昔賢哲舉得因事以見姓名而援古據今之士不至溟滓無稽故總名之曰續文獻通考而其詳則備誌於凡例云王圻謹識

貴與先生文獻通考上下數千載典故叙論燦如指掌誠經國之著龜後學之津筏也從兄際亨先生嘗取其菁華以課余今

午秋八月



續文獻通考

朝令重實學紬浮華先生欲以素業公天下屬李子杜若纂定以付梓人又取王元翰先生續考示余曰是編吾丹鉛幾遍矣自宋南渡迄明神宗朝文獻具在子曷芟繁就簡別為一編以成全書附荀卿氏法後王之義矧其間官制河漕兵農錢穀實為昭代所取則邇來條對損益必引據萬曆時則讀斯編者不獨識四代之文獻又可考

當代之制作矣余承命唯唯自揣謏劣深媿續貂然昔執經于函丈實以兄道兼師道其敢故違因殫精批定閱月而報命

康熙二年歲在昭陽單闕畢辜月江都史以甲子仁識

續文獻通考鈔目錄

第一卷

田賦考

第二卷

錢帛考

第三卷

戶口考

第四卷

職役考

第五卷

征權考

第六卷

市糴考

第七卷

土貢考

第八卷

國用考

第九卷

選舉考

第十卷

學校考

第十一卷

職官考

第十二卷

郊祀考

第十三卷

宗廟考

第十四卷

王禮考

第十五卷

樂考

第十六卷

兵考

第十七卷

刑考

第十八卷

經籍考

第十九卷

帝系考

第二十卷

封建考

第二十一卷

象緯考

第二十二卷

物異考

第二十三卷

輿地考

第二十四卷

四裔考

第二十五卷

節義考

第二十六卷

謚法考

第二十七卷

六書考

第二十八卷

道統考

第二十九卷

氏族考

第三十卷

方外考

李蘅曰通考紀載斷自宋寧宗為類二十四抄因之為卷亦二十四續者為松江王進士所輯上接嘉定下訖萬曆復增節義氏族六書謚法道統方外六門抄亦因之為卷三十正則孝廉公刪定續則文學君纂修雖出二手總成一家之書是役也予獲拭塵梨棗之間故述其概以志始事云且喜史氏之紙行將貴於

都門而竊慰馬氏王氏之本職此漸就泯沒也惜哉

續文獻通考鈔卷之一

古燕 羅 森約齋定

史以甲子仁鈔

雲間 王 圻元翰著

李 蘅杜若

秦郵 孫宗彞孝則鑒

廣陵

張 典淑先閱

田賦考

史 奭壽平校

宋寧宗嘉定十一年詔常州嘉興府行經界

青田縣主簿陳耆卿奏臣聞之孟軻曰行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蓋良法也不幸而經界法壞則所信者簿書爾併簿書而不足信則何所取信哉且有田則有賦役此常理也田有多寡則賦役有輕重亦常理也今之世乃有田愈多而賦役愈輕者有無田而賦役反重者此弊在在有之稅之厚薄當視其物力物力之高下當視其產今田

之頃畝初不見于簿而物力之貫陌獨載之簿若是則其源既失矣過割用物力簿起催用二稅簿二者所當相關而今初不相知歲遇攢造不過以往年陳籍沿襲轉抄升降出沒莫得其詳鄉胥里豪株連姦僞有一戶而化爲數十戶者有本無寸產而爲富室承抱立戶者有虛爲名籍以避科歛稍久而成乾沒者但見逃絕之家日多租稅之額日減上下愁歎莫知其弊之所自邑令有意釐正之則細民吐氣而大姓不懌矣三歲一推排此常式也今或至十年而不講是使民之患苦無時歇也然則簿書何自而正乎乞嚴推排之法其出入規避者重寘憲典

又曰粟帛者民之所有也錢者民之所無也民各輸粟與帛而官俾之輸錢固已非矣至有名曰上供銀錢而其禍酷于二稅者此不可不知也祖例產錢一緡以上合輸銀錢無官民之分也其後視聖道

場及逃絕戶得免一命以上咸得免又其後士凡薦于天府而籍于太學者咸得免免者愈衆則科者愈寡故以官戶士戶合科之賦而併于貧弱之家費不滿百例行科配厥價微踴每兩科至二千八百正錢之外有頭子錢有帶鈔發納錢有網脚暗脚等錢民無所措則有淪落有犇遁有咨怨號呼而已

理宗寶慶元年七月詔諸路州軍受納苗米不許過數增入多量斗面令轉運司覺察

淳祐中殿中侍御史謝方叔言豪強兼併之患至今日而極非限民名田有所不可是亦救世道之微權也國朝駐蹕錢塘百有二十餘年矣今百姓膏腴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小民百畝之田頻年差克保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已則獻其產于巨室以規免役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家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肉強

食兼并寢盛民無以遂其生斯時也可不嚴立經制以爲之防乎
寶祐中殿中侍御史吳燧言州縣財賦版籍不明近行經界旣以中
輟欲令州郡下屬縣排定保甲行手實法詔先令兩浙江東湖南州
軍行之

上問手實之法施行如何丞相謝方叔等奏自實卽經界遺意惟當
檢制吏奸寬其限期行以不擾而已轉運副使高勳得言按史記秦
始皇三十年令民自實田主上臨御適三十一年而異日書之史冊
自實之名正與秦同方叔大愧卽爲之罷

寶祐五年行經界推排法

時賈似道請行推排法于諸路由是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而民力
竭矣

度宗咸淳元年詔諸路漕帥行經界

監察御史趙順孫言今之所謂推排非昔之所謂自實也推排者委
之鄉都則徑捷而易行自實者責之人戶則散漫而難集嘉定以來
之經界時至近也官有正籍鄉都有副籍彪列臚分莫不具在爲鄉
都者不過按成牘而更業主之姓名若夫紹興之經界其時則遠矣
籍之存者寡矣因其鱗差櫛比而求焉由一而至百由百而至千由
千而至萬稽其畝步訂其主佃莫如鄉都之便也朱熹所以主經界
而闢自實者正謂是也

遼太宗會同二年十月詔有司教民播種紡績

聖宗統和八年五月詔括民田

十年十月詔定均稅法

道宗太康六年十二月減民賦

王氏曰遼之舊俗其富以馬其強以兵縱馬于野弛兵于民有事

而戰馬逐水草人仰漚酪挽強射生以給日用糗糧芻茭及其有
國內建宗廟朝廷外置郡縣牧守經費日廣服御寢盛始亦事農
而法頗不一太平七年詔諸屯田在官斛粟不得擅貸在屯者力
耕公田不輸稅賦此公田制也餘民應募或治閒田或治私田則
計畝出粟以給公上十五年募民耕灤河曠地十年始租此在官
閒田制也又詔山前後未納稅戶并于密雲燕樂兩縣占田置業
入稅此私田制也各部大臣從上征伐俘掠人戶自置鄂郭爲頭
下軍州凡市井之賦各歸頭下惟酒稅赴納上京此分頭下軍州
賦爲二等也夫遼地多沙磧三時多寒春秋耕獲及其時黍稷高
下因其地不得與中土同矣然初年農穀克羨賑饑恤難旁及鄰
國沛然有餘果何道而致其利哉以勸課得人規措有法故也
金之田制量田以五尺爲步步二百四十爲畝百畝爲頃民田業各從

其便賣質與人無禁但令隨地輸租而已凡桑棗民戶以多植爲勤少
者必植其地十之三猛安謀克戶少者必課種其地十之一除枯補新
使之不缺

世宗大定二十一年正月上謂宰臣曰山東大名等路猛安謀克之民
徃徃驕縱不親稼穡不令家人農作盡令漢人蒔種取租而已富家盡
服純綺酒食遊宴貧者爭慕效之欲望家給人足難矣近已禁買奴婢
約其吉凶之禮更當委官閱實戶數計田給地必令自耕力不足者方
許佃于人仍禁其農時飲酒

章宗明昌三年宰執論區種法于上前上曰如其可行當徧諭之
四年上與宰執復言其法叅知政事胥持國曰今日方之大定間戶口
旣多費用亦厚若區種之法良多利益可令試種于城南叅知政事夾
谷衡以爲若有其利古已先行且用功多而所種少復恐廢隴畝之田

功也上曰姑試行之乃勅諭農民使區種

先是陳言人武陟高翼上區種法且請驗人丁地土多少定數令種上令尙書省議既定令農田百畝以上如瀕河易得水之地須區種三十餘畝多種者聽無水之地則從民便

承安元年四月初行區種法男年十五以上六十以下有土田者丁種一畝丁多者五畝止

宣宗時高琪欲從言事者歲閱民田徵租高汝礪疏奏國朝自大定通檢後十年一推物力惟其貴簡靜而重勞民耳今言者請如河北歲括實數之田計數徵歛有大不可者三如每歲檢括則夏田春量秋田夏量中間雜種亦且隨時量之一歲中略無休息民將厭避耕種失時或止耕膏腴而棄其餘則所收仍舊而所輸益少一不可也檢括之時縣官不能家至而戶到里胥得以暗通貨賂上下其手虛爲文具轉失其

真二不可也民田與軍田犬牙相錯彼或陰結軍人以相冒亂而朝廷止憑有司之籍倘使臨時出于原額則資儲缺誤必矣三不可也議遂寢

元之取民大率以唐爲法其取于內郡者曰丁稅曰地稅此倣唐之租庸調也取于江南者曰秋稅曰夏稅此倣唐之兩稅也丁稅地稅之法自太宗始行之至丙申年乃定科徵之法令諸路驗民戶成丁之數每丁歲科粟一石驗丁五升新戶丁驗各半之老幼不與其間有耕種者或驗其牛具之數或驗其土地之等徵焉丁稅少而地稅多者納地稅地稅少而丁稅多者納丁稅工匠僧道驗地逮及世祖申明舊制官吏商賈驗丁於是輸納之期收受之式關防之禁會計之法莫不備焉十七年又命戶部大定諸例全科戶丁稅每丁粟二石驗丁粟一石地稅每畝粟三升減半科戶丁稅每丁粟一石新收交叅戶第一年五斗遞

加至五年一石七斗五升六年入丁稅協濟戶丁稅每丁粟一石地稅每畝粟三升隨路近倉輸粟遠倉每粟一石折納輕費鈔二兩富戶輸遠倉下戶輸近倉每石帶納鼠耗三升分例四升

成宗元貞二年始定徵江南夏稅之制於是秋稅止命輸租夏稅則輸以木棉布絹絲綿等物其所輸之數視糧以爲差皆因其地利之宜及人民之衆酌其中數而取之其所輸之物各隨時估之高下以爲直獨湖廣則異于是初阿里海牙克湖廣時罷宋夏稅依中原例改科門攤每戶一貫二錢蓋視夏稅增鈔五萬餘定矣又江南民戶有田一項之上者于所輸稅外每頃量出助役之田歲收其入以充助役之費謂之助役糧

太宗定天下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給國用五戶出絲一斤以給諸王功臣湯沐之資地稅中田每畝二升有半上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每畝五升商稅三十分取一鹽價銀一兩四十斤既定常賦朝議以爲太輕耶律楚材曰作法于涼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憲宗初有旨令常賦外歲出銀六兩謂之包塚銀王玉汝曰民力不支矣料率諸路管民官愬之闕下得減三分之一

時張晉亨曰五方土產各異隨其產以爲賦則民便而易足必責輸銀雖破民之產有不能辦帝是之乃聽民輸他物遂爲定制
趙天麟上策言衣食不足由豪富之兼并故也方今之務莫如復井田尚恐驟然騷動天下豪富之家宜限田以漸復之凡宗室王公之家限田幾百頃凡巨族官民之家限田幾十頃凡限外退田者賜其家長以空名告身每田幾頃官階一級不使之居實職也凡限田之外蔽欺田畝者坐以重罪凡限外之田有佃戶者就令佃戶爲主凡未嘗墾闢者令無田之民占而闢之且全免租稅第三年依例科徵

凡占田不可過限凡無田之民不欲占田者聽凡以後有賣田者買田亦不可過限也私田既定乃定公田公田之法凡九等一品者二十頃二品者十六頃三品者十五頃四品者十二頃以下俱以二頃為差至九品但二頃而已庶乎民獲恒產官足養廉如是而行之五十年之後井田可以復興矣

又上薄差稅策大略言國家立勛絲貫鈔包銀丁石之法又立賦稅三十而一之制然公廩無彌年之積私家無預備之儲皆由郡縣不均之所致也古者什而取一其實止什一也方今三十而取一比古者其實什五也夫國家之用有八一日宮禁之資二日宴好之將三日賞賜之頒四日俸祿之給五日軍旅之糧六日工役之費七日凶荒之用八日芻秣之具於此八者之中軍旅之糧最為浩大幸從臣言偃兵戈而不動廣屯田而自贍亦不須多用民之糧矣其宮禁宴

好俸祿芻秣已有供之者其餘節其所用而用之亦豈多須哉臣竊又以鹽者民之日用增其課例而人不之苦也

世祖至元二年大名大水租稅無出張弘範輒免之朝廷罪其專擅弘範進曰臣以為朝廷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帝善其言

八年立司農司時董文用為山東西道巡行勸農使山東自更叛亂野多曠土文用巡行勸勵無間幽僻入登州境見其墾闢有方以郡守為能作詩表異之于是列郡咸勸地利畢興

二十二年買江南土田

陳天祥疏言民富則國富民貧則國貧民安則國安民困則國困其理然也今盧世榮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危萬民之命易一世之榮視民如讐為國斂怨其生財之本既已不存斂財之方復何所

賴

二十三年三月遣要束木鈎考荆湖錢穀中書擬要束木平上曰要束木小事朕方五年授一理筭官足矣

胡粹中曰人君用人孰不欲進君子而退小人惟不知其爲小人而進之不知其爲君子而退之于是乎不足以成善治而危亡繼之世祖知要束木小人而猶用焉何異于知烏附可以殺人而食之者乎

初桑哥摘委六部鈎考百司倉庫錢穀不專其任置徵理司以主之時理筭之計行入倉庫司錢穀者無不破產及當更代人皆棄產避之

二十八年十二月御史臺臣奏鈎考錢穀自中統初至今餘三十年更阿合馬桑哥當國設法已極而其餘黨公取賄賂民不堪命不如罷之遂詔罷鈎考錢穀應查逋負文卷聚置一室非朕命而視之者有罪仍

遣使布告中外

是年詔頒農桑雜令每村以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爲長增至百家別設長一人不及五十家者與別村合社地遠不能合者聽自立社專掌教督農民

武宗至大二年正月免江淮夏稅

至元初頒農桑雜令是年淮西廉訪僉事苗好謙獻種蒔之法其說分農民爲三等上戶地一十畝中戶地五畝下戶二畝或一畝皆築垣墻圍之以時收採桑樵依法種植元主善而行之

仁宗皇慶元年正月敕兩淮民種荒田者如例輸稅

四月敕僧人田除宋之舊有并世祖所賜外餘悉輸租如制

是年吳元珪拜江浙行省左丞時江淮漕臣言江南殷富益由多匿腴田若再行檢覈之法當益田畝累萬計元珪曰江南之平幾四十

年戶有定籍田有定畝一有動搖其害不細執其論固爭月餘不能止移疾去

延祐元年平章章闈言經理大事世祖已嘗行之但其間欺隱尚多未能盡實于是遣官經理其法先期揭榜示民限四十日以其家所有田自實于官然期限猝迫貪刻用事富民黠吏並緣爲奸以無爲有虛具于籍往往有之于是人不聊生盜賊並起

三年正月免浙江等三省自實田租二年時方警贛寇之亂而張驢在浙江復以括田迫民有至死者御史臺累言其害故詔罷之

是年十一月令各社出地共蒔桑苗以社長領之分給各社四年又以社桑分給不便令民各畦種之法雖屢變而有司不能悉遵大率視爲文具而已

泰定帝泰定二年右丞趙簡請行區田法以宋董煟所編救荒活民書

頒州縣

明太祖吳元年二月謂中書省臣曰予嘗歷觀田野見人民凋弊土地荒蕪失業者多蓋因久困兵革如太平應天諸郡乃吾渡江開創之地供億先勞之民其有租賦宜與量免

洪武二十年十二月魚鱗冊成

初太祖既定天下遂覈實天下土田造成冊籍既而兩浙及蘇州等府富民畏避差役往往以田產零星花附于親鄰佃僕之戶名爲貼脚詭寄久之相習成風太祖廉知之遂召國子生武淳等往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分爲幾區區定糧長四人乃集糧長暨耆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遂圖其田形之方員大小次書其主名及田之四至編彙爲冊號曰魚鱗冊至是冊成以進百弊始絕

二十三年三月減蘇松嘉湖四府稅額先是張士誠竊據其地而蘇州

尤稱富庶太祖怒其附寇乃取諸豪族租簿加稅故蘇賦特重而松江嘉湖次之蓋以懲一時云至是命戶部裁其額

初於後湖置地載天下版籍

國初田賦總數十二布政司并直隸府州縣共田八百四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三頃畝零 夏稅米麥四百七十一萬二千九百石 錢鈔三萬九千八百錠 絹二十八萬八千四百八十七疋 秋糧米二千四百七十三萬四百五十石 錢鈔五千七百三十錠 絹五十九疋 孝宗弘治十五年總數十三布政司并直隸府州寔在田土總計四百二十二萬八千五十八頃九十二畝零官田共五十九萬八千四百五十六頃九十二畝零民田共三百六十二萬九千六百一頃九十七畝零

世宗嘉靖二十一年兩直隸及一十三省田數總計四百三十六萬五

百六十二頃六十畝九分

霍韜奉命修大明會典上疏云竊見洪武初年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頃有奇弘治十五年存額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奇失額四百二十六萬八千頃有奇是宇內額田存者半失者半也賦稅何從出國計何從足非撥給于藩府則欺隱于猾民或冊文之訛誤也不然何故至此若廣東額田三十二萬今存額七萬失額十六萬又不知何故致此也蓋廣東無藩府撥給疆理如舊非荒穢于寇賊則欺隱于猾民也由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耳天下額田已減強半再數百年減失不知又何如也

萬曆六年閣臣張居正因臺臣疏奏請通丈十三布政司並直隸府州田土限至十年丈完共總計寔在田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二十八畝零

草料田賦事例

光祿寺犧牲所御馬監并象馬牛羊房等草料俱于民間照田糧科徵解納官軍草料亦如之

洪武二十五年以百姓供給艱難令北平等處衛所官軍不支草束自采野草備用是後遂有秋青草事例宣德以來通命在京在外軍衛有司量派軍夫采打置場收納與民納草相兼支用而其因時制宜措備支給法亦不一

憲宗成化六年五月巡視河南侍郎原傑奏黃河遷徙不常彼陷此淤軍民隨處開墾灘地以給食供稅蓋以此而補彼也奈姦徒陰結王府官校槩指為園場屯地投獻王府占收子粒民不聊生請自今有犯者不問軍民舍餘俱終身謫戍則姦猾有警而民無橫擾矣又彰德懷慶河南南陽汝寧五府山多水漫衛輝一府沙灘過半軍民稅糧之外僅

可養生開封一府地雖平曠然河決無時洪武例除常稅荒地許民耕種永不起科景泰時乃創起科例至今姦民互相告訐徵歛日重民迫于勢傾家賠納請如舊例部覆奏從之

世宗嘉靖六年令各處板荒積荒拋荒地遺下稅糧派民賠納者所在官司出榜召募不拘本府別府軍民匠憲儘力墾種給與由帖永遠管業量免稅糧

給事中夏言疏太祖高皇帝立國之初檢覆天下官民田土徵收稅糧且有定額乃令山東河南地方額外荒土任民儘力開墾永不起科至我宣宗皇帝又令北直隸地方比照聖祖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荒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至正統六年則令北直隸開墾荒田從輕起科實于祖宗之法略有背戾至景皇帝尋亦追復舊例所以然者蓋緣北方地土平夷廣衍中間大半瀉鹵瘠薄之地葭葦沮洳

之場且地形率多窪下一遇數日之雨卽成淹沒不必霖雨之久輒有害稼之苦祖宗列聖蓋有見于此是以北方人民雖有水潦災傷猶得隨處耕墾以幫取糧差不致坐窘衣食近年以來權倖親暱之臣妄聽奸民投獻違例奏討將畿甸州縣人民開墾永業指爲無糧田土奪爲已有由是公私田莊踰鄉跨邑小民恒產歲朘月削至于本等原額徵糧養馬產鹽八站之地一例混奪權勢橫行無所控訴產業旣失稅糧猶存饑寒愁苦日益無聊展轉流亡靡所底止以致強梁者起而爲盜柔善者轉死溝壑其巧黠者則或投充勢家莊頭家人名目資其勢以轉爲良善之害或匿入海戶陵戶勇士校尉等籍脫免徭役以重困敦本之人凡所以感民命脉竭民膏血者百孔千瘡不能枚舉

穆宗隆慶元年十二月部覆應撫林潤奏復糧額議改折二事謂各省

糧額俱以夏稅秋糧馬草爲正賦差徭編增爲雜派唯是蘇松諸郡不分正雜而混徵之名曰平米其中如馬役料價義役原非戶部之加增如輕賫脚米戶口鹽鈔亦非糧額之正數雜派漸多常賦反累誠有如潤所言者宜令裁減

神宗萬曆二十六年正月大學士沈一貫奏山東一省六府地廣民稀宜令巡撫得自選廉幹官員將該省荒蕪地土逐一查核頃畝的數多方招致能耕之民如江西福建浙江山西及徽寧等處不問遠近凡願入籍者悉許報名擇便官爲之正疆定界置署安插辨其衍沃原隰之宜以生五穀六畜之利其新籍之民則爲之編戶排年爲里爲甲循阡履畝勸耕勸織禁絕苛暴罷免追呼止奢僭以養淳朴之性與禮讓以厚親睦之俗以錢穀爲市使奸民無所覬覦貪吏無所漁獵或又聽其寄學應舉量增解額以作興之聽其試武科充吏役納粟官以榮進之

母籍爲兵以駭其心母重其課以竭其財有恩造於新附而無侵損於土著務令相安相信相生相養既有餘力又爲之淘濬溝渠內接漕流以輕其車馬負擔之力使四方輻輳其間則商賈紛來魚鹽四出而其利益廣不數年可稱天府上曰今財匱餉艱公私俱困地方官員只圖那借別省搜索窮民全不講求地利生財之法覽卿奏具見謀國忠猷務本正論行山東撫按督率有司着實脩舉毋得仍前虛應故事還着巡按御史稽查勤惰以賞罰都添入勅內永遠遵行

受納稅限

金章宗泰和五年三月諭群臣曰十月民獲未畢遽令納稅可乎改秋稅十一月爲初中都西京北京上京臨潢陝西地寒稼穡遲熟夏稅限以七月爲初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命定諸例輸納之期以爲三限初限十月中限十

一月末限十二月違者笞杖

明初秋夏稅糧每歲徵收必先預爲會計除已對定官軍俸糧外其供內府並五軍六部等衙門官吏俸給及太倉預備海運糧儲委官率領糧長限七月二十日內赴京關領勘合回還辦糧督催人戶裝載糧米糧長點看見數率領里長并運糧人起運若係對撥者運赴所指衛分照軍交收存留者運赴該倉收貯起運折收者照依定撥各該倉庫交納取獲通關奏繳

世宗嘉靖三十八年二月留都以南糧不至軍士月糧缺乏遂鼓噪倡亂執殺戶部侍郎黃懋官自後復設總督糧儲以督率之

穆宗隆慶二年戶部更定格眼文簿令各州縣每年畫爲一十二格有閏月者又添一格每格將一月內徵完起解某項錢糧若干填註歲終各省執赴布政司及管糧道南北直隸赴各府查比完欠分數仍發收

執其各府以所屬州縣各布政司以所屬府州縣各多寡之數計分格限于一紙每府州縣各一格眼每歲終將查比過錢糧各完欠分數填註各格眼內具由呈部查考

神宗萬曆八年題准行各省撫按委官查將浮糧州縣逐一沿坵履畝丈量如有歷年詭寄隱漏及開墾未經報官令自首改正免罪仍給本主領種納糧丈量完日將查出隱匿田地抵補浮糧

事例

成祖永樂十九年宣府等處缺糧令法司囚人運糧贖罪

英宗正統九年令刑部都察院問完囚人以四分爲率內二分納草贖罪

孝宗弘治十六年令遼東商販買賣之人務經巡撫查勘無礙方許于管糧郎中處納草價給引掛號入關

預借

宋理宗淳祐五年八月詔申嚴預借重催取贏抑配之禁

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陳求魯奏本朝仁政有餘而王制未備今之兩稅本大曆之弊法也常賦之入尚爲病民况預借乎預借一歲未已也至于再至于三預借三歲未已也至于四至于五竊聞之州縣有借淳祐十四年者矣以百畝之家計之罄其永業豈足支數年之計乎操縱出于權宜官吏得以簸弄上下爲姦公私俱困臣謂今日救弊之策其端有四爲宜採夏侯太初併省州郡之義俾縣令得以直達于朝廷用宋元嘉六年爲斷之法俾縣令得以寃心于撫字法藝祖出朝紳爲令之典以重其權遵光武擢卓茂爲三公之意以激其氣然後爲之正其經界明其版籍約其妄費裁其橫歛則預借可革

金世宗大定二年有司以用度不足奏預借河北東西路中都租稅上以國用雖乏民力尤艱不允

元成宗大德十年駙馬濟寧王蠻子帶以所部用度不足乞預貸歲得五戶絲從之

明初那借錢糧律有明禁惟京邊缺用偶一借支

代輸

宋寧宗嘉定間彭方宰歙太守袁甫賢之發郡帑五百萬以佐惠政方悉以代輸下戶折斛之額

理宗端平初趙以夫知漳州初丁米錢久為泉漳興化民患趙以夫請以廢寺租為民代輸詔可其奏

元憲宗時命阿藍荅兒劉太平會計京兆河南財賦大加鈎考其貧不能輸者帝為代輸之

時董文炳以父任為藁城令縣貧重以旱蝗而徵歛日暴民不聊生文炳以私穀數千石與縣代輸大寬民力

支移折變

金世宗二十九年六月時章宗已即位命農民于錢糧之郡所納錢貨許折粟

帛

元世祖中統二年遠倉之糧命止于沿河近倉輸納每石帶收脚錢中統鈔三錢或民戶赴河倉輸納者每石折輸輕賚中統鈔七錢

成宗元貞二年命秋稅止輸租夏稅則輸以木棉布絹等物所輸之數視糧以為差折輸之物視時估之高下以為直

畸零附餘

宋理宗紹定四年十二月臣寮奏乞嚴飭州縣科糴及人戶投糴不即給錢多取斛面之弊其州縣折苗並依祖宗成法止以下戶畸零減直

折錢

景定四年都省言已蒙恩霈例蠲前三年逋賦而州縣往往有已催在官吏幹隱匿在已者其寔百姓不霑毫髮之惠漢史有除明年田租之令最爲得宜今倣而行之庶寔惠及民從之

明英宗天順七年令浙江等布政司直隸松江等府折納稅糧銀兩附餘之數造冊送部備照

孝宗弘治三年奏准凡查盤倉糧正糧勾數積有附餘照數作正支銷

水利

宋理宗寶慶三年令有司興水利

青田縣主簿陳耆卿疏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於汎濫則見其害於旱暵則見其利因汎濫而不爲旱暵備猶因噎廢食耳十雨五風未見其害也猝有旱魃龜拆立見上之人乃始皇皇於祈禱逮其無年

則又皇皇於賑恤亦已晚矣臣愚欲乞播告外臺遴選官吏徧行根括其蕪沒不治或爲大姓所雄據者極力疏導俾還其初至於陂澤未成而可經營沾溉者亦必廣爲濬鑿以濟焦稿毋苛擾毋具文脫遇歲旱民有倚賴縱不能轉歉爲豐而利澤亦過半矣

元世祖中統元年歲旱懷孟路總管譚澄令民鑿塘造渠引沁水以溉田

郭守敬陳水利六事其一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權以玉泉水引入行舟歲可省餽車錢六萬緡其二順德達活泉引入城中分爲三渠灌城東地其三順德滎河東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沒民田千三百餘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即可耕種其四磁相東北滎漳二水合流處引水由滎陽邯鄲洛州永年下雞澤合入滎河可灌田二千餘頃其五懷孟沁河雖澆灌猶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引東流至武

涉縣北合入御河灌田二千餘頃其六黃河自孟州西開引少分一渠經由新舊孟州中間順河古岸下至溫縣南復入大河其間亦可灌田二千餘頃每奏事上輒曰當務若此人真不爲素餐矣八月中書省臣忽魯不花等奏廣濟渠司言沁水渠成今以驗工分水恐久遠權豪侵奪乃下詔依本司所定水分已後諸人毋得侵奪至元年張文謙浚唐來漢延二渠溉田十數萬頃人蒙其利又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谷村分引盧溝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溉田若干頃其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典守者懼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故迹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又當於金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元貞間烏古孫澤在雷州教民浚故河築大堤捍三溪瀦爲斗門七

爲渠二十有四得良田數千頃旁海廣瀉並爲膏土民歌曰瀉鹵爲田今孫公之教渠之泱泱兮長我秔稻自今有歲兮無旱無澇明成祖永樂元年四月命戶部尙書夏原吉往浙江諸郡治水上以蘇松水患爲憂遣僉都御史俞士吉齎水利集賜原吉使講究拯治之法

原吉上奏臣與其事官屬及諸曉水利者叅考輿論頗得其梗槩蓋浙西諸郡蘇州松江最居下流嘉湖常三郡土田下者少高者多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餘里納杭湖宜歙諸州之水散注澱山等湖以入三泖頃爲浦港堙塞滙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要在濬滌吳淞諸浦港泄其壅過以入于海吳淞江舊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屢疏導之然當潮汐之衝沙泥淤積屢濬屢塞不能經久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二十餘里雖云疏通實多

續文獻通考卷之八十一
淺窄自下界浦抵上海縣南蹠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沙草壅障已成
平陸工費浩大難以施功臣等相視得嘉定之劉家港卽古婁江常
熟之白茆港皆係大川水流峻急宜濬吳淞江南北兩岸安亭等浦
港以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江海又松江之大盈浦
乃通吳淞要衝今下流壅塞難卽疏濬旁有范家浜至黃浦口蹠浦
口可徑達海宜濬令深濶上接大盈浦以達泖湖之水此皆禹貢三
江入海之跡候旣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之
時修築圩岸以禦暴流如此則事功有成於民爲便上從其言

英宗正統五年正月令天下有司秋成修築圩岸疏濬陂塘以便農作
伍餘福上三吳水利論一論五堰二論九陽江三論夾苧四論荆溪
五論百瀆六論七十二樓七論長橋百洞八論震澤

姚主事文灝浚七鴉浦記云吳淞水之大道三江之外蘇有三十六

浦松有八滙常有運河十四瀆然自海塘作于東南而東江以微水
乃北折併于婁江而溢于七鴉白茅二浦故今之七鴉白茅在三十
六浦爲最鉅而要近自大司空受命治水拳拳乎此者有以也然白
茅海口漲沙爲梗似非人力之可爲變而通之宜必有道惟是七鴉
獨無他妨且當陽城諸湖之衝而入海又徑可恃以爲利也但其閘
亦頗爲村市居民所扼塞水性未遂弘治九年乃請于上設導河夫
于沿江旣又議收其直隨時募工十年冬疏自尤涇東至木樨灣凡
五千五百九十丈有奇旬有五日而成

袁生襲曰吳水國也軍國之需仰給于東南而東南之要莫切于水
利寒泉君之八論殆有見乎

弘治八年吳大水工部徐公貫奉勅開濬白茅港水始有歸繼之者
則主政姚公文灝議築沙湖堤用治河卷掃法而事協濟迄今賴焉

嘉靖中汪鉉奏在昔成周盛時田以井授一夫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無非爲水利計耳是故以蓄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川舍水以澮瀉水其詳于水也如此自秦用商鞅廢井田開阡陌而溝洫之制隨以亡矣輔臣丘濬有云井田之制雖不可行溝洫之制則不可廢此確論也夫秦雖廢溝洫而後人因川澤之勢興灌溉之利亦徃徃有之如秦鄭國開涇水爲渠溉馮鹵之地四萬餘頃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名曰鄭國渠此其跡固在今可訪而行之者也如勅陝西及延綏甘肅寧夏各巡撫相視地宜某川之水可導某山之水可疏其導之也或爲洫必因水勢之大小其疏之也或爲遂或爲澮必因地勢之高下或爲防以止水或爲澮以瀉水或當爲陂或當爲堰歲積月累不責效于旦夕躬閱熟視不取信于簿書因時制宜不膠執于一定夫如是則三年之後必

有成效抑不獨陝西然也魏史起爲鄴令引漳水溉鄴民乃歌之李水爲蜀守壅江水壩穿二江以通舟船因以灌溉諸郡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爲陸海漢召信臣爲南陽太守造鉗盧陂用廣灌溉人得其利及後漢杜詩爲守復修其業時歌召父杜母宋臨津令黃懋上書請于河北陂塘甚多引水灌田省功易就乃以何承矩爲屯田使懋克判官于凡河北諸州水所積處大墾田于雄莫霸等州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定水灌溉民賴其利凡此皆古人已行之迹載之史冊可考而知者也今河南山東山西四川湖廣江西浙江南北直隸各間有水旱而順天河間真保定等府又有水如勅各該巡撫訪求前項古人已行之迹着寔舉行毋阻于浮議毋泥于已見必使山川原野之間有溝以導水無壅遏之患有防以止水無決壞之憂有澮以蓄水無散逸之虞如此則旱不能爲災潦不能爲虐而民可聊生矣

圩田

宋寧宗嘉定十七年臣寮言越之鑑湖溉田幾半會稽興化之木蘭陂民田萬頃歲飲其澤今官豪侵占填淤益狹宜戒有司每歲省視厚其瀦蓄去其壅塞毋容侵占以防灌溉皆次第行之

衛涇奏言京師漕粟多出東南而江浙居其太半中興以來浙西遂為畿甸尤所仰給歲獲豐穰霑及旁路蓋平疇沃壤綿亘阡陌有江湖瀦泄之利焉大抵二浙地勢高下相類湖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水少則汲湖水以溉田水多則泄田水由江而入海惟瀦泄兩得其便故無水旱之憂而皆高腴之地自紹興末年因軍中侵奪瀦湖水蕩工力易辦創置堤堰號為壩田民田已被其害而猶未至甚者瀦水之地尚多也隆興乾道之後豪宗大姓相繼迭出廣包強占無歲無之陂湖之利日朘月削已亡幾何而所在圍田則徧滿矣夫陂湖

廣衍則瀦蓄必多遇旱可以灌溉江流深浚則通泄必快遇水不至泛溢儻瀦水之地或至狹隘則容受必少旱即易涸水源既壅而江流填淤則疏泄甚難水即易盈事之利害豈不較然易知議者又曰圍田既廣則增租亦多其于邦計不為無補殊不思緣江並湖民間良田何啻數千百頃皆異時之無水旱者圍田一興修築塍岸水路隔絕旱乾則占據上流獨擅灌溉之利民田無從取水水溢則順流疏決復以民田為壑設若圍田僥倖一稔增稅所入有幾而當歲倍收之田小有水旱反為荒土所損可勝計哉此其輕重得失又不待智者而後辨也又圩田多在僻壤廣立莊舍多蓄奸民飢荒之歲遂為剽掠淵藪若行禁戢亦潛消盜賊之一策

明孝宗弘治二年十一月築高郵湖堤

按河南防河堤湖廣防江堤南直浙江防海堤此三處一決而魚

驚其民信今日有司之當預圖者

嚴訥論水利圩圖今天下以墾田當司農鉅供者蘇松為最蘇松介在湖海厥土塗泥利害以水圩岸者所以隄水而田即周禮稻人匠人所掌塗防者也田甚下濕岸則陡立如城河循其外而中田焉禾在田雖芑芑起矣而河流猶出其上舟行者蓋俯而窺也岸或咫尺莫禦而田且沛澤矣其田之最高阜去水遠而水不及溉者則又終古為鹵田在上下壤之間土厚而水深則號高腴以其得水蓄洩可為旱澇備而所為能蓄洩者以有圩岸耳歲苦旱則河之水續桔槔而上以入於田河不龜拆田不乏溉歲苦澇則岸水出於河而岸障之雖勞人力不盡待命于天自三江道湮疏濬失宜悔雨注積而無從尾閭也水襄於岸寸許而膏腴汨為巨浸不能與下濕者論良瘠矣

蘆蕩 明代總計應天府上元等五縣龍江等衛鎮江金壇等三縣太平繁昌等三縣揚州儀真等三縣安慶懷寧等六縣無為州池州貴池等六縣和州九江湖口等三縣黃州黃梅等縣歲辦蘆課銀共二萬四千五百餘兩

王氏曰按沿江蘆課本部委主事一員提督清理景泰間奏准應天等處歲辦蘆柴以十分為率減免四分三分折鈔三分本色弘治四年奏准沿江一帶蘆洲除欽賜欽撥并內外衙門舊額及先年軍民人等開墾起科納銀曾經黃冊造定者照依所撥納糧數目定立界至給與明文管業其餘有人曾告承佃而舊額洲蕩坍塌者即將新佃柴課依數奏補本處舊額見在或有新生別洲許令撥補附近坍塌不敷之數

黃河

禹貢冀州夾右碣石入于河 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浮于濟漯達于河 海岱及淮惟徐州浮于淮泗達于河 荆及衡陽惟荊州浮于江沱

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荆河惟豫州伊洛澶澗既入于河浮于洛達

于河 華陽黑水惟梁州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

河 黑水西河惟雍州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導河自龍門華陰底

柱孟津東過洛汭大伾北過洛水至于大陸北播為九河入于海

商祖乙丙申年河圯于耿徙于邢 湯居亳去河為遠其子孫乃徙于濱河之地如仲丁之遷囂河亶甲之遷

相與曰耿曰邢皆屢遭河患勢有不得已也至于盤庚始歸于亳

周定王五年河徙砮磧

漢文帝十二年河決酸棗東潰金堤 金堤在開封府滎陽縣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歷代築之以禦河患

武帝元光三年河決濮陽瓠子

大司農鄭當時言穿渭為渠下至河漕關東粟又可溉田萬餘頃

元封元年夏塞瓠子決口帝臨瓠子口沉白馬玉璧命群臣負薪助役

作宮其上名宣防宮

成帝建始元年夏河決東郡金堤杜欽薦王延世為河堤使者延世以

竹絡盛小石兩船夾載下之而堤成

鴻嘉四年秋河水溢李尋等奏言議者常欲求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

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之所往當稍自成川挑出沙土然後順天

心而圖之必有成功于是遂止不塞

綏和二年求能濬川疏河者待詔賈讓言治河有上中下策 策見前考

東漢明帝永平十二年夏四月修汴渠堤

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至是令王景與將作謁者王吳修之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每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迴注無復

遺漏之患汴渠堤即文帝時所壞金堤也

後主延熙四年魏正始二年魏置淮南北漕渠

隋文帝開皇四年六月作廣渠

煬帝大業元年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復自板渚引河歷

滎澤入汴自大梁之東引汴入泗以達于淮又開邗溝入江

四年春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

六年冬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

唐玄宗開元十年河決博州

昭宗乾寧二年夏四月河漲將毀滑州朱全忠決為二河夾城而東為

害滋甚

後周世宗顯德五年浚汴口導河流達于淮春三月汴渠成

宋太祖乾德四年八月塞靈河大堤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五月河決滑州之韓村汎澶濮曹濟諸州東南流

至彭城入于淮

淳化四年鑿迎陽渠

真宗天禧五年水嚙滑城西北知州陳堯佐築堤立埽並河開支水怒

少解

王氏曰當時黃河隨時漲落故舉物候為水勢之各自立春之後

東風解凍河邊人候水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為信驗故謂

之信水二月三月桃花始開冰泮而積川流猥集波瀾盛長謂之

桃花水春末蕪菁花開謂之菜花水四月壘麥結秀擢芒變色謂

之麥黃水五月瓜寔延蔓謂之瓜蔓水朔野之地深山窮谷固陰

沍寒水堅脫泮逮乎盛夏消釋方盡而沃蕩山石水帶礫腥併流

于河故六月中旬後謂之礫山水七月菽荳方秀謂之豆華水八

月菴亂花謂之荻苗水九月以重陽紀節謂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復其故道謂之復槽水十一月十二月斷冰雜流乘寒復結謂之蹙凌水水信有常率以爲準非時暴漲謂之客水其水勢凡移蹙橫注岸如刺毀謂之劄岸漲溢踰防謂之抹岸埽岸故朽潛流激其下謂之塌岸浪勢旋激岸土上噴謂之掄捲水侵岸逆漲謂之上展順漲謂之下展或水乍落直流之中忽曲直橫射謂之徑寧水猛驟移其將澄處望之明白謂之拽白亦謂之明攤湍怒略停勢稍泊起行舟值之多溺謂之篤浪水水退淤澱夏則膠土肥腴初秋則黃滅土頗爲疏壤深秋則白滅土霜降後皆沙也舊制歲虞河決有司常以孟秋預調築塞之物稍芟薪柴槌檝竹石茭索竹索十餘萬謂之春料詔下瀕河諸州所產之地仍遣使會河渠官吏乘農隙率丁夫水工收采備用凡伐蘆荻謂之芟伐山木

榆柳枝葉謂之稍辨竹糾芟爲索以竹爲巨索長十丈至百尺有數等先擇寬平之所爲埽場埽之所密布芟索鋪稍稍芟相重壓之以土雜以碎石以巨竹索橫貫其中謂之心索卷而束之復以大芟索繫其兩端別以竹索自內旁出其高至數丈其長倍之凡用丁夫數百或千人雜唱齊挽積置于卑薄之處謂之埽岸旣下以檝臬閔之復以長木貫之其竹索皆埋巨木于岸以維之遇河之橫則復增之以補其闕凡埽下非積數疊亦不能遏其迅湍又有馬頭鋸牙木岸者皆以蹙水勢護堤焉

仁宗至和二年穿六塔渠

嘉祐元年河決六塔蓋塞商胡北河入六塔不能容之故也

五年春鑿二股河

時都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宜浚二股渠分河流入金赤

河以舒決溢之患從之期月而成又并五股河浚之

神宗熙寧二年浚二股河以導東流蓋司馬光請用宋昌程昉之議也韓琦以爲不可惟光力主之七月二股河通大河東流而商胡河北流稍塞蓋東流者自滑恩經德滄入海之路北流者商胡河乾寧入海之路

四年春浚漳河亦宋昌程昉之議也王安石主之

六年冬開直河時河北流已閉水或橫決散漫都水丞王令圖議于北京第四第五埽等處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王安石主其議乃令范子淵主其事

九年河決澶州自開直河水勢增漲至是大決于澶之曹村埽北流截斷河道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灤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徐鄆齊尤甚逾年決口塞改曹村埽

曰靈平蓋文彥博之議也

元豐二年七月范子淵言固護黃河岸畢功乞中分爲兩埽詔以廣武上下埽爲名

三年七月澶州孫村陳埽及大吳小吳埽決

四年河復決小吳埽

熙寧專欲導河東流閉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帝愛惜民力亦欲思順水性聽其北流惟王安石力主東流程昉范子淵尤以河事自任糜費財用竟無成功

八年冬議回河東流時河決大名之小張口河北諸郡被水災知澶州王令圖請濬迎陽舊河直約孫邨使復故道范子奇亦請于大吳埽北岸修進鋸牙擗約河勢而回河東流之議起矣

哲宗元祐元年議開減水河張問請開直河簽河于南樂大名埽中引

水入孫邨口以解北京菑王令圖亦以爲然而減水河之議復起矣
七年十月大河東徙

元符二年六月河決內黃口東流斷截

徽宗大觀元年修直河于陽武上埽以分減水勢

三年秋詔沈純誠開免源渠分廣武埽水勢

金克宋後兩河悉畀劉豫豫亡河悉入金境金人設官置屬以主其事
世宗大定八年六月河決李固渡水潰曹州城分流于單州之境明年
正月遣都水監梁肅視之河南統軍使宗叙言塞之難成功且將復決
而肅亦言不若李固南築堤以防決溢爲便從之

時河決曹濮間瀕水者多墊溺朝廷遣康元弼往相視其地如益而
城在益中水易爲害請改築于北原曹人賴焉

劉瑋爲戶部尙書時河決于衛自衛抵清滄皆被其害詔瑋往塞之

或謂天災流行非人力可禦瑋曰不然天生五材遞相休旺今河決
者土不勝水也俟秋冬之交水勢稍殺以漸興築庶幾可塞

元成宗大德元年秋七月河決杞縣蒲口

先自河決汴梁發丁夫三萬塞之至是蒲口復決乃命河北河南廉
訪使尙文相度形勢爲久利策文言自古治河處得其當則用力少
而患遲失其宜則用力多而患速此不易定論也今自留抵睢東西
百有餘里大概南高于北約八九尺堤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揆
今之計河西郡縣順水之性遠築長垣以禦泛溢歸德徐邳民避衝
潰聽從安便被患之家宜于河南退灘給付頃畝以爲永業異時河
決他所者亦如之此亦一時救患良策也蒲口不塞便朝廷從之會
河朔郡縣山東憲部爭言當塞復從之後竟如文言

王氏曰丘文莊公言河爲中原大害自古治之未有能得上策者

續文獻通考卷之八十一
蓋河自星宿海發源東入中國踰萬里凡九折焉合華夷之水千流萬派以趨于海其源之來也遠矣其水之積也衆矣夫以萬川而歸于一壑所來之路孔多所收之門東隘而欲其不泛溢難矣况孟津以下地平土疏易爲衝決而移徙不常自漢唐以來賈讓諸人言治河者多隨時制宜之策在當時雖或可行而今時未必皆便元時去今未遠地勢物力大畧相似尙文所建之策雖非百世經久之長計然亦一時救弊之良方宜令河南藩憲每年循行並河郡縣如文所言者相地所宜或築長垣以禦泛溢或開淤塞以通束隘從民所便或遷村落以避衝潰或給退灘以償所失如此雖不能使凡並河州郡百年無害而被患居民亦可暫時休息矣順帝至正三年五月河決白茅堤六月又決金堤四年四月又決金堤白茅曹濮濟兗等處

先是河決白茅鄆城濟寧皆爲巨浸或言當築堤以遏水勢或言疏南河故道以殺水勢而漕運使賈魯言必疏南河塞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廷議莫能決乃命成遵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乃自濟寧曹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形之高下測岸以究水勢之淺深徧閱史籍博采輿論以爲河之故道不可得復其議有八且曰濟寧曹鄆連歲饑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人於此地恐後日之憂又有甚于河者不聽

十四年四月詔修黃陵岡河防以賈魯爲總治河防使十一月河防成以賈魯爲集賢大學士詔立河平碑

歐陽玄旣製碑文又爲之記其事曰治河一也有疏濬塞三者之異灑其流而導之曰疏去其淤因而深之曰濬抑其暴因而扼之曰塞而疏濬之別又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紆

因其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不壅不涸河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益悍故以計闢之廣難爲岸岸善崩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驟突則以殺其怒治堤一也有初築修築補築之異有刺水堤截河堤護岸堤纏水堤石船堤之等治埽一也有岸埽有水埽龍尾攔頭馬頭等埽其爲埽臺及推卷牽制蕪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繩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嘗爲水所豁水退則口下於堤水漲則溢出于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深也

明太祖洪武十四年八月河南原武祥符中牟諸縣河決爲害有司以爲言上曰此天災也今欲塞之恐徒勞民力令防護舊堤勿重困吾民成祖永樂九年三月濬河南黃河故道河水累歲爲患修築隄防民用

困敝至是河決日甚上聞遣工部侍郎張信往視信訪得祥符縣魚王口至中灤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與今河面平濬而通之俾循故道則水勢可殺繪圖以進遂發河南民丁十萬命興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蔣廷瓚相度開濬仍命宋禮兼董之

英宗正統十三年七月河決滎陽東過開封城西南經陳留自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界入淮至于景泰七年始塞沙堤之缺而張秋運道復完

王氏曰河決之患三代已然漢文帝時河決酸棗漢武帝而後則決于瓠子決于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入海至元成時河始決東郡分流于博州後又決平原決渤海決信都皆東北出青冀之境以達于海自東漢歷魏晉隋唐以及宋初並鮮河患迨宋仁宗至和間河始決大名神宗熙寧始決于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

續文獻通考卷之九十一
徙東滙于梁山灤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黃河入淮自茲濫觴矣舊黃河在開封城北四十里至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縣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于淮而故道遂淤至是又決滎陽過開封府城之西南而城北之新河又淤自是汴城在河之北矣隋唐以前河自河淮自淮各自入海宋中葉後河合于淮以趨海矣此古今河道遷徙不同之大略然前代河決不過壞民田廬而已明之河決則慮並妨漕運而關係國計故治河視唐宋爲尤急孝宗弘治二年塞三流之北五年七月河決張秋七年二月河復決張秋命大監李興平江伯陳鏡協同都御史劉大夏督治張秋決河

先是大夏旣受命循河上下千餘里相度形勢乃復命興等協治之遂塞張秋堤更名安平鎮云時劉大夏發丁夫數萬于黃陵岡南濬賈魯河一帶分殺水勢又濬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州東入于淮又濬四府營淤河由陳留縣至歸德州分爲二派一由宿遷縣小河口一由亳州渦河會于淮築長堤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盡徐州長三百六十里始塞張秋堤分土命工五旬而事竣

王氏曰按宋濂治河議曰比歲河決不治以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滙故河常橫潰爲患其勢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自禹治水之後無河患者數百年以大伾而下灑爲二渠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入于渤海蓋流分而其勢自平也今河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

理也方今破金堤踰曹鄆地幾千里悉爲巨浸民生墊溺比古爲尤甚莫若浚入舊黃河使其水流復于古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庶其有瘳乎

尙書胡世寧奏議謂舊聞沁水至荆口分流一道六十里通衛河近年始塞是河因沁可以通衛也且黃河與衛河亦相去不遠宜差官踏勘荆口及陽武上下相度地勢相應處所開掘一河北通衛輝稍撥附近糧船于此習運以防會通河一時之塞亦國家之長計也

王氏曰一統志黃河古道在大各府開州治南經東昌館陶縣西南五十里至滄州南安縣景州吳橋縣河間寧津縣界入海余又按金堤古堰自開封府滎陽縣東經大名府清豐南樂縣界由東郡至千乘海口千有餘里歷代築以禦河患通謂之金堤嗚呼循金堤之遺跡稽黃河之故道合諸賢之卓見踵永賴之茂功推古

驗今灼灼可行者但世習樂因循而憚改作此在今日勢尤難行後世哲人有作破拘攣之見或有取于吾言爾矣

世宗嘉靖三十二年七月河趨東北段家口則分六股爲大溜溝小溜溝秦溝濁河胭脂溝飛雲橋皆由運河至徐入洪又分一股由碭山堅城集下郭貫樓散五小股爲龍溝母河梁樓溝胡店溝亦從小浮橋入洪十八年至四十三年無淤塞之患

四十五年河復決沛縣飛雲橋二三等舖東流衝運河亦由湖陵城口入湖坡平地水盈丈許上下百里漕渠無迹是年馬家橋堤成障水使之南趨秦溝冬沛縣水斷流

穆宗隆慶元年正月河決沛縣尙書朱衡議開廣秦溝使下流通行修築南長堤以防奔潰可以甦魚沛昏墊之民工部覆請從之十月朱衡請于東郡開支河三道以洩河流

總河都御史翁大立言臣按行徐州循子房山過梁山至于境山入地浜溝直趨馬家橋上下八十里間可別開一河以漕其利有十白秦溝濁河至徐州洪諸狂瀾激湍遠不相涉一也依山爲堤雖有洪濤必不泛濫二也漕舟循堤而上牽挽不難三也無茶城淤淺之患省盤剝之費四也由馬家橋至境山四十里由境山之徐州洪四十里視舊河爲近驛遞夫價併可減省五也驛路改從新堤往來徑捷六也徐州募夫可併呂梁二洪徭夫可遂裁革七也計沛縣六鋪至境山築堤百里當用銀十三萬有奇今開新河則長堤可緩費益大省八也糴穀貯倉假工役以濟饑民兼節財賑荒弭盜之術九也乘舊河以爲水壑卽河由谷亭沛縣從鴻溝洩徑從分浮橋下徐洪運道無梗十也

四年山東沙薛汝泗諸水驟溢决仲家淺等處而黃河暴至城復淤

翁大立言今山水甚盛由梁山之下蜿蜒以至于張孤山之東內花山之西南出戚家港合于黃河宜遂加開濬依山築堤以避秦溝濁河歲歲漲淤之患此所謂因勢而利導不與黃河爭尺寸之地者也又言開新莊閘以通回船復平江時故道則淮河斯可以無慮濬古睢河由宿遷歷宿州出徐州小浮橋以洩徐呂二洪之水又規復清河魚溝分河一道以下草灣免衝射之患南北運道庶幾可保河决邳州自睢寧白浪淺至宿遷小河口淤百八十里翁大立言邇來黃河之患不在河南山東豐沛而專在徐邳故先欲開泇河以遠河勢開蕭縣河以殺河流者正謂浮沙壅聚河面增高爲異日慮耳今秋水洊至橫溢爲災臣以爲權宜之計在棄故道而就新衝經久之策在開泇河以避洪水又言治邳河閘阻之策有三一開泇口一就新衝一復故道然三者

利害恒相參焉從馬家橋經利國監入泃口山邳州則可以避秦溝
河徐呂二洪之險引薛河馮溝之水通行諸驛遞分司略可併省而
徐邳東鄙之民亦漸復業其便者五然而山水驟發則須多張水門
廣開水櫃利國監多伏石須紆回避之卽泃已成猶當勞費數年而
後可久其爲不便者三此開泃河之利害也從曲頭集抵莊官樓河
所衝刷久自成渠費勞不多而道里更近且河入睢寧必不南決又
無徐邳橫射之患匙頭灣之險而平野築堤可免齧蝕其便者五然
曲頭集截河大壩費亦不貲新堤難固水至復決又當廢睢寧一縣
併于邳州其爲不便者三此就新衝之利害也復故道則二總督漕
糧得水可濟漕舟九百餘艘可出可以還百年逆道可以振業舒州
而存睢寧其便者四然而百數里之淤視房村工費尤鉅置沙兩涯
勢易崩塞掃灣築堤雖築不固且河流所棄多不能復不便者四此

復故道之利害也

王氏曰永樂中嘗發丁夫十萬于中灤下二十里開舊黃河分流
使由故道北入于海工部侍郎蘭芳謂河南之民免于魚鼈誠萬
世之利也弘治初白公昂議自東平界東北至興濟鑿小河十餘
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入海亦倣此意後中灤河復淤白尙書
議亦中廢然二役去今皆未遠其遺迹尙可尋也至嘉靖數年河
益南徙而入渦奔亳震驚皇陵徐房而南安東淮北皆被其害以
河流無所分而一淮不足以并容全河之委也

神宗萬曆六年河決雀鎮

時河災之美溢中國也尤甚唯是務修築培高堰以束淮水造遙堤
以束黃流當事者猶極意經理河南則于家店劉獸醫口黃陵岡陶
家店馬家湖銅瓦廂挖泥河煉城口榮花樹芝麻莊等溜山東則楊

家口梁靖口毛黃寨王家壩侯家村以其地皆掃灣迎溜湍急先年
往往由此失事故極意經理之耳

二十一年河復大爲患决汶上决魚臺决濟寧决鉅野其泛漲則宿遷
高郵興化邳州

河道尙書楊一魁奏國家運道原不資于河全河初出亳壽之邳以
不治治之故歲無治河之費其後全河漸决入運因遂資其灌輸五
十餘年久假不歸認客作主又日築垣而居之涓滴不容外洩如是
濁沙日澱河身日高上過汶泗則鎮□受淤魚滕被浸下壅清淮則
退而內瀦盱泗爲魚以至瀕河没溺歲運飄流甚至衝截運道牽輓
莫施而當事者徇以運道所資勢不能却之他徙遂付之無可奈何
臣首開武墩涇河等河次疏具壩周莊等河又次挑小浮橋小河口
沂河口故道幸小浮橋股引之水亭吉口未斷之流已足濟運矣以

汶泗沂究之水建閘節宣運道自在固不必殫力塞决以回全河益
决河所經有山西阜子諸陂湖以爲之滙又有小河白洋周朱等河
溝以爲之委更免漂溢之虞况祖陵雄據上游有崇岡疊嶂諒可無
慮卽歸仁一堤見謂險要亦非受水衝萬一失守亦不過下浸桃清
由洪澤諸湖以下清口勢不能逆流倒灌上及泗盱何必過爲杞人
之憂也南流汎濫雖不免爲下邑民生之害碭山水道當衝南流北
流俱不得免必須遷城以避河患其以壩口被災者惟有蕭宿靈睢
四州縣再照全河未徙之時豐沛魚滕徐邳等州縣不歲被淹没乎
迨庚寅癸巳之秋衝城灌邑徐邳二州赤子不幾爲魚鼈乎較之今
日蕭宿靈睢孰多孰寡孰重孰輕况宿南水患非自今日蓋弘治二
年之秋徐决中牟下歸德至宿州瀾漫四出疲民半溺侍郎白昂治
之自宿遷小河口浚而西抵歸德飲馬池諸口又開符離月河而患始

平翰林學士李東陽碑記可鏡也從來如此無分土亦無分民何獨厚于蕭宿靈睢而薄于豐沛徐邳也抑臣又有說焉蓋禹之導河自大伾以下析二渠播九河隨水之所向不與爭利故能奏平成之績今河南山東江北州縣碁布星列在在堤防水不及汴梁矣又恐決張秋也不及張秋矣又恐淤鎮口也不及鎮口矣又恐淹宿州也凡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爲我所占吾無容水之地固宜其有衝決之患也今若空碭山一邑之地北導李吉口下濁河南存徐溪口下符離中存盤岔河下小浮橋三河並存南北相去約五十里任水遊蕩以不治治之量蠲一邑千金之賦歲省修河萬金之費不勞民力河患可平此一時之省事亦萬世之良圖也

治河群議

王氏曰黃河白星宿海踰崑崙經積石過臨洮出龍門抵潼關而

注于孟津安然恬瀾也過虎牢而奔豫徐之境乃不安故道屢遷徙爲害者其故有四北土高燥而堅南土卑濕而疏一也在北之時容納猶少至南而各川三百支川三千皆會于河勢益宏放下流不能容二也北有崇山疊嶂爲限南則千里夷曠無一堤防三也水濁而多泥沙易于停積積之稍久勢必旁嚙四也治之之法在漢賈讓有三策上者徙其旁民不與爭尺寸之利然可行于昔不可行于今何也彼時所慮者止冀州耳今歷青兗豫徐之境皆爲冀州安得盡徙且所徙空地河未必決而盜賊聚爲淵藪則害更甚于河故讓之上策今爲迂議其次謂多穿漕渠然愚以爲此可使之緩于決不可使之必無決可行于未決之先若旣決之後勢亦何及不過用其下策堤以塞之耳旋塞旋壞旋壞旋塞卽非計乎要亦無可奈何者蓋河之決也不在旦夕而亦有其漸察其

衝激之所從而預爲之備可也千丈之堤壞于蟻穴况水勢有增
減潮候有疾徐常爲之偵視防守稍有可虞旋加修治是雖支吾
一時而亦未爲失策醫家之法緩則治其本急則治其標夫治水
亦猶是耳

元余闕曰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滙故河嘗橫潰
爲患其勢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故禹之治河自大
匠而下則析爲三渠大陸而下則播爲九河然後河之大有所瀉其
力有所分而患可平也此禹治河之道也自周定王時河始南徙訖
于漢而河之故道失矣故西京時受害特甚雖以武帝之才乘文景
富庶之業而一瓠子之微終不能塞而付之無可奈何自瓠子再決
而其流爲屯氏諸河其後河入千乘而德棣之河又播爲八漢人指
以爲太史馬頰者是其委之多河之大有所瀉而力有所分大抵偶

合于禹所治河者由是而東都至唐河不爲害者千數百年至宋時
河又南決南渡時又東南以入于淮以河之大且力惟一淮以爲之
委無以瀉而分之故今之河患與武帝時無異自宋南渡至元始二
百年而河旋北乃其勢然也建議者以爲當築堤起曹南訖嘉祥東
西二百里以障河之北流則漸可圖以道之使南廟堂從之非以南
爲壑也其慮以爲河旣北則會通之漕廢于則以爲河北而會通之
漕不廢何也漕以汶而不以河也河北則汶水必微微則吾有制而
相之亦可以舟可以漕書所謂浮于汶達于河者是也蓋欲防鉅野
而使河不妄行俟河復于乘然後相水之宜而修治之耳

明丘濬曰中國之水非一而黃河爲大其源遠而高其流大而疾其
質渾而濁其爲患于中國也視諸水爲甚焉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
武之黑陽山壽州正陽鎮全入于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又決

榮陽至懷遠東北而入于淮今以一淮而受大黃河之全蓋合二瀆而爲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爲並河州郡之害況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沁泗沂三水以同歸于淮也哉且建國幽燕漕東南之粟以實京師必由濟博之境則河決不可使之東流一決而東則漕渠乾涸歲運不繼其害非獨在民生且移之國計矣國家誠能不惜棄地不惜動民合小而成大棄少以就多權度其得失之孰急乘除其利害之孰甚擇任心膂之臣委以便宜之權俾其沿河流相地勢于其下流迤東之地擇其便利之所就其汙下之處條爲數河以分水勢又于所條支河之傍地堪種稻之處依江南法創爲圩田多作水門引水以資灌溉分勢自然稍減然後從下流而上于河身之中去其淤沙或推而蕩滌之或挑而開通之使河身益深足以容水如是則中有所受不至于溢出而河之流不及于陸下有所納不至于東隘而河之委易達于海如是而又委任得人規置有法則害日除而利日興河南淮右之民庶其有瘳

萬氏表曰黃河自野雞岡而下分爲二股其自東南渦河而行者則爲河身其自孫繼口出徐州小浮橋者則爲支流然皆併合于淮以入海是故黃河入海舍淮無他道也如嘉靖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並阻議者謂黃河改流愚則曰非也夫河流遷改宜必有漫溢之處計今水道惟渦河孫繼口耳今孫繼口之出徐州者旣淤則當泛溢于東南之渦河而渦河之水迄今亦微至可截以壩也斷可識矣蓋自清河以至徐沛地勢隆擁節高一節如往年黃河盛溢之時則上漫濟寧其魯橋諸閘皆爲滄沒而淮水亦幾浸城後水勢稍降則自魚臺以出谷亭再降則由飛雲橋以出沛縣而淮水亦以次漸小又降而出徐州小浮橋則淮水亦漸平矣近年黃河之水日微故小浮橋

續文獻通考卷之十一
三十一
之水淤塞宿遷桃源二小河亦塞今淮安河口合流入海之處可以
寒寒而涉也此徐水之通塞實本于黃河之羸縮豈關於河之改流
哉

王氏曰按嘉靖間總河道都御史劉天和統論黃河遷徙不常之
由言天下之水凡禹所治率有定趨惟河獨否蓋嘗周詢廣視歷
考前文而始得之其原有六焉河水至濁下流東隘停阻則淤中
道水散流緩則淤河流委曲則淤伏秋暴漲則淤一也從西北極
高之地建甌而下流極湍悍隄防不能禦二也易淤故河底常高
今于開封境測其中流冬春深僅丈餘夏秋亦不過二丈餘水行
地上無長江之淵深三也傍無湖陂之停滯四也孟津而下地極
平行無羣山之東隘五也中州南北悉河故道上雜泥沙善崩易
决六也是以西北每有異常之水河必驟盈盈則决每决必瀾漫

橫流久之深者成渠以漸成河淺者淤澱以漸成岸卽幸河道通
值下流無阻近數十年否則數年之後河底兩岸悉以漸而高或
遇驟漲雖河亦自不容于不徙矣此則黃河善决遷徙不常之情
狀也故神禹不能慮其後自漢而下畢智殫力以從事卒莫有效
者勢不能也史稱周定王時河始南徙竊意禹之治河自大伾而
下播爲九河是棄數百里地爲受水之區初無隄防以約束之其
間衝决遷改雖禹之世要自不常惟使北向歸諸海而已故三代
之史略而不書非若今之民濱水而居室廬稼穡其上一有湛溺
卽稱大害治水者亦惟隨河曲折築堤捲埽以障之一值衝决億
萬財力付之烏有古今相去不亦大相遠耶甚者宋元之間喜功
生事妄興大役其北也強排之而南其南也強排之而北曾不旋
踵而或淤或决民勞財費國隨以衰可畏也已惟我朝建都上游

運道所係至黃河北徙則不容于不塞矣時異世殊要之各有攸當爾古者河北流伊洛汴汜不入河惟沁衛淇漳之水過大伾而北始入焉故河之勢猶減今則伊洛沁汴汜諸水舉入之矣中州安得無河患耶將導沁入衛歟衛輝宗藩已因水患奏塞上流矣且臨清下至天津河溢之甚被頻年已苦衝決不可復益以水惟汶泉之水遇旱則微滙諸湖以淤而狹運舟恒苦淺澁若于武陟境內沁河橫建滾水一壩于東岸關三斗門引沁自原武陽武北界大堤之外經延津縣南循大堤而東至長垣界入黃河舊衝張秋故道又東至曹州現舊分水處北向張秋之道則大加疏濬俾出水通閘入運河旱則沁水盡東全濟運河澇則半由滾水閘仍歸黃河是河運增一沁水爲永遠無窮之利黃河亦可少殺矣而况沁則易于節制不亦太愈于引黃河耶但大勞未艾民力方屈

運道方幸疏通曷敢以輕議也國朝治河司運惟宋司空禮陳平江瑄經理之功爲大然惟漶汶濬淤建閘通運不復引河雖景泰弘治間黃河自至徐武功有貞白康敏昂劉忠宣大夏亦皆強排力塞之而後已不復資以濟運蓋其至則衝決去則淤填修治之工無時可已而運舟遲卒之衝淤爲害尤大且遷徙不常害多利少羣公誠有見于此六

又曰河從西北星宿海來出二巨澤二巨澤數折而至崑崙河勢尚不甚大聞所在土人抱革橐騎能過之河上多高山大陵通相夾抱行入麻哈地麻哈者番名亦耳麻不刺其山高峻非常綿亘五百餘里河隨山足東流至積石入中國遶西寧過臨洮其間則有鳴沙嶺有寧夏山由之由寧夏流轉達地八百餘里過豐州西受降城過大同路雲中南內州東勝州與黑河合而南流是卽所

謂河套也及至靈寶縣河觸太行山轉轄石其間則有三門七津
砥柱又有禹廟在或者卽禹導山通河處夾岸有高山而河行山
中至沔池至孟津至河南府至溫縣岸無山山盡矣其在河南府
卽有北邙山亦僅僅障南岸北岸殊無山至武陟水則有洛河伊
河沁河來合河勢始盛大而又有汜水者合之河益無賴其在河
陰雖有廣武山山亦僅在南岸北岸亦無山俱不能夾束以故河
流至武陟則汎濫亦河必然之勢也

又曰黃河茶城而上以無山夾束故多潰決由茶城以下南岸始
有洞山九里山雲龍山北岸則有子房山夾河入徐故徐州獨無
潰決但有泛漲以兩山夾輔之力也予嘗曰徐州河狹又兩山夾
之徐州其真河之喉吭乎河出徐州過清涼寺其在南岸雖有半
戈山羊山當之北岸復無山故不能觸南岸直北趨下衝爲距山

連汪蘆塘落馬黃墩周湖柳湖諸河河皆在邳境故邳州往往受
其害河善泛亦以北岸無山夾故也邳州由落馬湖至水晶湖中
間凡九曲水晶河至清河甚近過清河則淮水會黃之路黃淮合
而下雲梯關入大海河淮之事畢矣夫河之初出潼關入河南也
數數爲地方患所在地方亦往往以塞決殺流築堤壩建閘埽爲
事河務具備故堤上自木欒店下止廟道口蜿蜒千數百里屨曲
重復蓋自河勢洶湧故從平地築堤用堤助岸以夾河防其暴漲
又以河水橫衝敗岸則用捲埽以當其衝又自築堤外仍置閘減
水以殺其勢以爲決口不塞則內地淤急流不殺則泛愈急是堤
埽自不得不爲之所也及堤之又不能遏埽之又不能殺決者自
決衝者自衝于是當事者又以堤埽無益于衝決將欲舍堤埽不
用而議開支河矣議復老黃河故道矣議開新河濟運舍黃河而

不由矣議開膠萊河通復海運矣其議亦可謂衆多其慮亦可謂周悉矣議開支河者謂黃河入淮之道舊有三一自中牟至荆山合長淮之水曰渦河一自開封府經葛岡小壩丁家道口馬牧集鴛鴦口至徐州出小浮橋曰汴河一自小壩經歸德城南飲馬池至文家集經夏邑至宿遷曰白河弘治間黃河變遷渦白河二道淤塞全河東下故徐邳獨受其害今若復引水通渦白河則水勢自分河不得爲徐邳害矣議復老黃河故道者在徐州以上欲白河陰原武懷孟之間審視地形引河水注于衛河至于臨清天津不惟徐邳水勢可殺其半而京師亦可助其形勢也如冬春水平漕舟則由江入淮泝流至于河陰順流至于衛河沿臨清而至天津如秋夏水迅則仍由徐沛以達臨清至于天津是一舉而得兩運道矣在徐州以下謂清河徐之之大津口卽老黃河故道也其小

清口卽今淮水所出之清口也嘗議復七十里故道後又慮魚溝鐵線溝葉家口陰陽口地勢卑注諸決之水漫流至此築堤鉅費且恐難保故其說旋議而旋罷其議開新河者議欲自泃口鎮鑿新河以通運避黃河之險河自馬家橋至直河出口計二百三十餘里其說復旋議而旋罷其欲自徐州子房山梁山至馬家橋上下開新河八十里置舊河于堤外使黃河出口之地並不相及呂梁徐州二洪之險並可遠避一議也其欲自昭陽湖東起汪家口直抵留城一百四十餘里開河入運一議也其欲開膠萊河通復海運者循嘉靖十五年山東道副使王公獻所開膠萊河舊議河之南口起麻灣北口至海倉中間相距三百三十五里兩口舊皆貯潮水常是不假濬者二百餘里濬者一百三十餘里疏濬之內有分水嶺聞其地河形至今在但其下多礪礶石水微細使極力

開鑿止三十里遠耳如河成我江漕由淮安清江浦歷新壩馬家濠而來計良便前是以海運爲險罷海運者以馬家濠未通漕舟出大洋故也今馬家濠旣通我舟卽不必由大洋直由小海中行舟自不險然後由麻灣海倉二口徑抵天津直沽豈非便道乎夫舟自清江浦口至天津路凡二千六百里其中由河行者八百里由海者八百里海行旣由小海不由大洋非若昔元人海運之遠又所歷有劉家島蓬萊島黑水成山大洋甚險後王公以陞去事遂寢此又一議也復有爲淮安計者欲濬草灣以分河入海不令直犯淮城後以河流入海舊無阻塞卒不議濬此皆爲運道計大略又如此也國家自會通河成借河入運雖得其力亦受其害不然彼河自爲河耳夫河害之在梁宋其地多浮土虛沙旣無堅山壁岸爲之障又無長淵深湖爲之貯不得不日夜講求堤壩經營

捲埽也河害之在徐邳仍少有山又有湖又去海口漸近海口則可濬河身則可疏又得淮水合而衝海口海口必日闊而日深又有堤壩爲之障河自歸河而沙不壅且高家堰又築而高寶旣免泛浸之虞歸仁集又築而泗州復享奠平之利河謂無患可矣奈何又復有決我又復有構帑金人力所費不貲是河恐未見有息肩之時也今若果得長策善畫令河有岸而不得衝水常歸而不得泛用一年之勞可保數十年之安捐數十萬之費可收數百年之利宜莫如先審河岸次審河勢河岸堅則身直河身直流不屈曲則河自不淤夫安得有長山而爲之岸堅土而爲之障設使有之無論小小衝決潰泛卽使有前代洪流大浸自足禁當此禹導山治水可法也所以禹蹟如龍門壺口徐州洪至今存未嘗變以有山爲之岸岸堅水不能如何也今果能于徐邳以下履地而擇

之測水而引之假令得長山而爲之河岸乎有則早移河于山下使水行山足河安流直東射而入于海其旁河郡縣土地可未免昏墊魚鼈可末不生郊矣予尤有深長之思又不但慮徐邳泛決誠恐漕河萬一決壞則我四百萬漕將安輓之京師不無緩急矣又謂膠萊河之說至今行可也所聞前是議罷者以王千壩三十里地高人力難施故廢之余嘗躬臨相度原係平地雖名分水嶺視他處稍高丈許非崇山峻嶺也此河一濬可以達直沽漕舟入麻灣海倉乃設重兵屯守膠萊海次屹然爲一巨鎮專意衛漕舟防海寇爲務如此則可通漕誠國家萬世無窮之利也至如泃河于房山又其次矣

河源

河源古無所見禹貢道河止自積石漢使張騫持節道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葱嶺趨于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于悶磨黎山然皆歷歲月涉艱難而其所得不過如此世之論河源者又皆推本二家其說怪迂總其實皆非本真意漢唐之時外裔未盡臣服而道未盡通故其所往每迂迴艱阻不能直抵其處而究其極也元有天下薄海內外人跡所及皆置驛傳使驛往來如行國中至元十七年命都實爲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實旣受命是歲至河州州之東六十里有寧河驛驛西南六十里有山曰殺馬關林麓穹隘舉足浸高行一日至巔西去愈高四閱月始抵河源是冬還報並圖其城傳位置以聞其後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實之弟闊闊出得其說撰爲河源志朱思本又從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華言譯之與昂霄所志互有詳略

元史志按河源在吐蕃朶甘思西鄙其地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馬

湖蠻部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帝師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餘里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弗可遍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如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羣流奔轆近五七里滙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迤邐東驚成川號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亦里出與赤賓河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忽闌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朮合流入赤賓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人可涉又一二日岐爲八九股名也孫幹論譯言九渡通廣五七里可度馬又四五日水渾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聚落糾朮幹象舟傳毛革以濟僅容兩人自是兩山夾束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測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卽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五月日至地名闊卽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三日地名哈刺別里赤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之近北二日河水過之崑崙以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獸有髦牛野馬狼豹羶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漸下岸隘有狐可一躍而越之處行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納鄰哈刺譯言細黃河也又兩日水南來名乞馬兒出二水合流入河河水北行轉西流過崑崙北一向東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官府州隸吐蕃等處宣慰司司治河州又四五日至積石州卽禹貢積石五日至河州安鄉關一日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洮河水南來入河洮河源自羊

撒嶺北東北流過臨洮府凡八百餘里與黃河合自洮水與河合又東北流過達達地凡八百餘里過豐州西受降城折而正東流

過達達地古天德軍中受降城東受降城凡七百餘里折而正南
 流過大同路雲內州東勝州與黑河合黑河源自漁陽嶺之南水
 正西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正南流過保德州葭州及興州
 境又過臨州凡一千餘里與吃那河合吃那河源自古宥州東南
 流過陝西省綏德州凡七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東南流三百里與
 延安河合延安河源自陝西蘆子關亂山中南流三百餘里過延
 安府折而正東流三百里與黃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汾河合汾
 河源自河東朔武州之南亂山中西南流過管州冀寧路汾州霍
 州晉寧路絳州又西流至龍門凡一千二百餘里始與黃河合又
 南流二百里過河中府過潼關與太華大山綿亘水勢不可復南
 乃折而東流大槩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蕃地至蘭州凡四千五
 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達達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

東境內又東流至河中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九千餘里

太湖

禹貢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震澤即太湖

虞翻云太湖東通松江南通雲溪西通荆谿北通滬湖東連非溪凡
 五道故曰五湖韋昭以胥蠡洮滬四湖與太湖為五

蘇志云莫釐山之東與徐侯山相值者為菱湖莫釐西與菱湖連者
 為莫湖南連莫湖東逼胥山者為胥湖長山東曰遊湖長山西北連
 無錫老岸曰貢湖又有金鼎梅梁二湖及東里湖通謂之太湖而震
 澤具區皆舊名西北有百瀆納建康常鎮數郡之水從荆谿下東南
 有諸瀆納宣歙臨安茗雪諸水從天目山下

太湖周廻以里計者五百有奇以頃計者三萬六千有奇地跨蘇湖常
 三境宣歙以東富陽以北之水俱從荆溪之百瀆長興之二十四瀆湖

州之三十六瀆吳江之七十二澗吐納焉

三江

水經云中江在丹陽蕪湖縣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北江在毘陵北界東入于海韋昭云三江為吳郡南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今志以松江東江婁江為三江而東江湮沒無攷

婁江

即劉家港名劉家河

史記正義曰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曰下江亦

曰婁江

蘇志云自吳縣鮎魚口北入運河經郡城之婁門者曰婁江

東江 史記正義曰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蠟湖曰上江亦曰東江

蘇志云自大姚分支過澱湖東至嘉定縣界合上海黃浦由黃浦經

嘉定縣江灣青浦東北流亦名松江者為東江

松江 史記正義曰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曰松江一名松陵江

即古笠澤江也

王氏曰今按志松江自吳江長橋下東流至尹山北流至甫里東

北流至澱山北合趙屯浦又東合大盈浦又東合顧會浦又東合

松子浦凡五大浦至宋家橋與黃浦合流入海將入海處別名滬

瀆

三江口 由湖入海之道最大者曰三江其分水處曰三江口

宋仁宗寶元間葉清臣疏盤龍滙及滬瀆入海滬瀆乃黃浦近海處也

單鏐置五堰于溧陽開百瀆于宜興置斗門于江陰建長橋于吳江

經理太湖之水

高宗紹興間任從古議從常熟東柵開至雉浦入丁涇開福山塘自丁

涇口至尚墅橋北注大江入海

孝宗隆興中沈度開常熟十浦許浦白茅浦崔浦黃泗浦茜涇浦下張

浦七鴉浦川沙浦楊林浦掘浦凡十大浦皆達于江注于海

元世祖至元間朱清濬婁江以入海

成宗大德八年疏掘太湖澱山湖濬治吳江松江海口故道

英宗至治二年委嘉興湖州二路體究太湖入海故道疏濬之

泰定帝二年立都水庸田使司浚吳松二江

順宗至正元年撩漉吳松江沙泥浚各開舊河直道與漕渠張涇及風波南俞北俞鹽鐵官紹盤龍六磊石浦等塘道

任仁發上言尚書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三江乃婁江東江吳松江也震澤乃太湖也太湖納百川之水而法之三江三江洩太湖之水而入于海水有所歸復有所洩則震蕩者平定尚何霖潦之可憂哉三江已塞僅有吳松一江今來下源沙高水淺不甚湍急若及早開濬工費省而易爲力數年之後愈久愈湮工費倍而難爲功所當預爲之圖也今之言水利者謂水性就下導而使之通流而已河港陂

塘狹者廣之高者下之塞者浚之瀰漫者隄防之人皆能言殊不知治水之法須識潮水之背順地形之高低沙泥之聚散隘口之緩急尋源派流各得其當合開者開合閉者閉合隄防者隄防庶不徒勞民力而民享無窮之利昔自唐至宋陳令公丞相裴度范文正公葉內翰朱晦菴蘇東坡歐陽文忠公等皆陳言修浚或吝于浩費而不行或惑于浮議而弗講或始行而終輟或營修不得治水之法因循歲月少見實效歸附以來江河淮海缺官管治愈見湮塞二十餘年之間水利大壞以致蘇湖常秀之良田多棄爲荒蕪之地深可痛惜范文正公新至開浚是時論者阻之或曰江水已高不納此流或曰日有潮至水安得就下或曰沙因潮至數年復塞或曰開浚之役重勞民力公以爲江海善下故得爲百谷王豈能不下于此謂江水已高不納此流者非也彼一日之潮有損有增三分其時損居一焉乘

其損而趨之勢孰可禦謂日有潮至水安得下者非也新導之河必設諸閘常時崩之沙不能塞每春理其閘外工減數倍亦復何患謂沙因潮至數年復塞者非也江南所植惟稻大水一至秋無他望俾之專通溝瀆脫百姓于饑殍伏道使之雖勞不怨謂開浚之役重勞民力者非也于是力排浮議疏滄積滂民受其賜又有對東坡公言吳中水患者乃謂天理之當然不可復以人力修治東坡曰不然父老皆言此患所從來者四百十年耳蓋人事不修之故非天時之所致也范蘇二說愚雖不敏深以爲然

潘應武上言錢王時置撩淺軍四部七八千人專爲田事導河築堤亡宋初年廢弛常有水患至仁宗朝范文正公親歷海濱開浚五湖東南入吳松江東北入于海用費錢糧一十八萬三千五百九十八貫石自後置農田水利使專管湖塘河渠趙運使任內用錢米四十

三萬八千有奇至理宗朝創立魏江江灣福山水軍三部三四千人專一修江湖河塘工役僅免水患歸附後軍散管廢米糧歸之朝廷有莊田荒廢無人經理河港湮塞水脉不通無官修浚其澱山湖中有山有寺宋時在水中心東有出水港曰斜瀝口曰汊港口曰小漕港口曰大瀝口曰小瀝口各闊十餘丈深五七尺通潮水往來潮退時引湖水下大漕港大盈浦入青龍蟠龍等江出海而去古人謂水之尾閘門宋法禁人占湖爲田爲泄水路故也歸附後權豪勢要之家占據爲田今山寺在田中心雖有港澗闊不及二丈潮泥淤塞深不及二三尺潮水湖水不相往來關住去水東南風起水回太湖則長興宜興歸安烏程德清等處水漲泛溢皆因下流不決積水往來爲害近年雖蒙省府差官相視每爲勢力所阻權奸但知幸災樂禍何嘗考古問今爲國家經理根本哉愚昨隨營田司官親曾相視水

勢與高年老農知識地理人講究得澱山湖東大小漕港斜瀝口泖
港口固是水之尾閘門今爲權豪勢要占據爲田此處水路卒難復
舊澱山湖北有道謁浦俗呼稻顛浦千墩港小瀝港四處去江頗近
水勢順便今若先于此四處開浚決一水路以救百姓生靈以保公
私財貨實爲居安慮危經理根本之計候潮水減退然後次第開浚
諸處河港修理閘堰以濟運河此卽古人所謂下流旣通上游可通
也

都水庸田使司行都水監集議江湖水利按吳誌震澤受吳中數郡
之水西南湖州諸溪並下太湖蓋諸山峙于太湖之西地形高阜兼
南北東三處江海之岸亦高而太湖之四外皆高水積其中常若盤
盂之盈滿非藉江湖深利何以通泄設有雨潦則泛濫四溢環湖低
田其能免滄沒乎范文正公謂太湖天雨澤國衆流所聚而江之涯

地勢皆高若欲導泄積水在乎時時點檢太湖東岸北岸通江諸河
道水洞不致閉塞可也蓋環湖皆蘇湖常秀之良田病于低窪利在
泄潦兼沿江傍海諸高田亦仗湖流奔注衝散潮沙使深利乃可引
潮澆灌由此言之凡太湖出水口子宜常通不宜略塞也諸小河在
太湖迤東及北者有昆湖承湖陽城湖尚湖陳湖三山湖蠡湖薛澱
湖又名澱山湖并諸水泖澤堰蕩皆能接泄太湖水注江達海數內
澱山湖關係吳松江注泄至爲切要論其古跡周迴二百里此湖之
水自大盈趙屯二浦以瀉吳松江旣近且便較之諸河惟澱山湖之
東岸北岸與渾潮相接最近若上源所注不急則潮沙由此以注湖
內遂成淤澱淤澱者水中泥也蓋澱卽淤塞之謂也湖以澱名豈非
始于是乎富豪之家由淤澱而圍成田地其來久矣由是湖之瀦水
益狹又與二浦漸遠而所泄不能快便若非就湖內圍田上多開湖

道時時修浚二浦并浚近浦諸溝洫接脉通泄衝滌渾潮則此湖淤
澱恐不止于是也吳江長堤又名挽路石塘

王氏曰宜興前輩單諤云昔慶曆二年因風濤多敗漕舟遂接續
築爲長堤橫截五六十里雖時有橋梁而流勢不快江海浦港復
多沙漲又按東坡云松江沿數十里積石壅土築爲挽路建長橋
植干柱于水中水漲之時橋上水尚高尺餘江水不快則海之泥
沙隨潮日積而吳中多水患太湖東岸泄水下吳松江入海第一
要處必于堤間多置木橋多鑿水洞上則通行下則泄水蓋欲仗
其急流奔注江河衝滌泥沙免致水患然猶慮橋柱之阻水今人
多不知此意或便于行路則壩塞湖口或惰于巡防則密置柁樑
此又不止于橋柱之阻水也矧以菱荷魚斷等物障遏防害農
耕必得官司于此處榜示告戒使咸知利害可也按吳郡續圖經

云自太湖東至沿江岸有環曲而爲滙者甚多賴疏淪而免水患
若以今日環曲論之如崑山嘉定地面本在江北松江府地面本
在江南今江南有嘉定之白鶴盤龍崑山之石浦江北有松江楊
林等處未必不由開鑿諸滙舍直就曲而然也及觀嘉禾吳郡二
志有白鶴滙者乃昔嘉祐年間李兵部復圭崇寧間郝漕使亶宣
和年間趙提舉霖三次開浚又有顧滙浦乃沈諫議主之開浚又
有千墩金城諸滙者乃儒者傳肱乞行疏決又有盤龍滙者按續
圖經云滙其徑纔十里而洄次迂遠逾四十里江流爲之阻遏值
大雨則泛濫旁蓄淪稼穡壞屋廬范文正公嘗經度之至寶元年
中葉內翰清臣按漕本路醜爲新渠道直流速水患遂弭推原此
滙皆由上源閉塞湖流遲緩潮沙積聚而成今有河沙滙者漲塞
江心阻水太甚民尤病之不比昔年諸滙近在岸傍可以浚治却

有新華觜分莊觜嚴家觜暴漲爲害俱在江邊可以擇其要害者
鑿開葢觜卽滙之異名也鑿而通之可免水旱二者之患
明設都水官專治水利

成祖未樂間戶部尚書夏原吉以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嘉湖常三
郡土田下者少高者多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餘里納杭湖宣歙諸州溪
澗之水散注澱山等湖以入三泖項爲浦港湮塞滙流漲溢傷害苗稼
拯治水法要在浚滌吳松諸浦港泄其壅遏以入于海乃疏言臣按吳
淞江舊袤二百五十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屢
疏導之然當潮汐之衝沙泥淤積屢浚屢塞不能經久自吳江長橋至
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云疏通多有淺窄之處自下界抵上海縣南
陰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湖沙壅障菱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卽開浚工費
浩大且灑沙淤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之劉家港卽

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之白茅港徑入大江皆係大川水流迅急宜浚
吳淞江南北兩岸安亭等浦港以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茅二港使直
注江南又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今下流壅塞難卽疏濬傍有范
家浜至南陰浦口可逕達海宜浚令深闊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
此卽禹貢三江入海之跡俟旣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
歲水涸之時修築圩岸以禦暴流如此則事功有成下民爲便上從其
言

世宗嘉靖二十二年巡按呂光洵疏修水利五事一曰廣疏濬以備儲
泄葢三吳之地古稱澤國其西南翕受太湖陽城諸水形勢尤卑而東
北際海岡隴之地視西南特高大抵高者其田常苦旱卑者其田常苦
澇昔人治之高下曲盡其制旣于下流疏爲塘浦導諸湖之水由北以
入于江由東以入于海而又畝引江潮流行于岡隴之外是以儲泄有

法而水旱皆不爲患近年以來縱浦橫塘多湮塞不治惟二江頗通一
日黃浦二日劉家河然太湖諸水源多而勢盛二江不足以泄之而岡
隴支河又多壅絕無以資灌溉于是高下俱凶歲常告災臣據各府
所報河浦湮塞之處在下流者以百計而其大者六七所在上流者亦
以百計而其大者十餘所治之法當自要害者始其先治澱山等處一
帶茭蘆之地導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淞江并
太石趙屯等浦泄澱山之水以達于海濬白茆港并鮎魚口等處泄昆
承之水以注于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泄陽城之水以達于江又道田間
之水悉入于大浦使流者皆有所歸而滯者皆有所泄則下流之地治
而滂無所憂矣于是乃濬臧村等港以溉金壇濬溧溧等河以溉武進
濬艾祁通波以溉青浦濬顧浦吳塘以溉嘉定濬大瓦等浦以溉崑山
之東濬許浦等塘以溉常熟之北二日修圩岸以固橫流未轉運使王

純臣常令蘇吳作田墾禦水民甚便之而司農丞郊賈亦云治河以治
田爲本其說多可採行臣常詢問故老皆云二三十年以前民間足食
無事歲時得因其餘力營治圩岸而田益完美近年空乏勤苦救死不
贍不暇修繕故田圩漸壞而歲多水災蓋吳下之田以圩岸爲存亡失
今不治則坍沒日甚而農業日蹙矣宜令民間如往年故事每歲農隙
各出其力以治圩岸高則田固雖有霖潦不能爲害且足以制諸湖之
水不得漫行而咸歸于河浦則河浦之水高于江江之水高于海不待
决泄自然湍流而岡隴之地因江水稍高又得畎引以資灌溉蓋不但
利于低田而已三日復板閘以防淤澱河浦之水皆自平原流入江海
水漫而潮急沙隨浪湧其勢易淤不數年卽沮洳成陸歲歲修之則不
勝其費昔人權其便宜去江海十餘里或七八里夾流而爲閘平時隨
潮啓閉以禦淤沙歲旱則閉而不啓以蓄其流歲澇則啓而不閉以宣

其濫志稱置閘有三利益謂此也而宋臣郊僑亦云漢唐遺跡自松江而東至于海又導海而北至于楊子江又沿江而西至于江陰界一河一浦大者皆有閘小者皆有堰臣按郡志蓋與僑之言頗合然多堙廢以是推之凡河浦入海之地皆宜置閘然後可以久而不壅蓋不獨數處爲然也四曰量緩急以處工費夫經略得宜則事易集施爲有漸則民不煩往歲凡有興作皆併役于一時是以功未成而財力告匱爲今之計宜令所在有司檢勘某水利害大某水利害小某水最急某水差緩其最大而急者卽今歲修之次者明年修之其次者又明年修之則興作有序民不知勞而其功費之次亦可以先期而集矣但方今歲時荒歉公私俱絀略倣宋臣范仲淹以官糧募飢民修水利之法則官不徒費民不徒勞所謂一舉而兩利者也夫計利害者必權其輕重四府所入歲不下數百萬而今年一遇災傷放免卽三四十萬他日流亡逋

負不能追徵者又不知幾十萬以疏濬之費准其凶荒陰耗之實其孰得孰失孰多孰寡皆不待較而知也五曰重委任以冀成功夫論事非難而建事爲難建事非難而成事爲難臣嘗仰稽先朝大臣奉命經理吳中者凡數十餘人其有功于水者殆亦不過數人惟正統間巡撫侍郎周忱功效最著吳民至今思之夫忱之才固自有過人者蓋亦先朝委任特專而歷年又久故忱得以盡行其志近來江南數被水患輒遣大臣疏治多欲以歲月成功故雖賢者亦不暇爲國遠慮此臣所謂成事之難也臣願申明先朝委任周忱事例特勅撫臣務爲長久之計凡一應錢糧夫役與夫疏治經略之宜工程緩急之序聽其以便宜從事而責其成功焉則事有定規人有定志而成功可期矣此五者治水之要也

穆宗隆慶三年巡撫海公瑞題請濬治吳淞江修復水利疏稱吳淞江

續文獻通考卷之八十一
盡洩太湖之水由黃浦入海近年以來水利臣曠職不修撫按亦不留
心潮泥日積通道填淤太湖因之奔湧四溢勢所必至為害之大滄沒
禾畝如嘉靖四十年今隆慶三年滄沒漂汜之患亦時有之是吳淞江
一水國計所需民生攸賴修之舉之不可一日緩也
神宗萬曆十五年以吳中歲遭水患奏請特設水利副使一員專管江
南水利駐劄松江

屯田

宋寧宗嘉定七年以京西屯田募人耕種

王氏曰吳玠平蜀以軍儲不繼治褒城堰為屯田民謂不便因郭
大中言約中其數使民自耕而歲入多于屯田

十五年詔江淮荆襄四川制置監司條畫營田來上

司封郎中魏了翁上疏言古人守邊備塞可以紓民力而老敵情惟

務農積穀最為要道姑以蜀事為陛下陳之則三邊固可類推矣臣
竊謂有屯田有墾田二者相近而不同墾田者何大兵之後田多荒
萊如諸路有閒田寺觀有常住皆當廣行招誘使人開墾因可復業
則耕獲之實效往往多于屯田蓋並邊之地久荒不耕則穀貴貴則
民散散則兵弱必地闢耕廣則穀賤賤則人聚聚則兵強此理所必
然也惟毋責屯田之虛名而先究墾田之實利則庶幾矣臣請試陳
今日所當墾之田如利之西路則皂郊之內湫池諸谷水關之內崖
石諸鎮利之東路則洋川之內青座華陽鳳集之內盤車諸嶺大率
昔為膏腴今成荒蕪至于金州近襄亦多有之其田去口或百里或
二三百里有高山大陵之險可據有原堡兵戍之援可恃亦有賊騎
從來所不曾至之處若更得土豪之助則指日可成今聞三路土豪
之為忠義者有願自備費用自治農器自辦耕牛自用土人各隨便

利趁時開墾及秋布種其間亦有願略資官司給助者亦自不多若聽其施工略計所耕可數千頃則明年此時便收地利縱官未立額或量行輸租潛裕兵民使漸食賤粟比之頃歲人苦斛貴官苦糴貴其利害豈不萬萬相絕乎况耕田之民又皆可用之兵不數年間邊食既豐兵丁亦足萬一有警呼吸成聚家自爲守人自爲戰比于倉卒遣兵戍守亦萬不侔若是則雖無屯田之名而有屯田之實無養兵之費而又可潛制驕蹇之兵不惟不畏殘口亦可不畏他盜積以歲月則今之墾田又可爲後之屯田今之耕夫可爲後之精兵救蜀大弊爲蜀永圖無出于此若夫屯田則先督諸將修葺原堡候畢日併將極邊荒田盡數耕播行之以漸要之以久不數年間邊備隱然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保蜀之策無大于此

理宗紹定五年正月以孟珙爲京師兵馬鈐轄珙翔平堰于棗陽自城至軍西十八里由入壘河經漸水側水跨九阜建通天槽八十有三丈溉田十萬頃立十莊三轄使軍民分屯邊儲豐物

嘉熙四年七月以孟珙爲四川宣撫司兼知夔州節制歸陝鼎豐州軍馬珙遂大興屯田令流民于江上七十里內分田以耕遇警則用以守江于邊城三五十里內亦分田以耕遇警則用以守城在砦者則耕四野之田而用以守砦田在官者免其租在民者以所收十之一二歸其主俟三年事定則各還元業

遼太宗會同五年正月詔以契丹分屯南邊
統和時耶律昭坐事流西北部撻凜招致門下問曰今軍旅甫罷三邊晏然惟阻卜伺隙而動討之則路遠難致縱之則邊民被掠增戍兵則餽餉不給欲苟一時之安不能終保無虞計將安出昭以書答曰竊聞治得其要則仇敵爲一家失其術則部曲爲行路夫西北諸

部每當農時一夫爲偵候一夫治公田一夫給糶官之役大率四丁無一室處芻牧之事仰給妻孥一遭寇掠貧窮立致春夏賑恤吏多雜以糠粃重以拮克不過數月又復告困且畜牧者富國之本有司防其隱沒聚之一所不得各就水草便地兼以逋亡戍卒隨時補調不習風土故日瘠月削馴致耗竭爲今之計莫若賑窮薄賦給以牛種使遂耕獲置游兵以防盜掠頒俘獲以助伏臘散畜牧以就便地期以數年富強可望然後練簡精兵以備行伍何守之不固何動而不尅哉撻凜然之

興宗重熙中西蕃多叛欲爲禦守計命耶律唐古督耕稼以給西軍唐古率衆田臚胸河側歲登上熟移屯鎮州凡十四稔積粟數十萬斛每斛不過數錢

金制屯田戶佃官地者有司移猛安謀克督之

章宗明昌二年三月勅當軍人所受田止令自種力不足者方許人承佃亦止隨地所產納租不願承佃者毋強八月勅隨處係官閒田百姓已佃者仍舊未佃者付屯田猛安謀克

貞祐初田琢上疏略曰臣聞古之名將雖在征行必須屯田趙充國諸葛亮是也古之良吏必課農桑以足民黃霸虞詡是也方今曠土多游民衆乞明勅有司無蹈虛文嚴升降之法選能吏勸課公私皆得耕墾富者備牛出種貧者備力服勤若又不足則教之區種期于盡闢斯已官師圍牧勢家兼并亦籍其數授之農民寬其負筭息其徭役使盡力南畝則蓄積歲增家給人足富國強兵之道也

元初用兵征討遇堅城大敵則必屯田以守之海內旣一于是內而各衛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資軍餉或因古之制或以地之宜其爲慮蓋甚詳密矣大抵芍陂洪澤甘肅瓜沙因昔人之制其地利益不減于舊

和林陝西四川等地則因地之宜而肇為之亦未嘗遺其利至于雲南八番海南海北雖非屯田之所而以為蠻彝腹心之地則又因制兵屯旅以控扼之由是天下無不可屯之兵無不可耕之地

明初兵荒之後民無定居耕稼盡廢命諸衛分軍于龍江等處及邊境荒田撥軍屯種歲收子粒為官軍俸糧自是立法漸密徧于天下每軍種田五十畝為一分或有多寡不等者大率衛所軍士以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又有二八一九四六中半等例皆隨地而異其耕種器具牛隻皆給于官

太祖洪武三年中書省臣奏太原朔州等衛所屯田士卒官給牛種者請十稅其五自具牛種者稅其四上曰邊軍勞苦能自給足矣猶欲收其稅乎勿徵

六年太僕寺丞梁埜僊帖木兒言黃河迤北寧夏所轄境內及四川西

南至船城東北至塔灘相去八百里土田膏沃舟楫通行宜命重將鎮之俾招集流亡務農屯田什一取稅兼行中鹽之法可使軍民足食從之

成祖永樂三年更定屯田則劄令各屯置紅牌一面寫刊于上

王氏曰軍國之事備邊為急備邊之務兵食為先屯田之法乃足食足兵之要道而通商中鹽則又所以維持屯田于不壞者也洪未間純任此法所以邊圉富強不煩轉運而蠲租之詔無歲無之後來屯田鹽法漸非其舊而邊餉不足軍民俱困矣

宣宗宣德五年八月遣吏部郎中趙新刑部郎中劉澤工部郎中張琰禮部員外郎吳政等經理屯田

先是尚書黃福請于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種積糧以充國用上命戶部兵部議至是戶書郭資兵書張

本等言于緣河屯田實爲便宜自鳳陽淮安以北及山東河南北直隸近河二百里內通舟楫處擇荒田驗丁冊令官給以牛仍支官錢收買農器如此則軍民樂于用力但山東近年旱饑流民初復故業官軍亦多有差役宜先遣官往同有司按視田地以俟開墾上從之遂遣新等經理仍命福總其事既而本等惑于人言今軍民各有常業若復分撥點差未免勞擾本以聞于上事竟不行

王氏曰按黃福之言不但可以屯種雜糧雖江南之秔稻亦可植也山東通濟沁泗沂諸水河南鑿汝蔡洹息諸渠陝西濬涇渭漆沮諸流則西北之田皆秔稻矣奈何經畫疆理既無西門豹鄭國之徒而築舍道傍之言又紛紛也于是軍國之賦盡仰給于東南東南民力烏得而不竭哉

景皇帝景泰三年四月學士商輅上言邊務訪得口外田地極廣因先

前在京功臣等官將口外附近各城堡膏腴田地占作莊田其諸空閒田地又被鎮守總兵叅將并都指揮等官占爲己業軍士無近便田地可耕夫且耕且守如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皆有已行之明效今日守邊之要莫善于此若舍屯種之外而欲邊城充實雖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奈軍士數多歲月久遠亦難繼矣事下該司議行

王氏曰按王鏊曰國家邊費最大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趙充國留田湟中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卒坐困西羌唐韓重華營田之利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于中受降城歲省錢千三百萬緡此前事之明效也今三邊之地固在而人以爲不可行者何哉鏊之此論誠當今急務也

武宗正德四年劉瑾既止各邊年例銀兩又不令商人在邊輸納鹽課

邊儲遂大匱乏因詢國初如何充足議者以爲屯田修備故軍食自足後爲勢家所占以此軍不自給瑾遂慨然修舉屯田分遣御史胡汝礪周東楊武顏頤壽等往各邊丈量屯田以清出地畝數多及追完積逋者爲能否則罪之

王氏曰鹽法舊令商人上納本色則商人佃種邊地不致荒蕪鹽課有資屯糧自辦苟不復鹽法止清屯田則邊人無力耕種子粒仍無從出適擾貧軍以釀亂耳

世宗嘉靖二十五年甘肅巡撫楊博以罕東屬彝爲土魯番所逼于白城威魯金塔諸所築城堡遷之遠塞且五百里積患頓消又請修復河西屯田分濟龍首渠故道聽民蓄畜寬以十年而後徵租貸以牛具穀種人爭應令墾田萬餘頃

王氏曰漢之屯田止于數郡宋之屯田止于數路唐雖有九百九

十二所亦無實效惟明太祖加意于此視古最詳考其迹則衛所有閒地卽分軍以立屯非若歷代于軍伍之外分兵置司者也考其制則三分守城七分屯種以言其數則外而遼東一萬二千三百八十六頃內而極安如浙江者亦有二千二百七十四頃一十九畝零推之于南北二京衛所陝西山西諸省尤極備焉則其于所謂數路數郡九百九十二所者又豈足以比之哉

王鏊邊屯論曰按趙充國屯田之奏曰計度臨羌東至浩疊羌彝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又言北邊自燉煌至遼東一萬一千五百餘里故有吏卒數千人彝不能攻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以爲屯田唐元和中振武軍飢宰相李絳請營田乃使韓重華爲水陸運使給耒耜與牛耕傍堡便近地方連歲大熟軍不復飢又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

頃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過雲州界極于中受降城秋果倍收歲省
度支錢千三百萬此又近事之效也今獨不可行乎

神宗萬曆二十四年蘇州府吳縣武舉徐世昌奏馭彝之策至要莫先
于練兵至難莫甚于足食此今日防邊之患不可一日不講者也陳屯
田利國八事一曰勅將領分屯以爲士卒之倡二曰簡老弱以立久屯
之策三曰募善耕以教耕種之法四曰杜賸寇以消鼓噪之變五曰積
餘糧以免帑藏之費六曰清屯政以建久安長治之策七曰固屯田以
備車戰之法八曰植屯樹以限彝馬之馳突夫此八者雖非驚世駭俗
之見神輸鬼運之奇蓋因天地自然之利而盡裁成輔相之道矣

官田

宋理宗景定四年買公田于浙西
賈似道以國計困于造楮富民困于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

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卿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
中侍御史陳堯道曹孝慶上疏言三邊屯列非食不飽諸路和糴非
楮不行旣未免于廩兵則和糴所宜廣圖旣未免于和糴則楮弊豈
容縮造爲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軍食重楮價者莫若行祖宗限
田之法以官品計頃以品格計數下兩浙江東南和糴去處先行歸
併詭析後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
一千萬畝之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米其于軍餉沛然有餘
可免和糴可足軍餉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
五利興矣帝從之

王氏曰按宋史初買公田猶有抑強嫉富之意繼而敷派除二百
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
一石償十八界會之四十浙西之田石租至有直千緡者亦就此

價價錢稍多則給銀絹各半又多則給以度牒告身民失產而得
 虛告吏又恣為操切浙中大擾民之破家失業者甚眾至有本無
 田而以歸併抑買自經者由是浙西六郡買田三百五十餘萬畝
 又按賈似道言公田已成若復以州縣總之恐害不除而利不可
 久請以江陰平江公田隸浙西憲司安吉嘉興公田隸兩浙運司
 常州鎮江隸總所每歲秋租輸之官倉特與饒減二分或水旱則
 別議放數仍立四分司以主管公田繫銜平江嘉興安吉各一員
 鎮常江陰共一員每鄉置官莊一所民為官耕者曰官佃為官督
 者曰莊官莊官以富饒者充應兩歲一更每租一石明減二斗不
 許多收其毘陵澄江一時迎合止欲買數之多凡六七斗皆作一
 石及收租之際元額有虧則取足于田主遂為無窮之害或田有
 磽瘠及租佃頑惡之處又從而責換于田主其禍尤慘

恭帝德祐元年陳宜中奏乞罷浙西公田給還元主帝從之

王氏曰按南渡後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興而諸籍沒官
 田募民耕者皆仍私租舊額每失之重輸納之際公私事例迥殊
 私租額重而納輕承佃猶可公租額重而納重則佃不堪命州縣
 胥吏與倉庫百執事之人皆得為侵漁季世金人乍戰乍和戰則
 軍需浩繁和則歲幣重大國用常苦不繼于是因民苦官租之重
 命有司括賣官田以給用其初弛其力役以誘之其終不免于抑
 配此官田之弊也嘉定以後又有所謂安邊所田乃籍沒權倖者
 而圍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隸焉田收其租以助歲幣至景定中又
 買民戶踰限之田謂之公田乃殿中侍御史陳堯道等建議以省
 和糴丞相賈似道力主之異議者皆被斥有司催督至以肉刑從
 事天下嗟怨慧見求言凡言買田者皆被斥德祐元年三月乃詔

續文獻通考卷之六十一
公田稔怨召禍十有餘年自今並給田主令率其租戶爲兵而國
亡矣

金海陵正隆元年二月遣刑部尚書紇石烈婁室等十一人分行大興
府山東真定府拘括係官或荒閒牧地及官民占射逃絕戶地戍兵占
佃官籍監外路官本業外增置土田及大興府平州路僧尼道士女冠
等地盡以授所遷之猛安謀克戶且令民請射而官得其租

世宗大定十年四月禁侵耕圍場地

十九年十二月謂宰臣曰亡遼時所撥地與本朝元帥府已嘗拘籍矣
民或指射爲無主地租地及新開荒爲已業者可以拘括其間播種歲
久若遽奪之恐民失業因詔括地官張九思戒之復謂宰臣曰朕聞括
地事所行極不當如皇后莊太子務之類止以名稱便爲官地百姓所
執憑驗一切不問其相鄰冒占官地復有幸免者能使軍戶稱足民不

失業乃朕之心也

元武宗至大元年諭諸人賜田悉令還官

張珪上疏曰天下官田歲入所以贍衛士給戍卒自至元三十一年
以後累朝以是田分賜諸王公主駙馬及百官宦者寺觀之屬遂令
中書酬直海漕虛耗國儲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姦吏賦官催甲斗
級巧各多取又且驅迫驛傳徵求餼廩折辱州縣償補逋負至倉之
日變鬻以歸官司交忿農民窘窳臣等議惟諸王公主駙馬寺觀如
所與公主桑哥刺及普安三寺之制輸之公廩計月直折支以鈔令
有司兼領輸之省部給之大都其所賜百官及宦者之田悉拘還官
著爲令時不能從

泰定帝泰定三年以湖廣官田賜民耕墾人三頃仍給牛具
宣宗貞祐三年諭宰臣以沿淮塘路以南地向授民業今爲豪勢據奪

續文獻通考卷之十一
者今有司察之

時徙河北軍戶家屬於河南糧食未有所處分遣官聚耆老問之或益賦或與田二者孰便所遣官言農民並稱比年以來租賦已重若更益之力實不足不敢復佃官田願以給軍于是尚書高汝礪奏曰遷徙軍戶一時之事也民佃官田遠久之利也河南民地官田計數相半又多全佃官田之家墳塋莊井俱在其中率皆貧民一旦奪之何以自活夫小民易動難安一時避賦遂有此言及其與人即前日之主今還爲客能無悔乎悔則忿心生矣如山東撥地時腴田沃壤盡入勢家瘠惡者乃付貧戶無益于軍而民則有損至于互相憎疾今猶未已前事不遠足爲明戒惟當倍益官租以給軍糧之半復以係官荒田牧馬草地分給軍戶庶乎軍有所濟而民亦不至大害詔從之

元成宗元貞元年詔括隱漏公田 文宗時朶耳直班乞均公田

明武宗正德十六年罷皇莊及官莊等

先是正德年來奸猾無籍之徒妄將軍民田土指作空閒投獻近侍勢要之官具奏建爲皇莊或爲勳戚奏討爲莊已而管莊官校人等乘機侵奪藉勢混賴臨近居民稱苦甚矣是年世宗卽位底蘊以爲言上聞之惻然遂有是命

夏言疏云各官莊田祖宗以來未之有也惟天順八年以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太監曹吉祥抄沒地一處撥爲宮中莊田其地原額一十頃一十三畝初吉祥占過軍民地二十四頃八十七畝共三十五頃今次查勘又占過民田見在共七十五頃此則官闡莊田之始而數年之間侵占之數過于原額已十倍矣舉此一處其他可知至成化間惟增寶坻縣王甫營莊田一處原係會州衛草場弘治間止增

續文獻通考卷之十一
豐潤新城雄縣莊田三處至弘治十八年乃孝廟升遐之后先帝踐
昨之初一月之間建立皇莊七處皇莊自此之後設立漸多而皇莊之
名始著然皇莊既立則有管理之太監有奏討之旗校有跟隨之名
色每處動至三四十人其初管莊人員及裝運租稅俱是自備車輛
夫馬不干有司正德元年以來權奸用事朝政大壞于是有符驗之
請關文之給經過州縣有餼廩之供有車輛之取有夫馬之索其分
外生事巧取財物又有言之不能盡者及抵所轄莊田處所則不免
擅作威福肆行武斷其甚不靖者則起蓋房屋架搭橋梁擅立關隘
出給票帖私刻關防凡民間撐駕舟車牧放牛馬採捕魚蝦螺蚌莞
蒲之利靡不括取而鄰近地土則展轉移築封堆包打界址見畝徵銀
本土豪猾之民投爲莊頭撥置生事幫助爲虐多方掊剋獲利不貲
輸之官闈者曾無十之一二而私人囊橐者蓋不啻什八九矣此可

爲太息流涕者今讀勅旨猶有曰係皇莊者解部類進臣竊有疑焉
蓋謂今四海九州之貢賦山林川澤之物產凡所以納之司農輸之
內帑何者而非所以奉一人者乎孟子曰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
養又何者而非所以奉重闈慈闈四宮乎祖宗以來官闈一切供用
自有成規顧可屈萬乘之尊下同匹夫以侵畝畝之業辱宮壺之貴
雜于閭閻以爭升斗之利其何以訓天下示後世也哉且皇之一字
加于帝后之上爲至尊莫大之稱今奸佞之徒假之以侵奪民田則
名其莊曰皇莊假之以罔求市利則名其店曰皇店又其甚者假以
阻壞鹽法則以所販之鹽名爲皇鹽卽此三言足以傳笑天下貽譏
後世仰惟陛下一切掃除勅該部大臣查照臣等勘報文冊將在京
附郭大興等地方各官莊田原不係占奪民田不滿數十頃者請改
爲各官親蠶廠公桑園等項名額令有司種植桑柘以備宮中蠶事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
其餘一應莊田盡弛以利民或勒歸戶部造入版籍令民照舊輸糧
以爲在官地土仍榜示中外盡削皇莊及各官莊田之名一洗四朝
之弊永垂百代之休議入從之

續文獻通考鈔卷之一終

續文獻通考鈔卷之二

古燕 羅 森約齋定

史以甲子仁鈔

雲間 王 圻元翰輯

李 蘅杜若正

秦郵 孫宗彞孝則鑒

廣陵

叢中蘊含英閱

錢幣考

史 奭壽平較

宋寧宗嘉定七年十二月復罷同安監鑄錢

十六年申嚴船舶銅錢禁

青田縣主簿陳耆卿奏言錢猶母也楮猶子也母子所以相權不可
重子而輕母也夫有錢而後有楮其楮益多則其壅滯益甚甚則稱
提之說興焉楮日多錢日少禁楮之折閱者日嚴而禁錢之漏泄者
日寬非果寬也寬於大而獨嚴於小則雖謂之寬可也閩閩之間有

腰百金以出者吏卒已目送之積而至於數百則攜撫之鞭笞之矣
高檣巨舳出没江海有豪家窟穴其中則人不敢仰視間能捐毫末
以餌邏卒則如履康莊矣若是者知幾數百邪夫豪家之弊猶可言
也富商之弊不可言也豪家泄之於近而富商泄之於遠泄於近猶
在中國也泄於遠則轉及外國而不可復返矣夫錢既日耗則其命
遂歸於楮其弊遂積於楮而上下之間遂一切併力於楮不知楮之
所以難行者不獨以楮之多而亦正以錢之少也存者既少藏者愈
牢故雖以重法欲散出之彼將曰吾之錢吾所自有吾所藏也彼以
中國之所有而散之外國上不之禁而何以咎我是故家可空身可
辱而心不可服盍亦反其本乎故臣以爲今日之務不專在於稱提
楮幣又在於稱提銅錢也蓋今銅錢之法大率犯者罰輕而捕者賞
輕犯者罰輕則人易爲姦捕者賞輕則吏不盡力臣愚欲望聖慈申
飭攸司嚴漏泄之憲優掩獲之典其捕至若干者特與附類獲盜改
秩以風厲之庶幾各務罄竭以從上之令誠使錢不甚荒則楮不偏
勝此稱提本務也

監察御史陳求魯疏曰議者謂楮便於運轉故錢廢於蟄藏自稱提
之屢更故園法爲無用急於扶楮者至嗾盜賊以窺人之間與峻刑
法以發人之窖藏然不思患在於錢之荒而不在於錢之積夫錢貴
則物宜賤今物與錢俱重此一世之所共憂也番舶巨艘形若山嶽
乘風駕浪深入遐貊返於中國者皆浮靡無用之異物而泄於外國
者乃國家富貴之操柄所得幾何所失不可勝計矣

理宗端平元年五月審計司章謙亨進對奏浸銅事上曰實鐵耳謙亨奏紹
聖間以鉛山膽泉浸鐵爲之令泉司鼓鑄和以三分真銅所以錢不耐

久

會子

宋寧宗嘉定四年以會子折閱不行遣官體訪江浙諸州

講議曰愚讀史記見商君變法易令必立賞徙木以示信於民喟然歎曰信之爲用大矣商君刻薄固不足道然猶知信之不可廢况堂堂大國乎且自中興用楮以來幾年爲界界滿則易法之常也自權臣用兵楮之造印日多而楮之折閱日甚上之人急于稱提故當舊楮之界未滿而新楮之出已頒豪商巨賈囊篋滿藏一旦廢棄盡爲無用之物國失大信人起疑心何怪其畏避而不敢私蓄哉所以新楮頒行之後市井不通反以彌甚小民嗷嗷操楮四走無所易幸而得售不啻如有意外之獲推尋其源皆由上失信而下生疑耳雖復今日遣體訪之使明日罪不收之家豈不均爲紛紛哉
提舉司令民以田高下藏新會子不如令者籍其貲

蔡幼學曰罔民而利吾忍之乎惟有去而已因言錢幣未均稱提無術力求罷去

理宗端平二年二月都省言第十六十七界會子散在民間爲數浩汗會價日損物價日昂詔令封椿庫支撥度牒四色官資付身紫衣師號封贈勅誥副尉減年公據發下諸路監司州郡廣收兩界會子
九月都省言兩界會子數多監司郡守奉行稱提不虔欲下諸路州縣令有官之家簪纓之後及寺觀僧道並按版籍每畝輸十六界會子一貫願納十七界者並從各州截角類解付封椿庫交納從之
寶祐三年九月上曰楮幣何以救之董槐奏以臨安府酒稅專收破會解發朝廷旋即焚毀官司既可通融民間自然減落上然之

宋史曰宗正丞韓祥言壞楮幣者只緣變更救楮幣者無如收減議者云增添紙價寬假工程務極精緻使人不能爲僞者上也禁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
捕之法厚爲之勸厲爲之防使人不敢爲僞者次也諸州守臣多坐稱提失職責降慶元中詔以七百七十錢買楮幣一道及賈似道當國患楮賤作銀關易之銀關行物價益騰踴楮益賤矣

關子

理宗景定五年詔以見錢關子復中興舊法

王氏曰宋史寧宗之世會子壅滯物價踴甚朝廷無如之何至是似道請稱提楮幣改造金銀見錢關子以一準十八界會子三出奉宸庫珍貨收幣會于官廢十七界會子不用其關子之制上一黑印如西字中三紅印相連如目字下兩傍各一小長黑印宛然一賈字

遼人鼓鑄之法先代撒剌的爲夷離董以土產多銅始造錢幣太祖襲而用之遂致富強以開產業太宗置五冶太師以總四方錢鐵石敬瑭又獻沿邊所積錢以備軍實景宗以舊錢不足于用始鑄乾亨新錢錢用流布聖宗鑿大安山取劉守光所藏錢散諸五計司兼鑄太平錢新舊互用由是國家之錢演迤域中所以統和出內藏錢賜南京諸軍司開泰中詔諸道貧乏百姓有典質男女計傭價日以十文折盡還父母每歲春秋以官錢宴享將士錢不勝多故東京所鑄至清寧中方用是時詔諸路不得貨銅鐵以防私鑄又禁銅鐵賣入回鶻法益嚴矣道宗之世錢有四等曰咸雍曰太康曰大安曰壽隆皆因改元易名其肉好銖數亦無所考第詔楊遵勗徵戶部司逋戶舊錢得四十餘萬繼拜樞密直學士劉輝爲戶部使歲入羨餘錢三十萬繼擢南院樞密使其以災沴出錢濟貧乏及諸宮分邊戍人戶雖未有貫朽不可較之積亦可謂富矣至其末年經費浩穰鼓鑄仍舊國用不給雖以海雲佛寺千萬之助受而不拒尋禁民錢不得出境天祚之世更鑄乾統天慶二等新

錢而上下窮困府庫無餘積矣

金初用遼宋舊錢天會末雖劉豫阜昌元寶阜昌重寶亦用之海陵貞元二年遷都之後戶部尚書葉松年請復鈔引法始置印造鈔引庫及交鈔庫皆設使副判各一員都監二員而交鈔庫副專主書押搭印合同之事印一貫二貫三貫五貫十貫五等謂之大鈔一百二百三百四百五百五等謂之小鈔與錢並行以七年爲限納故易新循宋張詠四川交子之法而紓其期亦以銅少權制耳時有欲罷之者有司言交鈔舊同見錢商旅利于致遠往往以錢買鈔蓋公私俱便之事豈可罷去止因有釐革年限不能無疑乞削七年釐革之法令民得常用若歲久文字磨滅許于所在官庫納舊換新或聽便支錢遂罷七年釐革之法交鈔字昏方換法自此始而收歛無術出多入少民寢輕之歎後其法屢更而不能革弊亦始於此焉

交鈔之制外爲闌作花紋其上衡書貫例左曰某字料右曰某字號料號外篆書曰僞造交鈔者斬告捕者賞錢三百貫料號衡闌下曰中都交鈔庫准尚書戶部符承都堂劄戶部覆點勘令史姓名押字又曰聖旨印造逐路交鈔于某處庫納錢換鈔更許于某處庫納鈔換錢官私同見錢流轉其鈔不限年月行用如文字故暗鈔紙擦磨許于所屬官司納舊換新若到庫支錢或倒換新鈔每貫刻工墨錢若干文庫攢司庫副副使俱各押字年月日印造鈔引庫庫子庫司副使各押字上至尚書戶部官亦押字其支錢搭印處合同餘用印依常例

世宗大定十二年正月以銅少命尚書省遣使諸路規措銅貨能指坑冶得實者賞上與宰臣議鼓鑄宰臣曰有言所在有金銀坑冶皆可採以鑄錢臣竊謂工費過于所得數倍恐不可行上曰金銀山澤之利當

與民同惟錢不當私鑄今國家財用豐盈若流布四方與在官何異所費雖多但在民間而新錢日增耳其遣能更經營之左丞石琚進曰臣聞天子之富藏在天下錢貨如泉正欲流通上復問曰古亦有民自鑄錢者乎琚對曰民若自鑄則小人圖利錢益惡薄此古所以禁也二十年二月上聞上京修內所市民物不卽與直又用短錢責宰臣曰如此小事朕豈能周知卿等何爲不察也時民間以八十爲陌謂之短錢官用足陌謂之長錢大名男子幹魯補者上言謂官司所用錢皆當以八十爲陌遂爲定制

宣宗貞祐三年七月改交鈔

河東宣撫使胥鼎上言曰今之物重其弊在于鈔室有出無入也雖院務稅增收數倍而所納皆十貫例大鈔此何益哉今十貫例者民間甚多以無所歸故市易多用見錢而鈔每貫止直一錢曾不及工墨之費臣愚謂宜權禁見錢且令計司以軍需爲名量民力微歛則泉貨流通而物價平矣自是錢貨不用富家內困藏錫之限外弊交鈔屢變皆至窘敗謂之坐化商人往往舟運貿易于江淮錢多人於宋宋人以爲善而金人不禁議者惜其旣不能重無用之楮而又棄自古流行之寶失策孰甚焉

四年七月改交鈔名爲貞祐寶券

八月平章高琪奏更新券與舊券權爲子母而兼行濮王守純以下皆憚改奏曰自古軍旅之費皆取于民向朝廷以小鈔殊輕權更寶券而復禁用錢小民淺慮謂楮幣易壞不若錢可久於是得錢則珍藏而券則函用惟恐破裂而至于廢也今朝廷知支而不知收所以錢日貴而券日輕然則券之輕非民輕之國家致之然也不自量其所支復歛于民出入循環則彼知爲必用之物而自愛重矣今徒患輕而卽欲更造

不惟信令不行且恐新券又同于舊券也既而隴州防禦使完顏寓及
陝西行省令史惠吉繼言券法之弊寓請姑罷印造以見在者流通之
若滯塞則驗丁口之多寡物力之高下而徵之吉言券者所以救弊一
時非可流通與見錢比必欲通之不過多歛少支耳然歛多則傷民支
少則用不足二者皆不可爲今莫若更造以貞祐通寶爲名自百至三
千等之爲十聽各路轉運司印造仍不得五千貫與舊券參用庶乎可
也詔集百官議或主更造或請徵歛或謂止當如舊或謂二者可並行
上以衆議不決厭之乃詔如舊舒其徵歛之期未幾竟用惠吉言造貞
祐通寶

興定元年五月以鈔法屢變隨出而隨壞製紙之桑皮故紙皆出於民
至是又甚艱得遂令計價但徵寶券通寶名曰桑皮故紙錢謂可以免
輸輓之勞而省工物之費也

時高汝礪上疏極言其害畧曰河南調發繁重所徵租稅三倍于舊
僅可供億而今年五月省部以歲收通寶不克所用乃于民間歛桑
皮故紙鈔七十萬貫以補之又太甚矣而近又以通寶稍滯又增兩
倍河南人戶農居三之二今年租稅徵尚未足而復令出此民若不
糶當納之租則賣所食之粟舍此將何得焉今所急而難得者芻糧
也出于民而有限可緩而易爲者交鈔也出於國而可變以國家之
所自行者而強求之民將若之何向者大鈔滯則更爲小鈔小鈔敝
則更爲寶券寶券不行則易爲通寶變制在我尚何煩民哉既悉力
以奉軍而不足又計口計稅計物計生殖之業而加徵若是其剝彼
不能給則有亡而已矣民逃田穢兵食不給是軍儲鈔法兩廢矣臣
非於鈔法不加意非故與省部相違也但以鈔滯物貴之害輕民去
軍饑之害重耳時不能用

哀宗天興二年十月印天興寶會于蔡州自一錢至四錢四等同見銀流轉

史臣曰金人銅錢交鈔之弊蓋有甚者初用遼宋舊錢正隆而降始議鼓鑄民間銅禁甚嚴銅不給用漸興窰冶凡產銅地脉遣吏境內訪察無遺且及外界而民用銅器不可缺者皆造于官而鬻之既而官不勝煩民不勝病乃聽民冶銅造器而官爲立價以售此銅法之變也若錢冶之變則鼓鑄未廣歛散無方已見壅滯初恐官庫多積錢不及民立法廣布繼恐民多匿錢乃設存留之限開告許之路犯者繩以重法卒莫能禁州縣錢艱民間自鑄私錢苦惡特甚乃以官錢五百易其一千其策愈下及改鑄大錢所準加重百計流通卒莫獲效濟以鐵錢鐵不可用權以交鈔錢重鈔輕相去懸絕物價騰踴鈔至不行權以銀貨銀弊又滋救亦無策

遂罷銅錢專用交鈔銀貨然而二者之弊乃甚於錢在官利于用大鈔而大鈔出多民益見輕在私利于得小鈔而小鈔入多國亦無補於是禁官不得用大鈔已而恐民用銀而不用鈔則又責民以鈔納官以示必用先造二十貫至百貫例後造二百貫至千貫例先後輕重不倫民益眩惑及不得已則限以年數限以地方公私受納限以分數由是民疑益深其間易交鈔爲寶券寶券未久更作通寶準銀并用通寶未久復作寶泉寶泉未久織綾印鈔名曰珍貨珍貨未久復作寶會訖無定制而金祚亡矣

元太宗時有于元者奏行交鈔耶律楚材曰金章宗時初行交鈔與錢通行有司以出鈔爲利收鈔爲諱謂之老鈔至以萬貫惟易一餅民力困竭國用匱乏當爲鑒戒今印造交鈔宜不過萬錠從之
憲宗時立交鈔提舉司印鈔以佐經用

世祖中統元年采兒直班乞鑄錢幣初行中統寶鈔

至元十二年禁私造銅器

十三年平宋回至揚州丞相伯顏令搜檢將士行李所得撒花銀子銷鑄作錠每重五十兩銀錠上字號揚州元寶後朝廷亦自鑄至元十四年者重四十九兩十五年重四十八兩遼陽元寶乃至元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征遼東所得銀子而鑄者

雲南行省言雲南貿易與中州不同鈔法實所未諳莫若以交會貳子公私通行庶為民便從之

十四年四月禁江南行用銅錢

時盧世榮入中書自謂生財有法用其法當財倍增而民不擾翰林學士董文用謂曰此錢取於右丞家耶將取之民耶取於右丞則吾不知若取於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以獻

主者固悅其得毛多然羊無以避寒熱既死且盡毛又可得乎民財有限右丞將盡取之得無有日剪其毛之患乎世榮不能對

二十四年三月更造至元寶鈔

成宗大德九年以鈔萬錠給雲南行省命與貳參用其貳非出本土者

同偽鈔論按雲南貳以一為庄四庄為手四手為苗四苗為橐

武宗至大二年樂實言鈔法大壞請更之圖新鈔式以進乃更造銀鈔頒行之

三年尚書省言以銀鈔為母至元鈔為子宜與銅錢通行大都立資國院山東河東遼陽江淮湖廣四川立泉貨監六產銅之地設提舉司十九鑄錢曰至大通寶者每一文准銀鈔一釐曰大元通寶者每一文准至大錢十文與歷代錢通用其當五當三折二並以舊數用之

四年時仁宗即位未改元罷至大錢鈔世祖嘗以錢幣問太保劉秉忠對曰錢

用于陽楮用于陰華夏陽明之區沙漠幽陰之域今陛下龍興沙漠君
臨中夏宜用楮幣俾子孫世守之若用錢四海且將不靖遂絕不用錢
迨武宗頗用之不久輒罷

朶兒只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爲廢置銀鈔固當廢銅錢
與楮幣相權而用之昔之道也國無棄寶民無失利錢未可遽廢
也

元史曰鈔始于唐之飛錢宋之交會金之交鈔其法以物爲母鈔
爲子子母相權而行卽周官質劑之意也元初倣唐宋金之法有
行用鈔其制無文籍可考世祖中統元年始造交鈔以絲爲本每
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諸物之直並從絲例是年十月又造中
統元寶鈔其文以十計者四曰一十二二十三十五十以百計者三
曰一百二百五百以貫計者二曰一貫二貫每一貫同交鈔一兩

二貫同白銀一兩又以文綾織爲中統銀貨其等有五曰一兩二
兩三兩五兩十兩每一兩同白銀一兩而銀貨蓋未及行云五年
設各路平準庫主平物價使相依準不至低昂仍給鈔一萬二千
錠以爲鈔本至元十二年添造釐鈔其例有三曰二文三文五文
初鈔印用木爲板十三年鑄銅易之十五年以釐鈔不便於民復
命罷印然元寶交鈔行之既久物重鈔輕二十四年遂改造至元
鈔自二貫至五文凡十有一等與中統鈔通行每一貫文當中統
鈔五貫文依中統之初隨路設立官庫貿易金銀平準鈔法每花
銀一兩入庫其價至元鈔二貫出庫二貫五文赤金一兩入庫二
十貫出庫二十貫五百文僞造者處死首告者賞鈔五錠仍以犯
人家產給之其法爲最善至大二年武宗復以物重鈔輕改造至
大銀鈔自二兩至二釐定爲一十三等每一兩準至元鈔五貫白

銀一兩赤金一錢元之鈔法至是蓋三變矣大抵至元鈔五倍於中統至大鈔又五倍於至元然未及期年仁宗卽位以倍數太多輕重失宜遂有罷銀鈔之詔而中統至元二鈔終元之世蓋嘗行焉其制之大畧如此若錢自九府圖法行於成周歷代未嘗或廢元之交鈔寶鈔雖皆以錢爲文而錢則弗之鑄也武宗至大三年初行錢法立資國院泉貨監以領之其錢曰至大通寶者一文準至大銀鈔一釐曰大元通寶者一文準至大通寶錢一十文歷代銅錢悉依古例與至大錢通用其當五當三折二並以舊數用之明年仁宗復下詔以鼓鑄弗給新舊資用其弊滋甚與銀鈔皆廢不行所立院監亦皆罷革而專用至元中統鈔云

草木子曰元朝止行鈔法而不鑄錢獨至大官裏行至大二等錢當五以蒙古字書小錢以楷書及至正官裏脫脫爲相立寶泉提

舉司鑄至正錢值世道變尋亦罷鑄

順帝至正十年冬十一月更鈔法

初丞相脫脫欲更鈔法乃集省臺兩院共議之先是左司郎中武祺以鈔法不行請如舊凡合支名目於總庫轉支從之至是與吏部尚書僕哲篤迎合丞相意請以鈔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鈔爲母而錢爲子衆皆唯唯惟國子祭酒呂思誠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豈有以故紙爲母而立銅爲子者乎僕哲篤曰錢鈔兼行何如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爲子何者爲母御史劾思誠狂妄左遷湖廣行省左丞遂定更鈔之議以中統交鈔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準至元鈔二貫仍鑄至正通寶錢與歷代銅錢並用以實鈔法至元鈔通行如故令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湧至逾十倍及兵興所在郡縣皆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者皆不行國用由是大乏

草木子曰元世祖中統至元間立鈔法以至元寶爲母中統交爲
子子母相權而行中統二貫準至元二百文一貫準至元一百文
行之四五十年中統以費工本多尋不印行惟獨至元鈔法通行
用以權百貨輕重民甚便之至正間丞相脫脫當承平無事入邪
臣賈魯之說欲有所建立以求名於後世別立至正交鈔料既窳
惡易敗難以倒換遂滯滯不行及兵亂國用不足多印鈔以賞兵
鈔賤物貴無所于授其法遂廢夫元之鈔法卽周漢之質劑唐之
錢引宋之交會金之交鈔當其盛時皆用鈔以權錢及當衰叔財
貨不足止廣造楮幣以爲費楮幣不足以權變百貨遂滯而不行
當今變法宜於府縣各立錢庫貯錢若干置鈔準錢引之制如張
詠四川交子之比使富室主之引至錢出引出錢入以錢爲母以
引爲子子母相權以制天下百貨出之于貨輕之時收之于貨重
之日權衡輕重與時宜之未有不可行之理也當時不知徒加嚴
刑驅窮民以必行所以刑愈嚴而鈔愈不行此元之所以卒於無
術而亡也

鈔法

明初寶鈔通行民間與銅錢兼使立法甚嚴其後鈔賤不行而法尚存
其折祿折俸罪贖及各項則例輕重不等

太祖洪武八年令中書省造大明寶鈔每鈔一貫折銅錢二千文銀一
兩其餘以是爲差其等凡六曰一貫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
百文每鈔四貫易赤金一兩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物貨交易若有以金
銀易鈔者聽凡商稅課錢鈔兼收

二十五年設寶鈔行用庫於東市凡三庫庫給鈔三萬錠爲鈔本倒收
舊鈔收送內府

成祖永樂元年以鈔法不通禁用金銀交易犯者准奸惡論有能首捕者以所交易金銀克賞其兩相交易而一人自首者免坐賞與首捕同宣宗宣德元年令各處贓罰俱折收鈔不分新舊昏軟悉收不願納鈔者聽納本色

英宗正統十三年禁京城各處街市交易行使銅錢阻壞鈔法其在外按察司并巡按御史一體禁約

景皇帝景泰五年令兩京戶部都察院取勘該收鈔貫不分輒爛徑送內府天財庫交納堪中好鈔存收備用不堪之數照例年終會官燒毀孝宗弘治二年令勢要之家賣鈔事覺依律論罪鈔沒官司府州縣官聽從者以枉法論

錢法

國初置寶源局於應天府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錢兼行以四百爲一

貫四十爲一兩四文爲一錢設官專管江西等行省各置貨泉局頒大中通寶大小五等錢設官鑄造

令戶部及各行省鑄洪武通寶錢其制凡五等當十錢重一兩當五錢重五錢當三當二重皆如其當之數小錢重一錢

英宗天順四年令民間除假錢錫錢外凡歷代并洪武永樂宣德銅錢及折二當三依數准使不許挑揀

憲宗成化三年令內外課程俱錢鈔中半兼收如該納一貫者止納鈔一貫不在兼收之例商稅課程船料等項鈔一體兼收銅錢該起運或支給者相兼撥付每一貫收錢四文除破碎并錫錢其餘不拘新舊盡數驗收

世宗嘉靖三十二年令照新式鑄洪武至正德紀元九號錢每號一百萬錠每錠五千文嘉靖錢一千萬錠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
神宗萬曆四年令鑄萬曆通寶錢二萬錠每文重一錢二分五釐七分金背三分火漆

五年令崇文門收稅除二兩以下者盡數收錢二兩以上者亦銀錢中半上納京城各門稅課五城兵馬司房號等項盡數收錢其文武官員支俸照例銀錢關給外餘各項商人應領料價量擬銀八分錢二分并行支給

二十八年工部爲國用不敷覆戶部咨銀錢兼用上曰錢法阻滯因有私鑄低錢淆亂難行又因官不收錢止責民間行使安能流通

續文獻通考鈔卷之二終

續文獻通考鈔卷之三

古燕 羅 森約齋定

史以甲子仁鈔

雲間 王 圻元翰著

李 蘅杜若正

秦郵 孫宗彝孝則鑒

廣陵

程度淵涵有闕

戶口考

史繼尹季陟較

宋理宗端平元年袁甫奏乞蠲漳州歲納丁米錢泉州興化軍一體蠲放從之

陳止齋疏曰身丁錢不知所始臣伏讀御禮則知其爲東南偽制也本朝六路次第歸化所以加惠之者甚厚徃者免婦人有之至淳化三年免寺院行者有之至咸平五年免攝官有之至至道二年免墮亭戶有之至太平興國元年免賃舍寄住者有之至咸平六年免死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三
丁自咸平二年始與除放逃丁自咸平四年始與檢閣又僞命如福州每丁三百二十五自太平興國五年定納錢一百福州長溪有温台等州投過一千七百餘戶二千餘丁每丁亦三百二十五自景德二年定依温台州見納錢二百五十蘇州每丁納米自淳化五年定納錢二百睦州每丁六百九十五處州每丁五百九十四自咸平三年許將絹折納益見僞制各出一時頗亦不等前後勅命大抵多者使寡難者使易不宜有者使無而諸國苛歛漸趨於平至是迺一切蠲去與民更始天聖間侍御史章頴言先帝除放僞命身丁東南之區聖德所被十六年矣放過錢七百餘萬貫而軍國之需不聞匱乏可謂至論

遼民戶之數不甚可考據地里志所載上京道戶八萬七千一百中京道戶一萬九千外不可計者尙多南京道戶二十五萬七千西京道戶十五萬九千太祖初年以兵四十萬攻下河東北九郡獲其生口九萬五千伐女直獲其戶三百先是德祖俘奚七千戶徙饒樂之清河至是創奚刺部分十三縣討東西奚盡有奚霄地東際海南暨白檀西踰松漠北抵潢水凡五部咸入版籍

咸雍時馬人望爲三司度支判官會檢括戶口未兩旬而畢同知留守蕭保先怪而問之人望曰民戶若括之無遺他日必長厚歛之弊大率十得六七足矣保先謝曰君慮遠吾不及也

金制戶有數等有課役戶不課役戶本戶雜戶正戶監戶官戶

役戶無者爲不課役戶女直爲本戶漢人及契丹爲雜戶猛安之奴婢免爲良者止隸本部爲正戶沒入官良人隸官籍監者爲監戶沒入官奴婢隸太府監者爲官戶奴婢戶二稅戶戶以五家爲保戶主推其長充男女二歲

以下爲黃十五以下爲小十六爲中十七爲丁六十爲老無夫爲寡妻妾諸廢篤疾不爲丁凡戶口計帳三年一籍自正月初州縣以里

首猛安謀克則以寨使詣編戶家責手實以實數報縣二月申州司無遠近皆以四月到部呈省凡漢人渤海人不得充猛安謀克戶後變爲通檢又爲推排凡戶隸州縣與隸猛安謀克者其輸納高下又各不同其因戶之園宅車馬牛羊樹藝與藏鏹多寡而徵者謂之物力物力之徵上自公卿大夫下逮民庶無能免也
世宗大定時屢遣使推排物力大抵驗各戶土地牛具奴婢之數分爲上中下三等至章宗承安二年遂定制已典賣物力止隨物推收析戶異居者許令別籍戶絕及困弱者減免新強者詳審增之泰和四年又定分惟遼東從便

宣宗貞祐三年四月詔有司勿拒河北避兵之民所至加存恤

金初法制未定兵革未息貧民多依權右爲苟安多隱蔽爲奴婢者累朝通檢推排至泰和而極盛及衛紹王之時軍旅不息宣宗立而南遷死徙之餘所在爲虐戾戶口日耗軍費日急賦歛煩重皆仰給於河南民不堪命率棄廬田相繼亡去乃屢降詔招復業者免其歲之租然以國用乏竭逃者之租皆令居者代出以故多不敢還宣宗欲懸賞募人捕亡已而復慮騷動遂命依已降詔書已免債逋更招一月違而不來者然後捕獲治罪而以所遺地賜人四年省臣奏河南以歲饑而賦役不息所亡戶令有司招之至明年三月不復業者論如律時河壩爲患烽陣屢警故集慶軍節度使溫迪罕達言亳州舊六萬自南遷來不勝調發相繼逃去所存者曾無十一礪山下邑野無居民矣

元太宗元年始定筭賦中原以戶西域以丁蒙古以馬牛羊

憲宗壬子歲料民丁夫中原凡業儒者試通一經卽不同編戶著爲令儒人免丁此馬正卿始之也

世祖中統二年六月括漏籍老幼等戶協濟編戶賦稅

按太宗丙申年始行絲科之法每二戶出絲一斤并隨路絲線顏色輪於官五戶出絲一斤并隨路絲線顏色輪於本位憲宗乙卯年始定包銀之法初漢民科納包銀六兩至是止徵四兩二兩輸銀二兩折收絲絹顏色等物逮及世祖而其制益詳中統中立十路宣撫司戶籍科差條例然其戶大抵不一有元管戶交察戶漏籍戶協濟戶於諸戶之中又有絲銀全科戶減半科戶止納絲戶止納鈔戶又有攤絲戶儲也速解見所管納絲戶復業戶并漸成丁戶戶既不等數亦不同及平江南其制益廣至元二十八年以至元新格定科差法諸差稅皆司縣正官監視人吏置局均科夫役皆先富強後貧弱貧富等者先多丁後少丁成宗大德六年又命止輸絲戶每戶科俸鈔中錢鈔一兩包銀戶每戶科二錢五分

攤絲戶每戶科攤絲五斤八兩絲料限八月包銀俸鈔限九月布限十月大率因世祖之舊而增損云

初太宗六年甲午減金得中原州郡七年乙未下詔籍民自燕京順天等三十六路戶八十七萬三千七百八十一口四百七十五萬四千九百七十五憲宗二年壬子又籍之增戶三十餘萬世祖至元七年又籍之又增三十餘萬十三年平宋全有版圖二十七年又籍之得戶一千一百八十四萬八百有奇於是南北之戶總書於策者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有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有一而山澤溪洞之民不與焉

明會典凡各處戶口每歲取勘明白分豁舊管新收開除實在總數縣報於州州總報於府府總報於布政司司總呈達本部稽考仍每十年州縣攢造黃冊編排里甲分豁上中下等人戶遇有差役以憑點差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三
若有逃移必須窮究勾取治罪仍令復業

洪武十四年詔定編賦役黃冊之制先是天下戶口未有定籍至是始議編立黃冊十年一輪造各布政司類總解南京戶部入後湖藏之在外各布政司及府州縣各存一本爲照其田地開豁各戶若干其條段四至有官民田地二則係官田者照依官田則例起科係民田者照依民田則例徵收俱黃冊有載賦額適均而力役亦稽此以平矣十年之內田土有出賣則買者聽令增收賣者卽當過割及戶口有消長分曰舊管曰新收曰開除曰實在書於各人戶下如花分詭寄者重法懲之載在戶律彰著甚也地土承兵荒未盡歸田者從民開墾令其自首卽與收之三年後始赴官收科天下府州縣戶口隨田土創編黃冊分豁上中下三等立軍民竈匠等籍使因以受役之輕重而不盡人之力也以一百一十戶爲一里推其中丁糧多者

十人爲里長餘百戶分爲十甲歲役里一人管攝一里之事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每里編爲一冊冊首總爲一圖其田糧不及而附於一甲內者曰畸零不在十戶之限里長輪役十年終而復始故曰排年里甲依次充當至於大小雜泛差役各照人戶之上中下每歲終所在官司審編謂之均徭冊成進戶部布政司及府州縣各存一本

王氏曰國家戶口登耗有絕不可信者如洪武十四年天下承元之亂殺慘流竄不減隋氏之末而戶尙有一千六十五萬有奇口五千九百八十七萬有奇其後休養生息者二十餘年至三十五年而戶減二萬七千有奇口減三百五十七萬有奇何也其明年爲永樂元年則戶一千一百四十一萬有奇口六千六百五十九萬有奇夫是時靖難之師連歲不息長淮以北鞠爲草莽而戶驟

增至七十八萬九千五十餘口驟增至一千二十九萬七千有奇
又何也明年戶復爲九百六十八萬五千有奇口復爲五千九
五萬有奇比之三十五年戶却減九十四萬一千有奇口減五百
三十五萬有奇又何也九年戶九百五十三萬三千有奇口五千
一百四十四萬六千有奇十年戶一千九十九萬二千有奇口六
千五百三十七萬七千有奇僅一年耳而戶口忽增當是安南新
入版圖其戶口之數至十年始上冊籍耳然十一年戶復減一百
三十萬七千有奇口復減一千四百四十二萬七千有奇又大不
可曉也自是休養生息者五十年而爲天順七年戶僅九百三十
八萬五千有奇口僅五千六百三十七萬比於舊有耗而無登者
何也然不一年而戶減二十七萬七千有奇口增四百十二萬九
千有奇其戶口登耗之相反又何也成化中戶不甚懸絕二十二

年而口至六千五百四十四萬二千有奇此盛之極也二十三年
而僅五千二十萬七千有奇一年之間而減一千五百二十三萬
五千有奇又何也弘治十七年口至六千一十萬五千有奇十八
年戶至一千二百九十七萬二千有奇此又盛也不二年而爲正
德元年戶減三百八十二萬一千有奇口減一千三百三十萬三千有奇又何也自是而劉六等
亂中原藍鄆等亂楚蜀江廣無處不被兵而八年以後口却增至
六千三百三十餘萬又何也然則有司之造冊與戶科戶部之稽
查皆僅兒戲耳掌民部者宜亦留心經理焉

奴婢

備貨

諸王公主等

占戶

元初法制未定奴有罪者主得專殺布魯海牙知其非法而不能救嘗
出金贖死者數十人

太祖時豪民冒籍良民爲奴者劉敏悉歸之民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三
太宗時淮蜀士遭俘擄者皆沒爲奴高智耀奏以儒爲驅古無有也陛下
下方以古道爲治宜除之以風厲天下帝從之

元年籍中原民戶時將相大臣有所驅獲往往寄留諸郡耶律楚材因
括戶口並令爲民匿占者死後立校試儒臣之法又奏儒人被俘爲奴
者亦令就試其王匿勿遣者死

世祖中統二年出工局繡女聽其婚嫁

四年以馬合麻所俘濟南老僧口之民文面爲奴者付元籍爲民
十三年申明以良爲娼之禁

續文獻通考鈔卷之三終

續文獻通考鈔卷之四

古燕 羅 森約齋定

史以甲子仁鈔

雲間 王 圻元翰著

李 蘅杜若正

秦郵 孫宗彞孝則鑒

廣陵

奚 昂天健閱

職役考

史繼炤燭九較

宋寧宗嘉定五年詔諸路通行兩浙倍役法著爲令

江南提舉袁燮便民劄子曰臣聞差役舊法惟以物力高下爲序自
大至小謂之鼠尾勞力雖均而物力不侔有至於破產者迨淳熙間
始立倍法自增及一倍二倍以至三倍而有歇役十年八年六年之
別高者稍頻而不害下者由是而少寬可謂良法矣然行於州縣未
能盡曉但謂朝廷專用倍法而不知兼用鼠尾法竊詳當時建議之

續文獻通考卷之四
臣有曰窄都不及歇役年限去處卽從遞年體例所謂窄都者卽地理窄狹人烟稀少不及十大保者是也所謂遞年體例者卽鼠尾舊法也地理既狹人烟又稀役戶無幾決不能及歇役十年八年六年之限故倍法有所不行而仍用鼠尾法今州縣間未達遞年體例一句都分寬狹槩用倍法此役所以紛紛也惟寬都用倍法窄都用鼠尾法二者並行而不相悖誠便民之大者

七年趙必愿知崇安力主義役之法上下便之朝廷因下其式於八郡理宗紹定二年知婺州莫澤辭上曰義役間尙未了澤奏義役乃民間自樂爲州縣但能扶助耳

王氏曰止齋論耆長壯丁事云切見熙寧保甲法行始以保正副大小保長代耆戶長壯丁承引催科之役至元祐間復差耆戶長壯丁法其舊以保正長代耆並罷紹聖復顧役法再以保正長催科其保正長不願就顧者依舊召募耆戶長壯丁以此福建路耆戶長壯丁往往與保正長並行不廢然其所以不爲民病者以其猶有顧錢也自紹興十年以耆戶長顧錢撥入經總制司窠名十二年又并壯丁顧錢撥入總制窠名由是江浙諸州耆戶長壯丁并廢惟福建諸州至今有之以某短見宜如江浙間事例一切廢罷毋重爲民害亦仁政實惠之一端矣

度宗咸淳四年行義役法

止齋義役規約序云周官之法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以役國事蓋自五家爲比家一人至百人爲率是四閭也其必以八閭爲聯者役者半休者半也役者給公事休者相與治其家事而又有羨卒有閒民以借助焉故其民相親睦而不病於疾今天下上無橫歛下無繁征而民極困於保正長則以保甲催科之故也民不能堪雖叔伯兄弟

相訟以避役。久矣。叔伯兄弟相訟以避役。非其願相讎也。勢使然也。雖勢使然而非。凡戚相讎之心。不泯於是。義役興焉。義役非古也。而有古人之意何也。古者官以義帥民。使之相親睦。今也民以義奉官。而私相親睦。其政則殊其俗。不可謂不美也。假如自一縣一州轉而推行之。至於天下盡然。則其俗益美。假如上之人有變通養兵之道。而顧役錢可還。以予民。則其政尤美。故夫義役者。未必非復古之漸也。

遼太宗會同元年二月詔增晉使所經供億戶

與宗重熙八年六月北院樞密使蕭孝穆請籍天下戶口以均徭役從之。

馬人望爲三司度支判官。時民所甚患者驛遞馬牛旗鼓鄉正廳隸倉司之役。至破產不給。人望使民出錢官自募役。時以爲便。

金太宗天會十年正月詔曰。昔遼人分士庶之族。賦役不均。今其悉均之。

世宗大定二十年十二月上。謂宰臣曰。猛安謀克多新強舊弱。差役不均。其令推排。

章宗泰和六年。上以舊定保伍法有司減裂不行。其令結保有匿奸細盜賊者連坐。宰臣謂舊以五家爲保。恐人易爲計搆而難得覺察。遂令從唐制五家爲隣。五隣爲保。以相檢察。京府州縣郭下則置坊正。村社則隨戶衆寡爲鄉。置里正。以按比戶口。催督賦役。勸課農桑。村社二百戶以上則設主首四人。二百戶以上三人。五十戶以上二人。以下一人。以佐里正。禁察非違。置壯丁以佐主首。巡警盜賊。猛安謀克部村寨五十戶以上設寨使一人。掌同主首。寺觀則設綱首。凡坊正里正以其戶十分內取三分。富民均出顧錢。募強幹有抵保者充。人不得過百貫。役

不得過一年。

詔定諸州府物力差役式

宣宗貞祐三年侍御史劉元規上言。僑戶宜與土民均應差役。尚書左丞賈益謙曰。僑戶應役甚非計也。蓋河北人戶本避兵而來。兵稍息即歸矣。今旅寓倉皇之際。無以為生。若又與地著者並應供億。必騷動不能安居。豈主上矜恤流亡之意。

興定五年九月尚書省言。隨處土民久困徭役。客戶鬻販坐獲厚利。官無所歛。亦宜稍及客戶以寬土民從之。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臧夢解為海寧州。凡差役皆審其貧富而吏無所與。又奏免儒役及舉行浙西助役法。

二十八年河東賦役不均。民率流亡。張德輝閱實戶編均其等第。出納有法。數十年之弊一旦革去。

時趙天麟寬逃民策曰。辛酉詔命中。統建元以前逃戶復業者。戶下差稅第一年全免。次年減半。三年然後驗等第。依例科徵。自此以後累頒詔文。優恤逃戶。蠲免欠負。斯皆先帝惠也。臣謂逃民之故有五。一曰天。二曰官。三曰軍。四曰錢。五曰愚。何謂天有田之家。田為恒產。屢經饑饉。糧竭就食。如此而逃者。天所致也。何謂官守令苛刻。役歛煩興。富以賂免。貧難獨任。如此而逃者。官所致也。何謂軍軍資不贍。鬻賣田產。無以供給。如此而逃者。軍所致也。何謂錢生理不周。舉債乾沒。子本增積。而不能速償。債主稱辭。而訴官急徵。如此而逃者。錢所致也。何謂愚弗幹父蠱。損墜遺業。悔恨不及。窮困失所。如此而逃者。愚所致也。夫逃民皆無奈之民也。倘能存生。豈肯逃哉。又詔云。苟避差發。臣謂此則非民之罪。乃官長之罪爾。昔漢倪寬為內史。軍發負租課殿。當免民間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鋸屬。課更以最。此

蓋民信愛之故也。豈有苟避差發者哉。伏望陛下一新汙俗，再整淳風。下哀痛之詔，察化導之義。凡今以前逋負差稅，並行除免。凡有田而逃者，聽復本業。優恤之理，並同辛酉詔文。凡無田而逃者，聽於曠土占田。優恤之理，如有田復業者，凡復業占田，而貧無牛及田器者，官爲贖而頒之。限三年外，酬其贖主之直，而無息。其限內自欲酬者，聽。凡因軍而逃者，驗實貧與助資之戶。凡欠負他人錢債者，復業之後，限五年之外，一本一利償之。其限內自欲償者，聽。凡既復業而尚游手荒廢農桑者，鄉三老舉于官而罪之。逃民已定，於是慎名器，以絕濫虛之官。限田產，以絕兼并之家。務農桑，以絕廢業之人。課義倉，以絕凶歲之厄。向之逃民，雖賞之，亦不復逃矣。此謂之務本。

英宗至治三年二月，詔行助役法。遣使考視稅籍，高下出田若干，畝使應役之人更掌之，收其歲入以充役費。官不得與。至治間，浙右病於徭役，民充坊里正者皆破家。朝廷令行省召八郡集議使民之法。時杭州總管趙璉獻議，以屬縣坊正爲顧役，里正用田賦以均之。民稱其便。泰定帝二年，中書省臣言：江南民貧，僧富。諸寺觀田土非宋舊制，并累朝所賜者，請仍舊制與民均役從之。

張珪議曰：世祖之制，凡有田者悉役之。民典賣田，隨收入戶。鐵木迭兒爲相，納江南諸寺賄賂，奏令僧人買民田者毋役之。以里正之首之屬逮今，流毒細民。臣等議：惟累朝所賜僧寺田及亡宋舊業如舊制，勿徵。其僧道典買民田及民間所施產業，宜悉役之。著爲令。順帝至正中，劉輝尹上海縣，自宋季公田虛增歲額，加數倍役。人往往破產。輝諭富民令自實隱田，豪右出粟爲義役，常平本而邑之達官里居者亦來助。于是賦役均平。是時周禮爲崇安簿，定六班役法，按籍品配高下。

復除

宋理宗淳祐八年二月福安縣民羅氏母年過百歲特封孺人復其家勅有司歲時存問以厚風化

金制凡叙使品官之家並免雜役驗物力所當出者止出顧錢進納補官未至廕子孫及凡有出身者出職帶官叙當身者雜班叙使五品以下及正品承應已帶散官未及職者子孫與其同居兄弟下逮終塲舉人係籍學士醫學士皆免一身之役三代同居已旌門則免差發三年後免雜役

元憲宗爲皇子鎮西京時儒者皆隸役高智耀謁藩邸言儒者給復已久一旦與厮養同役非便請除之從其言及即位智耀入見言儒者所學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自古有國家用之則治不用則否養成其材將以資其用也宜蠲免徭役以教育之帝問儒家何如巫醫對曰儒以綱

常治天下豈方技所得比帝曰善前此未有以是告朕者詔復海內儒士徭役

順帝至正元年詔民年八十以上蒙古人賜繒帛二表裏其餘州縣旌以高年耆德之名免其家雜役

明初因賦定役每十年大造黃冊籍分軍民竈匠戶分上中下三等差役照冊僉定道法久弊生歷朝每釐正更創如銀差力差聽差十段錦一條鞭及南北派田之異

太祖洪武十八年令有司第民戶上中下三等爲賦役冊貯於廳事凡遇徭役取驗以革吏弊
英宗正統五年令各府州縣每歲查見在人戶凡有糧而產去及有丁而家貧者爲貧難戶止聽輕役

優免則例

明太祖洪武元年詔民年七十之上者許一丁侍養免雜泛差役
英宗正統元年令先聖子孫流寓他處及先賢周敦頤程顥程頤司馬
光朱熹之嫡派子孫所在有司俱免差役

世宗嘉靖二十四年定優免則例

四十四年議准江南行十段錦冊法該每年銀力差各若干總計十
甲之田派為定則如一甲有餘則留二三甲用不足即提二三甲補之鄉
宦免田十年之內止免一年一年之內止于本戶寄莊田畝不拘同府
別府但以經原籍優免者不許再免

續文獻通考鈔卷之四終

續文獻通考鈔卷之五

古燕 羅 森約齋定

史以甲子仁鈔

雲間 王 圻元翰輯

李 蘅杜若正

秦郵 孫宗彞孝則鑒

廣陵

趙景福星垣閱

史 爽壽平較

征權考

宋理宗紹定元年正月趙至道奏江淮州郡妄征經過米舟蘆蕩沙產
一例官租山漆魚池創立約束禁止商人買販乞下憲司嚴駁

劉克莊進故事言元祐初以李常為戶部尚書鮮于侁為京東漕臣
常考論古今自漢中葉筦權之法行上而公卿下而賢良文學各持
一論然公卿之論常勝雖合賈誼董仲舒諸名儒唇敝舌腐而不能
少殺其勢惟本朝則不然所用三司使如寇準蔡齊王堯臣包拯宋

邢張方平蔡襄之流其人平日既持賢良文學之論一旦居公卿之位施爲建置終不敢背儒者大旨此其所以異于漢也熙寧改法初猶用程顥蘇轍爲官屬其後薛向吳居厚之徒始進于是司馬光得政內擢李常爲版書外擢鮮于侁爲漕臣以救其弊元祐相業第一義也臣謂國家此一氣脉宜逐續不宜間斷宜培養不宜琢伐顧今天下兵不可汰官不可省郊廟之禮不可闕掖庭之用不可增臣非敢立高虛之論直以理財爲非也昔之理財者摧抑富商巨賈之盜利權者耳逐什一以養口體者不問也削弱豪家大姓之侵細民者耳營斗升以育妻子者不問也天地所產海之魚鹽藪之薪蒸漆泉絺紵之百貨械噐陶冶之一藝蓋販夫販婦園夫紅女所資以爲命者苟操幹之無遺則歎愁之寧免漢筭緡錢下逮未作之人唐爲宮市害及鬻樵之夫治世氣象不宜如此向也權酷權契信有遺利今

囊括殆盡弓張未弛已失利源邑困繭絲之取民受心魚之殃治世氣象不宜如此議者排之愈力執事者持之愈堅踵漢庭鹽鋏論之弊失先朝前輩儒臣治賦之意麟趾之澤息蠶尾之誦興將安取此臣觀今日事勢損上未易言也酌中制以取之足矣裕民未易言也損末利以還之足矣昔陳恕令三司吏各條茶法第爲三等曰上者取利太深可行之商賈不可行之朝廷吾用其中者真計臣之心也王旦遣漕臣曰朝廷權利至矣真大臣之言也惟陛下詔廟堂省府亟圖之

遼聖宗統和四年十一月以古北松亭榆關征税不法致阻商旅遣使鞠問之十二年二月免諸部歲輸羊及關征

金世宗大定二年八月罷諸路關稅止令譏察

元初未有定制太宗甲午年始立徵收課稅所辦課程每月赴所輸納

續文獻通考卷之五
有貿易借貸者並徒二年杖七十所在官擾民取財者其罪亦如之世
祖中統四年用王光祖阿合馬等言凡在京權勢之家爲商賈及以官
銀買賣之人並令赴務輸稅入城不帶引者同匿稅法至元七年遂定
三十分取一之制以銀四萬五十錠爲額有溢額者別作增餘是年五
月以上都商旅往來艱辛特免其課二十年詔各路課程差廉幹官二
員提調增羨者遷賞虧兌者賠償降黜其院務官俸鈔于增餘錢內給
之是年始定上都稅課六十分取一舊城市肆院務遷入都城者四十
分取一二十二年又增商稅契本每一道爲中統鈔三錠減上都稅課
于一百兩之中取七錢半二十六年從丞相桑哥之請遂大增天下商
稅腹裏爲二十萬錠江南爲二十五萬錠二十九年定諸路輸納之限
不許過四孟月十五日三十一年詔天下商稅有增餘者毋作額元貞
元年用平章刺真言又增上都之稅至大三年契本一道復增作至元

鈔三錠逮至天曆之際天下總入之數視至元七年所定之額蓋不啻
百倍云

武宗至大三年立稅課法諸色課程依大德元增額外增三分以上
分上中下酬九分爲最不及三分爲殿

初耶律楚材奏荐張奐爲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廉訪使奐將行
言于楚材曰僕不敏誤蒙不次之用以書生而理財賦已非所長又
况河南兵荒之後遺民無幾烹鮮之喻正在今日急而擾之糜爛必
矣願假以歲月使得撫摩瘡痍以爲朝廷愛養基本萬一之助楚材
善之奐既至按行境內親問監務月課幾何難易若何有以增額言
者奐責之曰剝下欺上汝欲我爲之耶

鈔關

明初止有商稅未嘗有船鈔至宣德間始設鈔關凡七所若臨清杭州
兼權商稅其所權本色錢鈔則歸內庫以備賞賜折色銀兩則歸太倉

以備邊儲每歲或本折輸收或折色居七分之三其收鈔有輕重差官有專攝亦有設而復罷者設關處所

河西務 臨清 九江 潁墅 淮安 揚州 杭州

河西務鈔一百一十九萬餘貫船鋪牙行稅銀約四十兩商稅正餘銀四千餘兩條船二稅銀一萬四千九百餘兩

臨清本色鈔一千二百六十萬餘貫錢二千五百二十萬餘文折色船料商稅正餘銀八萬三千八百餘兩

潁墅本色鈔五百八十六萬餘貫錢一千一百七十三萬餘文折色船料正餘銀三萬九千九百餘兩

九江本色鈔二百九十三萬餘貫錢六百八十九萬餘文折色船料正餘銀一萬五千餘兩

淮安本色鈔三百萬餘貫錢六百萬餘文折色船料正餘銀二萬二千七百餘兩

揚州本色鈔一百六十九萬餘貫錢三百三十八萬餘文折色船料正餘銀一萬二千九百餘兩

杭州本色鈔一百九十萬餘貫錢三百八十一萬餘文折色船料商稅正餘銀三萬六千八百餘兩

宣德四年令南京至北京沿河瀋縣臨清州濟寧州徐州淮安揚州上新河客商轉集去處設立鈔關差御史及戶部官照鈔法例監收船料鈔

景泰元年差主事于湖廣金沙洲江西九江監收船料鈔

弘治六年令南北戶部各差官俱一年一更各給精微批一道

隆慶二年令北新淮安揚州潁墅九江臨清河西務各鈔關主事各給

關防敕書

嘉靖間議准各處鈔關巡按御史按季選委屬內佐貳官一員每日赴廠聽鈔關主事督同公平秤收傾煎銀兩以候類解各該府縣干均徭內編審門子二名庫子四名皂隸八名每年更替該府歲撥吏一名該縣月撥吏二名應用其積年作弊人役通行查革

商稅

凡一應在外收稅衙門有都稅有宣課有司有局有分司其收稅有本色有折鈔其起解收貯有入內府有留各處亦有添設除免其差官有巡視監收例各不一

各司局衙門歷朝建革不一其已革衙門課程仍于該府州縣及附近司局帶管或于均徭內編補或將革過巡欄工食銀抵補歲辦不

缺

孝宗弘治間課鈔四千六百一十八萬九千貫

世宗嘉靖二十三年課鈔五千二百六萬八千一百九貫

神宗萬曆六年順天九門并都稅等司門攤課鈔六十六萬五千一百二十貫銅錢二百四十三萬二千八百五十文 崇文門張家灣宣課分司商稅約銀共二萬二千八百二十兩有奇銅錢二千一百七十六萬五千文有奇條稅約銀一萬六千一百五十兩有奇船稅銀四千五百三十七兩七錢 通州鹽牙稅銀五百五十五兩 直隸七府稅課等鈔共六十三萬二千一百四十六貫九百五十八文

應天府商稅門攤等課鈔共三百三十六萬六千三百八十二貫六百一十七文餘鈔九百六十三萬九千三百五十餘貫 江東瓜埠巡檢司龍江石灰山大勝三關船料鈔共六十二萬五千一百三十二貫 南京五城兵馬司房鈔一百六十一萬八千四百三十八貫八百文

直隸府州稅課等鈔七百八萬八千三百三十四貫有奇。銅錢五十三萬九千有奇。

浙江稅課鈔三百萬五千二百三十九貫有奇。江西商稅銀二千二百九十五兩有零。湖廣稅課鈔五十五萬七千九百一十四貫有奇。山東稅課折銀八千八百六十一兩有奇。河南稅課鈔二百三萬四千一百二貫有奇。福建商稅課等鈔二十六萬七千三百三十六錠。五貫有奇。陝西稅課鈔一百七十二萬一千六百六貫有奇。小麥二千四百九十三石四斗。課銀四兩六錢五分六厘。山西稅課鈔四十四萬七千六十四貫有奇。廣東南雄府太平橋每歲南北抽盤商稅鐵課等銀四萬三千餘兩。四川稅課等鈔五十四萬四千七百一十八貫有奇。雲南稅課鈔銀一萬三千七百六十四兩零。米麥九百四十四石零。海肥五千七百六十九索。貴州稅課鈔一十四萬八千三

百六十三貫有奇。廣西稅課鈔八萬七百九十三貫有奇。

鹽法

宋孝宗淳熙四年，胡元質奏云：蜀鹽之爲害，尤甚于酒。蜀鹽取之于井，山谷之民相地鑿井，深五六七十丈，幸而果得鹽泉，然後募工以石甃砌，以牛革爲囊，數十人牽大繩以汲取之。至午則泉脉盡竭，乃絕人于繩，令下以手汲取，投之于囊，然後引繩而上，得水入竈，以柴茅煎煮，乃得成鹽。又有小井，謂之卓筒，大不過數寸，深亦數十丈，以竹筒設機抽泉，盡日之力所得無幾。又有鑿地不得鹽泉，或得泉而水味淡薄，煎數斛之泉，不能得觔兩之鹽。其間或有開鑿既久，井老泉枯，舊額猶在，無由蠲減。或有大井損壞，無力修葺，數十年間空抱重課。或井筒剝落，土石埋塞，彌旬累月，計不得取。或夏冬漲潦，淡水入井，不可燒煎。或貧乏無力，柴茅不繼，虛失泉利。或假貸資財以爲鹽本，費多利少，官課未償。

私債已重。如此之類不可勝計。臣欲擇能吏前往逐州考覆鹽井的實盈虧之數。先與推排等第隨其盈虧多寡而增損之。必使上不重虧國計。下可以紓民力。詔令元質與李繁同往相度措置條具聞奏。五年李茆奏廣西鹽法見于已行者。曰鈔商興販也。曰官自搬賣也。然二者利害不可不究。且官自搬賣舊係本路轉運司主其事行之既便歲課自足。諸州亦無缺乏之患。爰自紹興八年改行鈔法。轉運司所得僅二分。不能給諸州歲計。至于高折秋苗民被其害。逐年賣鈔所虧之數甚多。

十五年廣西提刑趙伯邊奏本路鈔法五弊。且曰曩者諫議之臣以官搬官賣科敷百姓害及一路。于是改行鈔法。上以足國下以裕民莫不以爲便。今六年矣。諸郡煎熬益甚。民旅困于科抑。名曰足國實未嘗足。名曰裕民實未嘗裕。臣嘗徧訪吏民。向者官搬官賣之時。廣西諸郡誠有科敷百姓去處。然不過產鹽地分。所謂高化欽廉雷五州是也。海鄉鹽賤不肯買。故有科抑。如靜江鬱林宜融柳象昭賀梧藤邕容橫貴潯賓近裏一十六州。去鹽場遠。若非官賣無從得鹽。舊時逐州隨宜置鋪出賣民間食用樂然就買不待科抑。自改行鈔法以來。近裏一十六州徒損于官無補于民。民食貴鹽又遭科鹽鈔之苦。沿海五州雖名賣鈔其舊賣二分食鹽元不曾禁戢計戶科擾如故。切謂今日之法正當講究沿海五州利病杜絕科敷不當變近裏一十六州官搬官賣之法。詔令相度條具聞奏。十六年運判朱希顏奏。今廣西鹽名曰客鈔。元無客也。自乾道間變法富商失業無復客商矣。今鈔以客爲名乃強稅戶之家使之承認。至于破家而止。

以上皆寧宗以前事舊攷所未載故續採入。

續文獻通考卷之五十一
寧宗嘉定間蔡幼學進福建路安撫使時福建下州例抑民買鹽以戶
產高下均賣者曰產鹽以交易契紙錢科數者曰浮鹽皆出常賦外久
之遂爲定賦幼學力請蠲之不報

度宗咸淳四年正月陳宜中奏鹽法抑配之害食鹽之戶口不加多日
納之錢銀不加少鈔戶殞身蕩產不足填償諸吏剝床及膚肆行抑配
分鄉置局計口敷鹽雜以灰泥減其觔兩沿門強委刻日責償前欠未
消後數踵至不能償者羣數十惡少席捲其家爨釜布衾靡子遺者甚
至搜抉煎熬誣以私販棄抑人家許爲私鬻以執遍及于溫飽科罰不
問其是非民不聊生惟各待死

其時殿中侍御史朱熠上言曰鹽之爲利博矣以蜀廣浙數路言之皆
不及淮鹽額之半蓋以斥鹵彌望可以供煎烹鹽葦阜繁可以備燔燎
故環海之湄有亭戶有鍋戶有正鹽有浮鹽正出于亭戶銷之於公土

者也浮鹽出于鍋戶鬻之商販者也正鹽居其二浮鹽居其一端平之
初朝廷不欲使浮鹽之利散而歸之于下于是分置十局以收買浮鹽
以歲額計之二千七百九十二萬觔十數年來鈔法屢更公私俱困真
揚通泰四州六十五萬袋之正鹽視昔猶不及額尚何暇爲浮鹽計耶
是以貪墨無耻之士大夫知朝廷往買浮鹽龍斷而籠其利纍纍竈戶
列處沙洲日藉銖兩之鹽以延旦夕之命今商賈旣不得私販朝廷又
不與收買則是絕其衣食之源矣爲今之計莫若遵端平之舊式收鍋
戶之浮鹽所給鹽本當過于正鹽之價則人皆與官爲市卽以此鹽售
于上江所得鹽息徑輸朝廷一則可以絕戎閩爭利之風二則可以續
鍋戶烹煎之利

遼太祖時以所得漢民數多卽八部中分古漢城別爲一部治之城有
鹽池之利八部皆取食之及征幽薊還次于鶴刺樂命取鹽給軍自後

樂中鹽益多上下足用。

太宗會同初晉獻十六州地而瀛莫在焉始得河間煮鹽之利置榷鹽院于香河縣于是燕雲迤北暫食滄鹽一時產鹽之地如渤海鎮城海陽豐川陽洛城廣濟湖等處五京計司各以其地領之其煎取之制歲出之額不可得而詳。

金濱海多產鹽上京東北二路食肇州鹽速頻路食海鹽臨潢之北有大鹽灤烏古里石壘部有鹽池皆足以食境內之民嘗征其稅及得中土鹽場倍之故設法立官加詳焉然而增減不一廢置無恒亦隨時救弊而已。

世宗太定初梁肅為河北東路轉運副使時高幹亂後兵食不足詔肅措置沿邊兵食移牒肇州北京廣寧鹽場許民以米易鹽公私皆獲其利。

元之立國初以酒醋鹽稅河泊金銀鐵冶六色取課于民歲收銀萬錠太宗庚寅年始行鹽法每鹽一引重四百斤其價銀一十兩世祖中統二年減為銀七兩至元十三年既取宋而江南之鹽所入尤廣每引改為中統鈔九貫二十六年增為五十貫元貞丙申每引又增為六十五貫至大己酉至延祐乙卯七年之間累增為一百五十貫然歲辦之課難易各不同有因自凝結而取者解池之顆鹽也有煮海而後成者河間山東兩淮兩浙福建等處之末鹽也惟四川之鹽出于井深者數百尺汲水煮之視他處為最難云。

世祖時朝廷經費鹽利居十之八而兩淮鹽獨當天下之半法日以壞以郝彬行戶部尚書省經理之彬請度舟楫所通道里所均建六倉煮鹽于場運積之倉歲首聽羣商于轉運司探倉籌定其所乃買券又定河商江商市易之不如法者著為法。

草木子曰世祖立鹽法瀕海州郡立場差官主治差鹽亭戶丁煮鹽
至十月結場住煮及額而止鹽商于各省府運司買引就各處鹽場
支鹽後鹽積而不售均派戶口收買令其入錢縣官收市其中貧富
不等皆令入錢吏胥並緣爲奸民其苦之嗷然皆言不便事尋罷復
令富商收市嘗攷歷世鹽治在夏禹時惟止入貢至齊管仲始煮鹽
以富國及漢武始立權法爲牢盆之制自是歷代皆踵行之計其利
于軍國之費略居其半唐宋及元因之有加無減大抵率由養兵多
而資費廣故不能革也

世祖舊制鹽亭竈戶三年一比附推排任事者恐斂怨久不舉行王都
中請于行省遍歷三十四場驗其物力高下以損益之役亦平而課亦
足公私便之

成宗大德四年諭兩淮鹽運司設關防之法凡鹽商經批驗所發賣者
所官收批引牙錢其不經批驗所者本倉就收之

仁宗延祐五年曹伯啓遷司農丞奉旨至江浙議鹽法罷檢校官置六
倉于浙東西設運鹽官輸運有期出納有次船戶倉吏盜賣漏失者有
罰歸報著爲令

順帝元統二年三月京師置局鬻鹽置于南北城官自糶賣以革專利
之弊

胡粹中曰富商鬻鹽旣以其專民利而惡之官自糶賣獨不奪富
商利乎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矣

大都之鹽 太宗初于白陵港三义沽大直沽等處置司設廠煎辦世
祖至元十九年令大都置局賣引鹽商買引赴各場關鹽發賣每歲竈
戶工本省臺遣官逐季分給之大德中因商販把握行市民食貴鹽乃
置局設官賣之

河間之鹽 太宗庚寅年始立河間稅課所置鹽場撥竈戶二千三百七十六隸之每鹽一袋重四百斤庚子年歲辦三萬四千七百袋至元七年始定例歲煎鹽十萬引至大元年又增至四十五萬引延祐元年以虧課停煎五萬引所隸之場凡二十二曰利國利民海豐阜民阜財益民潤國海阜海盈海潤嚴鎮富國興國厚財豐財三又沽蘆臺越支石碑濟民惠民富民諸場

山東之鹽 太宗庚寅年始立益都稅課所撥竈戶二千一百七十隸之至元六年增歲辦鹽爲七萬一千九百九十八引至大以後歲辦正餘鹽爲三十一萬引所隸之場凡十有九曰永利寧海官臺豐國新鎮豐民富國高家港永阜利國固堤王家岡信陽濤洛石河海滄行村登寧西由諸場

河東之鹽 出解州鹽池池方一百二十里每歲五月場官伺池鹽生結令夫搬攤鹽花其法必值亢陽池鹽方就或遇陰雨則不能成太宗庚寅年始立平陽府徵收課稅所從實辦課憲宗壬子年增撥一千八十五戶歲辦鹽一萬五千引辦課銀三千錠中統三年以太原民戶自煎小鹽歲辦課銀一百五十錠五年又增小鹽課引爲二百五十錠至元十年命撈鹽戶九百八十餘每丁撈鹽一石給工價鈔五錠歲辦鹽六萬四千引延祐六年增餘鹽五百料實計撈鹽十八萬四千五百引四川之鹽 爲場凡一十有二爲井凡九十有五在成都夔府重慶敘南嘉定順慶潼川紹慶等路萬山之間初設拘權課稅所分撥竈戶五千九百餘隸之從實辦課後爲鹽井廢壞四川軍民多食解鹽至元二年修理鹽井仍禁解鹽不許過界二十二年歲煎鹽一萬四百五十一引天曆二年辦鹽二萬八千九百一十引

遼陽之鹽 太宗丁酉年始命北京路徵收課稅所以大鹽泊硬鹽立

隨車隨引載鹽之法。至元中懿州乞石兒硬鹽不許過塗河界。

禁東京

兩淮之鹽 至元十三年命提舉馬里范張依宋舊例辦課所隸之鹽場凡二十有九當時鹽課未有定額但從實恢辦自後累增至六十五萬七十五引客人買引自行赴場支鹽場官逼勒竈戶加其斛面以通鹽商壞亂鹽法大德四年改法立倉設綱攢運撥袋支發以革前弊至順四年運使韓大中等言歲賣額鹽九十五萬七十五引客商買引關給勘合赴倉支鹽至揚州東關俟候以次通放其船梢人等以鹽主不能照管視同已物恣為侵盜災病多端及事敗到官非不嚴加懲治莫能禁止是以裏河客商虧陷其本外江與販多被欺侮而百姓高價以買不潔之鹽公私俱受其害精照東關城外沿河兩岸多有官民空閒之地如蒙聽從鹽商自行賃只基地起造倉房支運鹽袋到場籍定資次貯置倉內以俟通放臨期一川船載往真州發賣既防侵盜之患可為

悠久之利其于鹽法非小補也。

兩浙之鹽 至元十四年立運司當時未有定額至十五年始立額辦鹽十五萬九千引自後引增十倍價增三十倍課額愈重煎辦愈難兼以行鹽地界所拘戶口有限前時聽從客商就場支給設立檢校所秤檢出場鹽袋又因支查停積延祐七年比兩淮之例改法立倉綱官押船到場運鹽赴倉收貯客商就倉支鹽始則為便今綱場倉官任非其人惟務掊剋况淮浙風土不同兩淮跨涉四省課額雖大地廣人多食之者眾可以辦集本司地界居江枕海煎鹽亭竈散漫海隅行鹽之地裏河則與兩淮鄰接海洋則與遼東相通番舶往來私鹽出沒侵礙官課雖有刑禁難盡防禦鹽法隳壞亭民消廢至正二年十月中書右丞相脫脫平章鐵木兒塔識等奏兩浙食鹽害民為甚江浙行省官運司官屢以為言擬合欽依世祖皇帝舊制除近鹽地十里之內令民認買

革罷見設鹽倉綱運聽從客商赴運司買引就場支鹽許于行鹽地方發賣革去派散之弊及設檢校批驗所四處選任廉幹之人直隸運司如遇客商載鹽經過依例秤盤均平袋法仍驗引目運司官常行體究福建之鹽至元十三年始收其課爲鹽六千五百引至大元年增至十三萬引至正二年令客商通行福建鹽課始自至元十三年見在鹽六千五百引每引鈔九貫大德八年罷運司併入宣慰使司恢辦至大四年復立運司遂定額爲十三萬引增價鈔爲二錠延祐元年又增爲三錠運司又從權改法建延汀邵仍舊各商興販而福興漳泉四路抑配民食流害迄今三十餘年本道山多田少土瘠民貧民不加多鹽額增重民力日疲每遇催徵貧者質妻鬻子以輸課至無可規措往往逃移他方近年漳寇擾攘亦由此也運司官耳聞目見蓋因職專恢辦計無所施如蒙欽依詔書事例罷餘鹽三萬引革去散賣食鹽之弊

聽從客商八路通行發賣其正額鹽若依廣海鹽價每引中統鈔二錠宜從都省區處于是定擬自至正三年將餘鹽三萬引權令減免散派食鹽擬合住罷其減正額鹽價卽與廣海提舉例不同別難更議

廣東之鹽至元十三年因宋之舊從實辦課自十六年正辦鹽額六百二十一引延祐間增餘鹽通正額計五萬五百五十二引竈戶窘于工程官民迫于催督呻吟愁苦已逾十年泰定間減免餘鹽一萬五千引元統元年都省以支持不敷權將已減餘鹽依舊煎辦今已三載議者謂廣東控制海道連接諸番船商輳集民物富庶易以辦納是蓋未能深知彼中事宜本道所轄七路八州平土絕少加以嵐瘴毒癘其民力耕火種巢巖穴岸崎嶇辛苦貧窮之家經歲淡食額外辦鹽賣將誰售所謂富庶者不過城郭商賈與船舶交易者數家而已

廣海之鹽至元十三年立辦鹽二萬四千引延祐二年正餘鹽通爲

續文獻通考卷之五
五萬一百六十五引順帝至元五年湖廣行省咨中書云廣海額鹽三萬五千一百六十五引餘鹽一萬五千引近因黎賊爲害民不聊生正額積虧四萬餘引臥收在庫若復添辦餘鹽困苦未甦恐致不安蓋廣海僻在海隅竈民累遭劫掠死亾逃竄民物凋疲擬量減以舒民力陝西之鹽至元二年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帖木兒不花建言運司官不思轉運之方竊照諸司之例皆運官召商發賣惟陝西鹽司近年散于民戶且如陝西行省食鹽之戶該辦課二十萬三千一百六十四錠有餘至順三年鹽課十分爲率減免四分于今三載尚有虧負蓋因戶口凋殘十亾八九縱或有復業者家產已空邇來歲豐物賤得鈔爲艱本司官皆勒有司徵辦無分高下一槩給散少者不下二三引每引收價三錠富家無以應辦貧下安能措畫糶終歲之糧不酬一引之價緩則輸息而借貸急則典鬻妻子縱引目到手力窘不能裝運止從各處

鹽商勒償收眞舊債未償新引又至民力有限官賦無窮若因大河以東之民分定課程買食解鹽其以西之民計口攤課任食韋紅之鹽則官不被擾民無蕩產之禍矣且解鹽結于風韋紅產于地東鹽味苦西鹽味甘又豈肯舍美而就惡乎使陝西百姓一槩均攤解鹽之課令食韋紅之鹽則鹽吏免巡禁之勞而民亦受惠矣

明代鹽額

兩淮都轉運鹽使司所轄泰州淮安通州三分司鹽場三十處

洪武間歲辦鹽三十五萬二千五百七十六引一百斤零萬曆六年歲辦小引鹽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內常股鹽四十九萬三千六百二十六引存積鹽二十一萬一千五百五十四引歲解太倉餘鹽銀六十萬兩

兩浙都轉運鹽使司所轄嘉興松江寧紹溫台四分司鹽場三十五處

續文獻通考卷之五
洪武間歲辦鹽二十二萬四百五十七引零萬曆六年歲辦小引鹽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一百四十九斤內常股三十一萬一千三百三十八引一百六十四斤六兩二錢存積一十三萬三千四百三十引一百八十四斤一十一兩八錢太倉銀一十四萬兩

河間長蘆都轉運鹽使司所轄解鹽東西中場分司三鹽場二十四處
洪武間歲辦鹽六萬三千一百五十三引零萬曆六年歲辦小引鹽六十二萬引內常股二十九萬四千引存積十二萬六千引解太倉銀四千三百九十五兩宣府鎮七萬六千七百七十八兩代府祿糧銀四萬三千一百十三兩山西抵民糧銀七萬四千二百五十九兩山東都轉運鹽使司所轄膠萊濱樂二分司鹽場一十九處

洪武間歲辦鹽一十四萬三千三百八十七引一百五十斤零萬曆六年歲辦小引鹽九萬六千一百一十引一十九斤五兩九錢內常

股鹽八萬六千一百一十引一十九斤五兩零存積鹽一萬引大倉餘鹽銀五萬兩

福建都轉運鹽使司所轄鹽場七處

洪武間歲辦鹽一十萬四千五百七十二引三百斤零萬曆六年歲辦大引鹽一十萬四千三百四十引二百六十四斤歲解太倉銀二萬二千二百兩一錢泉州軍餉銀二千三百四十四兩二錢

河東都轉運鹽使司所轄解池東場西場中場三分司

洪武間歲辦鹽六千八十萬斤萬曆六年歲辦小引鹽六十二萬引歲解太倉銀四千三百九十五兩九錢宣府鎮銀七萬六千七百七十八兩五錢六分大同代府祿糧銀四萬三千一百一十三兩山西布政司抵補民糧銀七萬四千二百五十九兩

陝西鹽課司所轄靈州鹽課司漳縣鹽井西和縣鹽井三處

洪武間歲辦西和縣鹽一十三萬一千五百三十斤零。漳縣歲辦鹽五十一萬五千六百七十斤零。靈州歲辦鹽二百八十六萬七千四百七十七斤。萬曆六年歲辦鹽一千二百五十三萬七千六百六十八斤。歲解寧夏鎮年例銀一萬三千二百四十二兩。延綏鎮年例一萬三千七百一十四兩二錢四分。固原鎮客兵銀二千五十九兩。固原軍民犒賞銀七千一百二十兩四錢四分。

廣東鹽課提舉司共轄鹽場二十九處

洪武間歲辦廣東鹽場一十四處。歲辦鹽四萬六千八百五十五引一百斤零。海北鹽場一十五處。歲辦鹽二萬七千四十引二百斤零。萬曆六年歲辦廣東小引生鹽三萬二百二十九引。小引熟鹽三萬四千六百一引。海北小引正耗鹽一萬二千四百八十六引。歲辦大倉銀一萬一千一百七十八兩。存留本處備用銀四千七百九十兩。

九錢四分

四川鹽課提舉司所轄廣福等三井鹽課司。僊泉井鹽課司。郁山井鹽課司。涂甘井鹽課司。華池等三井鹽課司。通海等三井鹽課司。永通等七井鹽課司。羅泉等五井鹽課司。黃市等二井鹽課司。上流等九井鹽課司。大寧縣大寧場鹽課司。福興等六井鹽課司。新羅等二井鹽課司。雲安場等五井鹽課司。富井等十三井鹽課司。又鹽井衛黑鹽井鹽課司。白鹽井鹽課司。

洪武間歲辦鹽共一千一十二萬七千四百四十斤。萬曆六年歲辦鹽九百八十六萬一千一百四十斤。歲解陝西鎮鹽課銀七萬一千四百六十四兩。

雲南鹽課提舉司黑鹽井鹽課提舉司。轄鹽課司三。白鹽井鹽課提舉司。轄鹽課司一。安寧鹽井鹽課提舉司。轄鹽課司一。五井鹽課提舉司。

續文獻通考卷之五十一
十六
轄鹽課可七

萬曆六年歲辦鹽一百八十二萬七千八百七十七斤五井提舉司
綿布每段折銀四分五厘歲解太倉鹽課銀三萬五千五百四十七
兩三錢七分遇閏該銀三萬八千五百二十八兩九錢七分

鹽課事例

太祖洪武初定兩淮歲辦鹽數每引四百斤後分一引爲二引而以四
百斤者爲大引二百斤者爲小引名曰改辦小引鹽長蘆河東俱同
十三年三月兩浙鹽運使呂本言煮海爲鹽始于管仲晏嬰繼之西漢
專利禁私鬻東漢弛禁聽入稅唐劉晏設轉運法而利益興宋仁宗朝
給亭戶官本而法愈密元承宋制歲給工本置轉運司各場置令承管
勾掌鹽出納所給工本有多寡煎鹽有難易國初委官稽考仍依舊輸
官以四百斤爲一引官給工本米一石以米價低昂爲準兼支錢鈔以

資竈民然其間有丁產多而額鹽少者有丁產少而額鹽多者未經覈
實今與各道分司卽鹽場所屬地方驗其丁產多寡地利有無官田草
場除額免科薪鹵得宜約量增額分爲等則逐一詳定均平實爲民便
詔從之

二十八年以各處邊方缺糧奏定開中納米則例出榜召商于缺糧倉
分上納仍先編置勘合并底簿發各該布政司并都司衛分及收糧衙
門收掌如遇客商納糧完填寫所納糧并該支引鹽數目付客商齎赴
各該運司及鹽課提舉司照數支鹽其底簿發各運司及鹽課提舉司
收掌候中鹽客商納米完齎執勘合到比對硃墨字號相同照數行場
支鹽又令以鹽糧勘合并鹽引印及鹽引銅板收貯內府

宣宗宣德三年五月江北大水直隸淮揚地方被災鹽課虧少上命巡
撫侍郎周忱往視之忱奏令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府量撥一二萬

石運揚州各鹽場收貯照數出給通關准作次年預納秋糧其米聽令
竈戶將私鹽于附近場分上納卽照時價給米食用于時米貴鹽賤官
得積鹽民得積米上下賴之

五年令兩淮兩浙長蘆運司每歲額辦鹽課以十分爲率八分給與守
支客商二分另爲收積在官候邊方急缺糧儲召中以所積見鹽人到
卽支謂之存積其八分年終揆次給守支客商謂之常股凡中常股價
輕存積價重

景皇帝景泰元年令增兩淮兩浙存積鹽爲六分令起運兩京官鹽并
客商發賣引鹽南京于龍江批驗所掣割俱赴江東門北京于張家灣
批驗所掣割俱赴崇文門
又令商人支鹽賣畢截角退引過期不繳者行各處巡鹽御史按察司
查提

三年令兩淮運司各場竈戶有將該徵糧草不分起運存留願折納餘
鹽者每正糧米麥豆五斗草五包束各折徵鹽一小引

憲宗成化九年令兩淮運司凡盤獲一應私鹽并沒官掣割等項商鹽
俱運至儀真批驗所并本所掣割餘鹽通至二萬引以上開報差官變
賣給邊

孝宗弘治五年八月令兩淮等鹽運司鹽引俱于運司招商開中納銀
類解戶部太倉以備邊儲

王氏曰國初天下鹽課俱于各邊開中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
鹽利于近邊轉運本色以待開中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至是
戶部尚書葉淇淮安人鹽商皆其親識因與淇言商人赴邊納糧
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淇然之內
閣徐溥洪同年最厚淇遂奏准商引鹽悉輸銀戶部送太倉銀庫

收貯分送各邊鹽銀積至一百萬餘兩人以爲利而不知其壞舊法也商人赴邊開中之法旣廢近邊米豆無人買運價遂騰湧邊儲自此資于內帑而國匱民貧日難整理矣

武宗正德十四年令各運司今後割沒餘鹽不拘多寡俱令本商照依時估納銀中賣量加火耗以資解人路費若本商乘機夾帶賄通官吏不行盡數掣割者盤鹽入官官吏坐以枉法贓罪

世宗嘉靖七年爲始各邊中正鹽一引到于運司令添中餘鹽二引先納引紙價銀六厘行南京戶部添刷引目二道給與商人正鹽照舊派場納賑關支添中二引聽各商自行買補過所如法稱掣

九年議准停止添刷引目每鹽一引重五百五十觔過所內除正鹽二百八十五觔其餘鹽二百六十五觔重二百觔淮南納銀八錢淮北六錢二十年科臣郭鋆請革餘鹽先是鹽法開中有常股需次支掣者有存積以俟不時之需者皆就邊輸納而掣鬻于運司復有餘鹽則就運司輸價而兼運以鬻者也商人便于運司且利其夾帶于是存積之法廢而邊儲匱矣

王氏曰兩淮鹽課幾二百萬可當漕運米直全數天下各鹽運兩淮課居其半而浙次之長蘆次之福場無巡御以行無遠地河東場無運官以出有專所廣場兼之故巡運俱無清理鹽法都臺止一員統治長蘆兩浙兩淮引鹽開中七十萬五千二百引又折色銀一千八百三十兩長蘆開中十八萬八百引折布一萬一千二百六十疋河東開中四十二萬引山東開中八萬三千一百引折色銀九百兩折布四萬六千六十疋兩浙賣銀六萬四千三百四十二兩福建賣銀一萬二千二百餘兩折米五千八百石四川開中一十萬六千八百引鹽井衛龍州司雅州所折米二千四百引

每一百二十觔折米麥一石雲南開中五萬三千引折銀五千兩
廣東折銀二萬五千二百兩海北折銀三千二百兩靈州開中五
萬九千四百引西和漳縣折銀一千六百二十兩
霍韜准鹽利弊議曰今欲復洪武之法則有上策欲救今日之急則
有中策區區修補近年利弊則已無策何謂上策須變通鈔法鈔法
重則錢法均而鹽法行矣今若立法使鈔一貫值錢千文則竈丁爲
貫利額鹽一大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餘鹽一小引亦給工本鈔
二貫五百文各場餘鹽盡屬之官私挾私賣卽處絞勿贖則兩准正鹽
七十萬引餘鹽三百萬引俱可召中開中或如永樂時例一引輸遺
粟二斗五升可也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四錢可也若國家充足
如洪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藏富于國亦可也蓋私鹽行由正課重
也正課輕私鹽不禁止矣故曰上策何謂中策須更爲令曰凡各商

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中餘鹽二百引正鹽納邊糧二斗五升餘
鹽納邊糧二斗聽與竈戶價買又嚴爲令曰各商借官引影射私鹽
竈戶不辨驗官引輒賣餘鹽者各照私鹽律絞勿贖又嚴爲令曰正
鹽一引亦二百五觔革近年大包之弊革近勸借米麥之弊革鹽場
積年輒害各商之弊三邊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爲提督都御史兼三
邊勸農使遇鹽商納糧卽與收受糧賤許納本色糧貴許納折色俾
商無久淹凡積年爲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悉與革絕復選廉而有
才者一人爲漕運都御史兼理鹽法俾自舉用運司提舉等官凡商
人納完糧料卽與支鹽勿得久淹凡積年爲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
卽與革絕則鹽課邊儲互相關通盈縮交與接濟利病均爲欣戚邊
方腹裏共爲一心兩都御史如左右手行之數年卽邊儲可足乃以
餘積召募游民開墾邊地勸課農畝邊地愈闢邊防愈固百世之利

續文獻通考卷之五
也故曰中策

彭韶作鹽場圖詩言自古聖帝明王莫不以稼穡艱難爲念忠臣賢士亦莫不以敷陳民事爲先故有書幽風無逸以進者有進農桑耕織圖者有獻流民圖者要之但于深宮之中寓目動心不至視民如草芥矣然庶民之中竈戶尤苦惜乎古今未有圖詠臣近履鹽場始識其槩海鹽煎熬全資竈戶雖有等分產業蕩然糧食不充安息無所未免預借他人所得課餘悉還債主艱苦難以言盡小屋數椽不蔽風雨粗粟糲飯不能飽餐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渺漫人偷物踐欲守無人不守無入此蓄薪之苦也晒淋之時舉家登場刮泥汲海流汗如雨隆冬砭骨亦必爲之此淋漓之苦也煎煮之時燒灼薰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酷暑如湯亦不敢離此煎辦之苦也寒暑陰晴日有課程前者未足後者復來此徵鹽之苦也客商到場無鹽抵價百

新

償

住

端逼辱舉家憂惶此賠鹽之苦也疾病死亡尤不能堪逃亡則身口飄零復業則家計蕩盡去住兩難安生無計所宜加意矜念遇事寬恤彼將感動忻慰雖困極無復恨矣臣今將浙鹽場景物事情略分八節各繪爲圖每圖各述以詩裝冊上進庶幾目擊貧竈之迹臣不勝萬幸之至

朱廷立疏云兩淮運司竈丁原有煎鹽草場八萬一千四百八十一畝供煎之外餘蕩可耕但畏私墾之禁莫敢開耕夫以有用之產而置之無用不無可惜欲耕之民而驅之不耕誠所未安乞令運司委官丈量每額鹽一引撥與若干供煎其餘照丁分給有力願耕者照例免其三年之租以後仍從寬每畝肥厚者科租米一斗磽薄者五升備賑無力不願開墾者聽如有富民猾竈越占侵奪者問擬如律庶幾人無遺力地無遺利而竈丁各無逃移之患矣

王氏曰此疏得行則既以之贍竈丁而又可以免他派卽此推之則凡有可耕之地而限于禁者不知其凡幾矣

神宗萬曆二十九年五月戶部奏國家經費莫大于軍儲九邊餉饋半資于鹽法故鹽法之通塞邊儲之贏縮係焉頃該內監陳增不察原委悞將山東運使候掣未銷之引指爲餘積上請變價迄今運司庫貯新積引目多至三十一萬九千餘引夫此三十餘萬者俱邊商納過糧草之引非積棍窩囤之引也乃正額壓下候掣之引非貯庫無用之引也商人趨利因何停積祗緣資本不敷轉相壓墊若悞指引爲剩物輕議變價是奪其本而驅之速去孰肯速赴飛輓孰肯久待守支兩鎮軍儲藉誰出納運司歲解濟邊正額從何徵解至于青登萊三府偏峙海濱向聽民竈領票納稅一旦停票納引鹽價頓增數倍窮民

誰肯引買并票利亦失矣

茶

宋孝宗淳熙間吏部郎閻蒼舒陳茶馬之弊略曰祖宗時一馱茶易一上駟陝西諸州歲市馬二萬匹故于名山歲運二萬馱今陝西未歸版圖西和一郡歲市馬三千匹耳而價用陝西諸郡二萬馱之茶其價已十倍又不足而以銀絹綉及紙幣附益之其茶既多則口人遂賤茶而貴銀絹綉祖宗時禁邊地賣茶極嚴自張松大弛未康茶之禁因此諸番盡食未康細茶而巖昌之茶賤如泥土且茶愈賤則得馬愈少猶未足道而因此利源遂令洮岷疊巖之土番深至吾腹心內郡此路一開其憂無窮今後欲必支精好茶而漸損其數又嚴入番茶之禁則馬政漸舉而邊境亦遂安矣

金人之茶自宋歲貢之外皆貿易于宋界權場

章宗承安三年八月以茶費國用而資敵命設官製之以尚書省令史承德郎劉成往河南視官造者不親嘗其味但採民言謂爲溫柔實非

茶也。還白上上以爲不職杖之。

泰和六年十一月尚書省奏茶飲食之餘非必用之物比歲上下競啜農民

尤甚市井茶肆相屬商旅多以絲絹易茶歲費不下百萬是以有用之物易無用之物也若不禁恐耗財彌甚遂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許食茶仍不得販賣及饋獻不應留者以斤兩立罪賞

元之茶課大率因宋之舊而爲之制

世祖至元十三年定長引短引之法以三分取一長引每引計茶一百二十斤收鈔六錢四分二厘八毫短引計茶九十斤收鈔四錢二分八毫是歲徵一千二百餘錠

三十年改江南茶法每茶商貨茶必令賣引無引者與私茶同引之外又有茶由以給賣零茶者初每由茶九斤收鈔一兩至是自三斤至三十斤分爲十等隨處批引局同每引收鈔一錢

中統二年官賣蜀茶增價鬻于羌人以爲患張廷瑞更變引法使每引納二緡而付文券與民聽其自市于羌蜀便之

仁宗皇慶二年置權茶批驗所并茶由局官

延祐五年十一月增江南茶稅

初世祖時置權茶都轉運于江州總江南及兩淮茶稅尋改江南其稅自二萬四千錠以漸增至一十九萬二千八百錠至是又因江西茶副怯忽魯丁言立減引增課之法勅以二十五萬錠爲額復增至二十八萬九千餘錠郡縣所輸竭山谷之產不能充其半餘皆鑿空取之民間歲以爲常時轉運使得以專制有司凡五品以下官皆杖決州縣莫敢誰何江南僉事鄧文原請罷其司俾郡縣領之不報

明初招商中茶上引五千斤中引四千斤下引三千斤每七斤蒸晒一籠運至茶司官商對分官茶易馬商茶給賣每上引仍給附茶一百籠

中引八十篋下引六十篋名曰酬勞若陝之漢中川之夔保私茶之禁甚嚴凡中茶有引由出茶地方有稅貯放有茶倉巡茶有御史分理有茶馬司茶課司驗茶有批驗所

引由 洪武初議定官給茶引付產茶府州縣凡商人買茶具數付官納錢給引方許出境貨賣每引照茶一百斤茶不及引者謂之畸零別置由帖付之仍量地遠近定以程限于經過地方執照若茶無由引及茶引相離者聽人告捕其有茶不相當或有餘茶者並聽拿問賣茶畢卽以原給引由赴住賣官司告繳該府州縣俱各委官一員管理

徵課 洪武初定凡賣茶去處赴宣課司依例三十分抽一分芽茶葉茶各驗價直納課販茶不拘地方

開中 宣德十年題准開中茶鹽許于四川成都保寧等處官倉關支官茶每百斤與折耗茶十斤自備脚力運赴甘州支與淮浙官鹽八引

運赴西寧與鹽六引

弘治三年令陝西巡撫并布政司出榜召商報中給引赴巡茶御史處掛號于產茶地方收買茶斤運赴原定茶馬司以十分爲率六分聽其貨賣四分驗收入官

易馬 洪武初令陝西洮州河州西寧各該茶馬司收貯官茶每三年一次差在京官選調邊軍齎捧金牌信符往附近番族將運去茶易馬原額牌四十一面上號藏內府下號降各番篆文曰皇帝聖旨左曰合當差發右曰不信者斬洮州火把藏思曩日等族牌六面納馬三千五十匹河州必理衛二州七站西番二十九族牌二十一面納馬七千七百五匹西寧曲先阿端罕東安定四衛巴哇申中申藏等族牌一十六面納馬三千五十匹先于四川徵茶一百萬斤官軍轉運各茶馬司二十二年定茶易上等馬每匹一百二十斤中等馬每匹七十斤下等

馬每匹五十斤。

末樂四年停止茶馬金牌。

成化十五年令陝西巡茶御史招番易馬不拘年例願來者聽。

正德十年以每年招易番人不辨秤衡止訂籠中馬籠大則官虧小則商病令酌爲中制每一千斤定三百三十籠以六斤四兩爲准作正茶三斤籠繩三斤四兩。

楊一清奏請復金牌疏略曰臣親詣西寧等衛撫調番官指揮千百戶鎮撫驛丞偕其國師禪師各齋原降金牌信符而至臣奉宣皇上恩威責其近年不肯輸納茶馬之罪皆北向稽首稱不敢違臣于是乃知我聖祖神宗睿謀英略度越前代自唐世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至宋熙寧間乃有以茶易虜馬之制所謂以摘山之利而易充廩之良戎人得茶不能爲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爲我利計之得者宜無

出此至我朝納馬謂之差發如田之有賦身之有庸必不可少彼卽納而酬以茶斤我體既尊彼欲亦遂較之前代曰互市曰交易輕重得失較然可知且金城之西綿亘數千里北有□南有番狄終不敢越番而南以番人爲之世仇恐議其後此天所以限別區域絕內外者也國初散處降口各分部落隨所指撥地方安置住劄授之官秩聯絡相承以馬爲科差以茶爲酬價使知雖遠外小□皆王官王民志向中國不敢背叛且如一背中國則不得茶無茶則病且死以是羈縻之賢數萬甲兵矣此制西番以控北□之上策前代略之而我朝獨得之者也頃自金牌制廢私販盛行雖有撫諭巡茶之官卒莫之能禁坐失茶馬之利垂百六十年豈徒邊方缺馬將意外之憂或從此生今欲照舊例調軍入番徵收非惟病于供億且恐激擾番口乞敕該衙門將金牌舊額查出申明昭示番族使知朝廷脩復舊制

各當本等差發不許生拗違背其番官指揮千百戶鎮撫驛丞等官
久不襲替亦令查出奏請就彼各襲原職以爲統領不必令其來京
以弘治二十年爲招易之期

坑冶

遼太祖于渤海富州地置銀冶改名曰銀州時以諸坑冶多在國東故
東京置戶部司長春州置錢帛司太祖父撒刺的始置鐵冶教鼓鑄
太祖始併室韋其地產銅鐵金銀其人善作銅鐵器又有曷木部者
多鐵部置三冶及征幽薊師還次山麓得銀鐵命置冶後得東平縣本
漢襄平縣故地產鐵置採煉者三百戶隨賦供納及征渤海遷其民于
遼城建長樂縣民四千戶令一千戶納鐵廣州本渤海鐵利府太祖
改曰鐵利州地亦多鐵置冶
金海陵遣使檢視隨路金銀銅鐵冶

世宗大定五年聽人射買寶山縣銀冶

十六年三月遣使分路訪察銅鑛苗脉

時定襄縣部中有銀冶衆議官權爲便張大節曰山澤之利當與民
共貧而無業者雖嚴刑能禁其竊取乎宜明諭民授地輸課則游手
者有所資于官亦便從之

章宗明昌四年九月初令民買採隨處金銀銅冶

御史臺奏請令民採煉隨處金銀銅冶上命尚書省議之宰臣謂貧
人苟求生計聚衆私煉上有禁之之名無杜絕之實故官無利而民
多犯法如令民射買則民壯者爲夫匠老稚供雜役各得均濟而射
買之家亦有餘利如此則可以久行比之官役顧工糜費百端者有
間矣遂定制有冶之地委縣令謀克籍數召募射買禁權要官吏弓
兵里胥皆不得與

續文獻通考卷之五
金課興革 在益都者至元五年命于從剛高興宗以漏籍民戶四千于登州棲霞縣淘金十五年又以淘金戶二千僉軍者付益都淄萊等路淘金總管府依舊淘金其課于太府監輸納在遼陽者至元十年聽李德仁于龍山縣胡碧峪淘採每歲納課金三兩十三年又于遼東雙城及和州等處採辦在江浙者至元二十四年立提舉司以建康等處淘金夫凡七千三百六十五戶隸之所轄金場凡七十餘所未幾以建康無金革提舉司罷淘金戶其徽饒池信之課皆歸之有司在江西者至元二十三年撫州安樂縣小曹周歲辦金一百兩在湖廣者至元二十年撥常德澧辰沅靖民萬戶付金場轉運司淘在四川者元貞元年以其病民罷之在雲南者至元十四年諸路總納金一百五錠銀課興革 在大都者至元十一年聽王庭壁于檀州奉先等洞採之十五年令關世顯等于豐山採之在雲州者至元二十七年撥民戶于

望雲煽煉設從七品官以掌之二十八年又開聚陽山銀場二十九年立雲州等處銀場提舉司在遼陽者延祐四年惠州銀洞三十六眼立提舉司辦課在江浙者至元二十一年建寧南劍等處立銀場提舉司煽煉在湖廣者至元二十三年韶州路曲陽縣銀場聽民煽煉每年輸銀三千兩在河南者延祐三年李允直包羅山縣銀場課銀三錠四年李珪等包霍山縣豹子崖銀洞課銀三十錠其所得礦大抵以十分之三輸官

珠課興革 在大都者元貞元年聽民于揚村直沽口撈採 命官買之在南京者至元十一年命滅怯安山等于宋阿江阿爺苦江忽呂古江採之在廣州者採于大步海他如兀難曲朶刺渾都忽三河之珠至元五年徙鳳哥等戶撈採勝州延州乃延等城之珠十三年命朶魯不解等撈採

玉課興革 在匪力沙者至元十一年迷兒麻合馬阿里二人言淘玉之戶舊有三百經亂散亡存者止七十戶其力不充而匪力沙之地旁近有民戶六十同淘于是免其差徭與淘戶等所淘之玉立水站遞至京師

銅課興革 在益都者至元十六年撥戶一千于臨朐縣七寶山等處採之于遼陽者至元十五年撥採木夫一千戶于綿瑞州鷄山巴山等處採之在激江者至元二十二年撥漏籍戶于薩矣山煽煉凡一千有一所

硃砂水銀碧甸子課興革 在北京者至元十一年命蒙古都喜以恤品人戶于吉思迷之地採煉在湖廣者沅州五寨蕭雷發等每年包納硃砂一千五百兩羅管寨包納水銀二千二百四十兩潭州安化縣每年硃砂八十兩水銀五十兩碧甸子在會川者至元十一年輸一千餘

塊

鉛錫課興革 在湖廣者至元八年辰沅靖等處轉運司印造錫引每引計錫一百斤官鈔三百文客收買引赴各冶支錫販賣無引者比私鹽減等杖六十其錫沒入官

鐵課興革 在河東者太宗丙申年立爐于西京州縣撥冶戶七百六十煽煉丁酉年立爐于交城縣撥冶戶一千煽煉至元五年始立洞冶總管府七年罷十三年立平陽等路提舉司十四年又罷之其後廢置不常大德十一年聽民煽煉官爲抽分至武宗至大元年復立河東都提舉司掌之所隸之冶八曰大通曰興國曰惠民曰利國曰益國曰潤富曰豐寧豐寧之冶又有二在順德等處者至元三十一年撥冶戶六千煽煉大德元年設都提舉司併爲順德廣平彰德等處提舉司所隸之冶六曰神德曰左村曰豐陽曰臨水曰沙窩曰固鎮在檀景等處者

太宗丙申年始于北京撥戶煽煉中統二年立提舉司掌之其後亦廢置不常大德五年始併檀景三提舉司爲都提舉司所隸之冶有七曰雙峰曰暗峪曰銀崖曰大峪曰五峪曰利貞曰錐山在濟南等處者中統四年拘漏籍戶三千煽煉至元五年立洞冶總管府其後亦廢置不常至大元年復立濟南提舉司所隸之冶有五曰寶成曰通和曰昆吾曰元國曰富國其在各省者獨江浙江西湖廣之課爲最多明初取用諸課皆因各處土產若金有常例礬鐵水銀銅錫有常額至于銀礬珠池間或差官暫取隨即封閉看守馴至今日令更加嚴成祖末樂十三年委官于辰州銅仁等處金銀場採辦金銀課十九年差開辦福建浙江銀課英宗正統三年令罷開辦銀課封閉各處坑冶九年令開福建浙江有礦銀場採辦銀課

景皇帝景泰元年令罷採辦浙江福建等處銀課

英宗天順二年仍令開雲南福建浙江銀礦

穆宗隆慶二年九月諭買貓睛珠寶石

科臣魏時亮言貓睛無用物也而一顆價至百金孰非生靈之膏血乎天下旱荒不言賑恤□□方強不言防秋而急急于珠寶之妄費何乃倒置如此上命罷之

萬曆二十二年差內臣往產銀等處開礦

河南巡按姚思仁疏竊惟中原八郡實天下樞機臣巡行郡邑問民疾苦其間礦夫剝膚竭髓裂股披肩溺河縊樹之狀皇上目不忍見者臣已親聞見之變動生于眉睫叛亂起于呼吸大可慮者有八臣請歷數于前一日礦盜哨聚召亂之可慮二日礦頭累極土崩之可慮三日礦夫殘害逃亡之可慮四日僱民糧缺噪呼之可慮五日礦

洞徧開浪費之可慮六曰礦砂銀少逼買之可慮七曰民皆開礦失
業之可慮八曰奏官強橫激變之可慮夫礦兵之所取給礦頭之所
包賠有司之所借補驛遞之所應付孰非皇上之財乎礦頭以賠累
死礦夫以傾壓死礦徒以爭鬪死平民以逼買死孰非皇上之民乎
及今不止恐禍起蕭牆變生肘腋此臣所以拊心泣血而哀鳴于皇
上之前也疏寢不下

浙江巡按方元彥奏兩浙開採得不償失杭嚴縣屬之礦利不足償
所費十分之二湖州縣屬之礦利不足償所費十分之三金華縣屬
之礦利不足償司礦一日之費衢州縣屬之礦利如湖州乞權其得
失留中不下

湖廣巡撫趙可懷上疏論陳奉其略曰水有源木有本楚固聖祖神
孫本源重地今楚地困苦極矣以礦言之如初議四六分何不可者

然天下之山豈皆出礦卽有豈盡皆銀礦年年開挖生長難繼是以
四六不能分而買砂而賠銀矣賠礦產盡遂令合縣包賠復有奸人
乘機借勢指富家大族則曰因私開礦取其貲入官不從禍立至指
一良宅好墳則曰其下有礦取其貲方免不從卽掘挖再抗禍立至
矣此皆土著之人報復宿怨私嫌或誣告其家主或誣告其親朋小
民徑拏士紳脇以叅奏無不家家破碎人人受怨于是樂生之心咸
喪而到處皆鬼魅之場顧瞻無托身之所矣以稅言之開廠于貨集
之地論物抽分不至太甚猶之可也奈何一水路也入關有稅矣纔
行數十里甚至數里但遇市口卽豎旗建廠又名曰攔江曰上船曰
起貨而陸路之稅大略如之又設廠鑄錢盤庫取羨又欲伐山賣木
開倉糶糧又以襄荊之外議抽船料或執砂地各派定歲納金若干
或發些須零銀買金若干或指其家有金銀二窖欲掘之而詐其銀

二千兩。又或指其家有金帛，有奇玩，或募金以數百人圍而撻之，有司睥睨而不敢救。夫奉固一虎耳，委官之爲虎者，又百數十人，參隨各役之爲虎者，又千數百人。楚人幾何日受其吮嚼，至數年久也。況向來征苗轉輸之苦，又有千萬狀者乎。疏寢不下。

珠池

洪武三十五年，差內官于廣東布政司起取蠶戶採珠。

萬曆中，廣東巡按李時華奏防池事宜。雷廉西海珠池，錯落地之南，烏孤懸名曰濶州，屹峙中央，內有腴田千餘畝，又有港澳，可容數百舟。沿海盜珠，奸徒皆視濶州爲宅窟。先年添設遊擊札守濶州，數年以來，賊稍屏跡。近因內臣李敬于海濱白龍廠地方設立廠舍採珠之際，官私船隻雲聚，蟻集人衆，易以生變。今議以開池之日，遊擊移守白龍廠，封池之後，仍回札守濶州，似得兩全之策。

酒課

宋嘉定中，禁兩浙福建州縣科折鹽酒。

知潭州真德秀奏復潭州酒稅狀曰：權酒一事，重爲潭人之害。積弊已極，不容不更舊法。具有不容不復，竊惟酒之有權，其來尚矣。考諸故贖稅酒之法，實起于紹興元年。是時兵革未息，城市蕭條，幕府適有練達之人，建議于州募醞戶造酒城外，而募泊戶賣之城中。入城之時，數罌以稅，官無尺薪斗米之費，而坐獲利。人民無逮捕抑配之擾，而得飲醇美。至乾道二年，劉洪討平郴寇，增置親兵，又乞屯軍郴桂，一時調度百出，亦不敢輕變稅法。但增置糯米場，添劔南北楚三湘，量從官賣，稍分醞戶之利而已。及辛棄疾之來，朔置飛虎一軍，欲自行贍養，多方理財，取辦酒課，乃始獻議于朝。悉從官賣，明年權給事中芮燁奏言：潭州自行稅酒，法人甚安之，官不費一錢，而日有所

人今變稅爲榷皆謂不便人多移徙墟市一空始行之初所得雖多今止及半而米麴之本官吏之給盡在其中夫以小利易大不便所不可况初無可得之利且彼方新經陳峒猖獗之後又可遽擾之乎孝宗皇帝亟從其說降旨住罷令本州照久例施行及開禧二年趙善恭又欲盡籠其息不待奏聞遽行官榷醞戶失業犯法者多甫及數年其弊遂極曹彥約到任時官賣之額日朘月減幕府相視束手無策彥約之議大槩以爲若行榷酒則利在官吏而百姓蒙其害一爲稅酒則利在百姓而官吏有所不便此議一起每拊以爲難行皆官吏自爲之計非爲公家計爲百姓計也以嘉定三年官賣本息計之一日所得止二百五十餘貫若官賣一分稅酒二分則日稅之額不過一百六十餘貫當不難辦于是復行淳熙八年已降之旨參川淳熙十年官私俱醞之議許城外百姓自行造酒搬運入城上秤

收稅每酒一斤稅錢七文不稅而入謂之私酒旣而安丙來自西蜀視事之初卽議改榷且限三日打併投醪江流見者撫膺椎罌破缶在在嗟怨括馬供磨騷及編氓伐木爲薪至空嶽麓而不之恤也娼優當爐嘈雜郡齋糟糠豕充斥後圃凡酒家一孔之利鈎扶靡遺酒貴米賤旣相遠絕重法以禁亦不爲止搜邏之卒旁午遠道連坐之人填溢犴圜富者至家籍沒貧者令衆監償異服荷校纍纍于市中下之家閱月踰時不知酒味小有讐嫌動相誣訐人人重足屏迹糯米收糴責之州縣雖窮荒之邑艱歉之歲坐數拋下無得免者監勒牙僧科索舟船所至騷然人不堪命其害不止一州且及一路由是觀之稅之與榷孰便孰否其大略可觀矣

遼聖宗太平中初東遼之地自神册來附未有榷酤鹽麴之法馮延休韓紹勳相繼商利欲與燕地平山例加繩約其民病之延琳因以作亂

續文獻通考卷之五
三十三
詔復其租民始安靖

時耶律制心守上京有捕獲私醞者制心一飲盡笑而不治

金熙宗天會三年始命權酤官以周歲爲滿

章宗明昌元年正月更定新課令卽日收辦

泰和四年九月省奏在都麴使司自定價以來八年併增宜依舊法以八年通該課程均其一年之數仍將新增諸物一分稅錢併入通爲課額以後之課每五年一定制又令隨處酒務元額上通取三分作糟醅錢

元太宗初酒課驗實息十取一

元之有酒醋課自太宗始初太宗辛卯年立酒醋務坊場官權酤辦課仍以各州府司縣長官充提點官隸徵收課稅所其課額驗民戶多寡定之甲午年頒酒麴醋貨條禁私造者依條治罪世祖至元十

六年以大都河間山東酒醋商稅等課併入鹽運司二十二年詔免農民醋課是年二月命隨路酒課依京師例每石取一十兩三月用右丞盧世榮等言罷上都醋課其酒課亦改權酤之制令酒戶自具工本官司拘賣每石止輸鈔五兩二十九年丞相完澤等言杭州省酒課歲辦二十七萬餘錠湖廣龍興歲辦九萬錠輕重不均于是減杭州省十分之二令湖廣龍興南京三省分辦大德八年大都酒課提舉司設槽房一百所九年併爲三十所每所一日所醞不許過二十五石之上十年復增三所至大三年又增爲五十四所其制之可攷者如此若夫累朝以課程撥賜諸王公主及各寺者凡九所云世祖至元二十一年十二月盧世榮言京師富豪戶釀酒價高而味薄以致課不時輸宜一切禁罷官自酤賣向之歲課一月可辦從之二十二年八月罷權酤

初民間聽自造酒每米一石得息鈔一十貫增舊十倍至是罷權聽民自造但增課鈔一貫爲五貫

胡粹中曰收酒醴課鈔已爲非義况官自酤賣以奪其利乎罷權酤而增課鈔五分之四所謂月攘一雞者也

武宗至大元年弛諸酒禁罷大都權酤

醋課

宋理宗開慶時嚴私醋之禁

金世宗大定初以國用不足權時權醋以助經用至二十一年以府庫充物罷至章宗明昌五年旋權旋罷承安三年省臣以國用浩大復權之

元太宗甲午年頒酒麴醋貨條禁私造者依條治罪

油課

金宣宗興定三年四月同提舉權貨司王三錫請權油歲可入銀數萬兩高琪主之高汝礪極言不可條具五害一立務設官費既不貲創構屋宇奪買作具公私俱擾油課一虧弊必抑配二油之貴賤所在不一轉販相易其價常平設官分地恒貴恒賤三民家日用不能自沽轉鬻取息價溢常直四鹽鐵酒醋公私所造不同易于分別惟油莫可辨記無賴之輩以私造枉誣良民五油戶所置屋宇作具業經推定物力以給差賦今奪其所有而差賦如前何以自活惟罷之便上集百官議多以爲不可乃罷

諸色

宋光宗紹熙元年夏議者請令監司州郡寬縣無名之取以紓民力時東南月椿錢歲爲緡錢猶三百九十餘萬又有版帳錢者軍興後諸邑皆有之而浙中爲尤甚

寧宗慶元三年罷文武官納官誥綾紙錢 嘉泰元年蠲漳州民舊輸
黃河鐵纜錢 四年除靜江府昭州折布錢 嘉定四年罷廣西諸州
牛稅 趙汝讜奏蠲經總制無名錢 知漳州莊夏奏罷高荒俵寄產
錢

遼聖宗統和十五年十月弛東京魚藻之禁 開泰八年六月弛大擺
山猿嶺採樵之禁

道宗壽隆六年正月弛朔州山林之禁

天祚帝乾統三年二月以武清縣大水弛陂澤之禁

金制租稅之外筭其田園屋舍車馬牛羊樹藝之數及其藏鏹多寡徵
錢曰物力物力之外又有鋪馬軍需輸庸司更河夫桑皮故紙等錢各
日細瑣不可殫述又有牛頭稅即牛具稅猛安謀克部女直戶所輸之
稅也其制每耒牛三頭爲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頃四畝有奇歲

輸粟大約不過一石官民占田無過四十具天會三年太宗以爲歲稔
官無儲積無以備饑饉詔令一耒賦粟一石四年又詔內地諸路每牛
一具賦粟五斗爲定制世宗大定時每牛一頭止令各輸三斗後又限
民口二十五筭牛一具隨年輸納被災者蠲之貸 俟豐年徵還

世宗大定三年以尚書工部令史劉行義言定城郭出賃諸稅 大定
末年苦錢幣不通以問宗尹對曰錢者有限之物積于上者滯于下所
以不通海陵軍興爲一切之賦有菜園房稅養馬等錢大定初軍事未
息調度不繼故因仍不改今天下無事府庫充積宜悉罷去上從之
額外課 課之名凡三十有二其一曰曆日二曰契本三曰河泊四曰
山場五曰窰冶六曰房地租七曰門攤八曰池塘九曰蒲葦十曰食羊
十一曰菝葦十二曰煤炭十三曰撞岸十四曰山查十五曰麩十六曰
魚十七曰漆十八曰醪十九曰山澤二十曰蕩二十一曰柳二十二曰

續文獻通考卷之五
牙例二十三日乳牛二十四日抽分二十五日蒲二十六日魚苗二十七
日柴二十八日羊皮二十九日磁三十日竹葦三十一日薑三十二
日白藥

明太祖定金陵之丙午下令曰余自創業江右十有二年軍國之費科
徵于民吾民效順輸賦固爲可喜然竭力畝畝所出有限而取之過重
心甚憫焉曩因民間造酒糜費米麥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麥稍平或
以爲頗益于民然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今歲農民無得種糯米
以塞造酒之源欲使五穀豐積而價平吾民得所養以樂有生庶幾萬
民之富貴也

洪武十三年罷天下抽分竹木坊二十六年定凡龍江大勝港俱設立
抽分竹木局及令軍衛自設場分收貯柴薪按月給與禁軍孤老等燒
用竹木等物堆垛在場令各局按旬奏申知數遇有用度以憑計料揀

定數目度量關填勘合支撥如營造數多抽分不敷奏聞給價收買或
差人砍辦

永樂六年設通州白河盧溝通積廣積抽分五局

成化六年令每處差主事給事中御史各一員按季更換尋令每處止
差御史一員

弘治四年奏准麗村北新安磨石口三廠于盧溝抽分局官二員內每
季輪差一員管理

真定抽分

正統元年設本府稅課司帶管

成化四年內官監奏准每年差太監一員

正德十四年題准真定委本府佐貳官抽分內臣着回京

萬曆三年題准真定抽分就便專委易州山廠主事帶管每年水發之

時商木奏集督同該府同知照例抽分。所抽木植照時估變賣價銀貯庫。候水合通行解部送節慎庫收貯。以備該監木植之費。如遇各邊緊急添造奏請動支。

杭州荊州太平抽分三廠

成化七年設每歲本部都水司差官各一員管理。凡竹木等物每十分抽一分。選中上等按季送清江衛河二提舉司造船次等年終運至通州造器皿廠造器皿餘賣銀聽用。

保定抽分

天順間設唐縣委官一員前去倒馬關會同抽分木植三十分抽六分。本部差官賣銀發唐縣官庫收聽用。

蘭州抽分

宣德九年今蔚州及美峪九宮口五福山龍門關等處山場除成材大

木不許採取。其小木及椽枋之類聽人採取貨賣。

廣寧抽分

嘉靖八年山海關太監李能請權稅主事鄔閱言廣寧八里鋪既有權場而關內復稅民何以堪。本兵覆議從之。商民大悅。

課鈔事例

凡府州縣稅課司局河泊所歲辦商稅魚課并引由契本等項課程已有定額。其辦課衙門所辦錢鈔金銀布絹等物不動原封。年終具印信文解明白。分豁存留。起解數目解赴所管州縣。其州縣轉解于府。府解布政司。布政司通類委官起解于次年三月以裏到京。

大明令 凡買賣田宅頭匹赴務投稅。凡諸色人等踏造酒麴貨賣者須要赴務投稅方許貨賣。

大誥 天下府州縣鎮店去處不許有官牙私牙。一切客商應有貨物。

照例投稅之後聽從發賣

雜課

萬曆二十五年管理天津店稅太監王朝奉差循例博採輿情酌徵收完規額等事奏徵收各項雜貨稅銀乞勅戶部行有司遵行從之

王氏曰雜稅進銀始此嗣後各直省內臣貢獻無定期不可勝書矣

二十六年七月神武左衛千戶宋仁奏請湖口縣設稅二十七年二

月留守後衛千戶張宗仁奏徵杭嘉寧紹湖貨稅五月太監李鳳奏

廣東廣州府及太平橋海嶺等處稅課燕山衛百戶韓末受請復廣

西地方水陸通衢并土產貨物稅課及開採礦務應天衛百戶范倉

奏貴州稅課并土產名馬濟陽衛千戶何其賢奏查無礙銀

雲南道御史葉永盛奏言邇者礦店煩興權議繼起中使狼戾梟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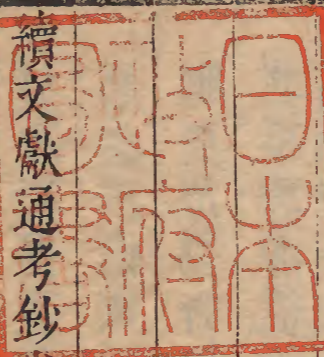
橫行西北浙江之間不勝其擾惟是留都根本之區稍稍安枕臣竊以為一方私慶不意無賴武弁鄭一駟馬承恩輩復有京口儀真獻店設權之請嗣京口無遺而儀真等處之稅如故已經科臣連疏抗論未蒙俞允臣方欲具疏復論忽接邸報見供用庫左副使暨祿條議復舊稅內開沿江各府州縣內外河道有裝販私鹽貨料等項並容其統屬覺察夫自古設權止于江湖要津並未連及各府州縣亦止商賈裝載並無土商土著名色原奏官馬承恩借一儀真而牽連沿江上下借一商稅而巧立土商土著名色其設法造謀蔓延四及已罪不容誅乃暨祿又從而推廣之承恩曰沿江上下而祿又益之曰各府州縣承恩曰要津通衢而祿又益之曰內外河道夫江南諸府州縣雖深山窮谷何處無河何處無水道雖窮鄉僻壤亦何處無土著何處無交易今不論內外盡歸統屬則舉留都之府縣舉各府

縣之河埠細及米鹽雞豕粗及炭柴蔬菓之類一買一賣無物不稅無處不稅無人不稅將縣無寧村村無寧家內外騷動貧富並擾流毒播虐寧有紀極此開闢以來所未有之暴也暨祿又曰名不正則事不當欲將韓文盛等給與冠帶委官名色庶免勢豪復捏假官之玷頃者畿輔之間假官私委已不勝擾然曰假官人猶得持其短長彼猶隱然惴懼惟恐一朝敗露譬之魑魅魍魎晝伏夜出肆害尚小今既欽給冠帶彼將顯然命官自居恣睢縱肆何所不至即使噬人白晝掠貨通衢如狼如虎如盜如虜誰阻之者且中官藉此輩爲爪牙此輩又藉各土棍爲羽翼凡十室之村三家之市有土著卽有土棍有土棍卽有藉土商名色以吞噬鄉曲者是梟獍連袂而戎莽接踵也民尚得安枕而臥哉聖旨謂不忍加派小民臣謂加派雖云害民然派有定額徵有定制不如制者上司猶得以三尺議其後此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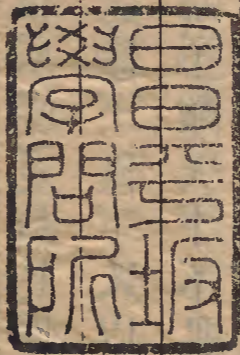
橫心所逞更無限制橫口所噬更無忌憚告之府縣府縣不敢理告之撫按撫按不能問告之陛下陛下又以爲阻撓而反罪之民怨結胸哭泣徧野如是而人心不離天下不亂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此其事非加派而害更甚于加派皇上不忍之彼而獨忍之此是知挺之殺人而不知刃之殺人也。在皇上之意以爲徵商稅乃所以蘇小民不知奏內土著土商正所謂小民小民與商其實無兩諱言于民駕言于土商此羣小之巧計奈之何其不察臣聞天子以四海爲家所不足者非財此數者斂之百姓不啻股骨髓聚之內府不足當毫毛爲毫毛無益之積致百姓流離困苦之憂非聖明所宜忍而況上取一下取二官取一羣奸又取二利則歸下怨則歸上名則朝廷蒙其垢實則羣小享其益陛下何苦身斂怨而予奸黨以劫奪之藉爲也伏念皇上燭羣小之奸謀軫無窮之蔓禍輕目前之小利思將來

之隱憂收回成命亟停暨祿之遣仍將首事鄭一騏馬承恩韓文盛
林廷桂等付之法曹斬首藁街以為將來欺君賣奏之戒

二十八年正月錦衣衛百戶夏榮奏魚課久虧餘鹽可惜羽林前衛
千戶王承德奏南直內廬州四府遺稅銀每年可得四萬兩杭州土
民童學羅天德等奏稱先年行查天下僧道廢絕山田地產可變價助
工陳增奏南直隸雲臺山三官廟每歲香稅一千餘兩願比泰山事
例委官查收以助國用浙江稅務監丞劉成奏清查各省歲額餘銀
及餘課無碍銀兩



續文獻通考卷之五終



文化甲戌

